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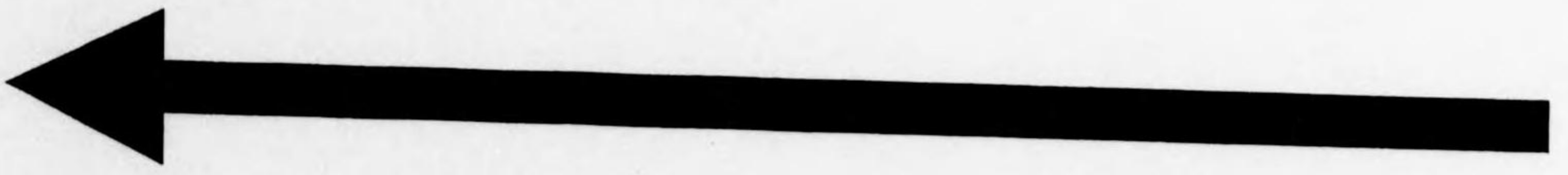
704-F51ウ



1200500751344



始



16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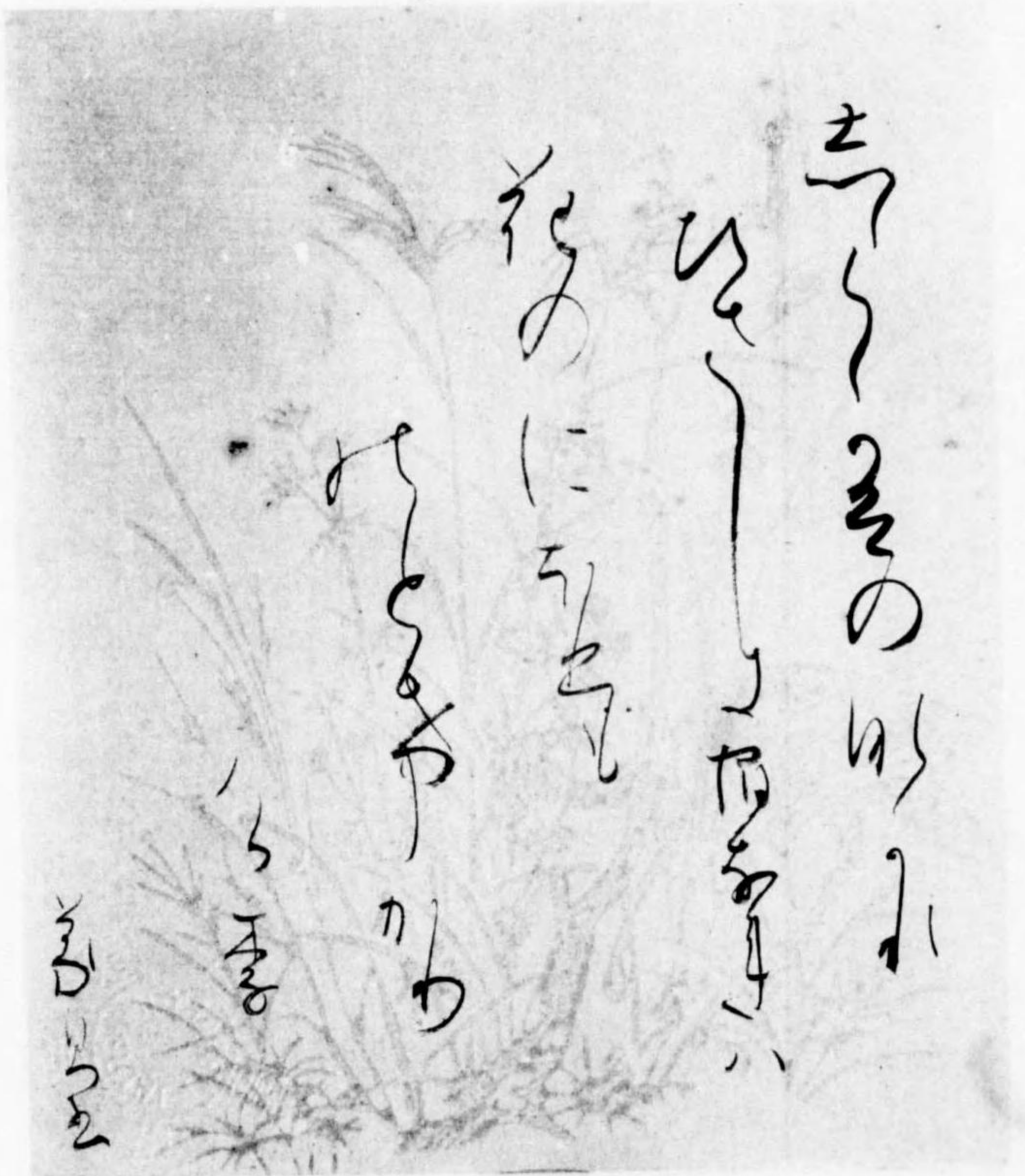
704
F51



白川集

狩野直喜書





山田 一

一

山田 一

山田 一

山田 一

山田 一

山田 一

山田 一

はしがき

世々にかはらぬと、古へ人の詠みける白川の水は、げに今も昔ながらに清く澄めり。さはれ比叡へ分け入る麓路のかたへに、めぐりくし水車の音もいつしか絶えて、あばあ、とやらん外つ國ぶりなる岩屋の、いかつげに立てるぞあさましき。わが友芸子の君、ここの岩屋に隠れ棲めること十とせがほど、月雪花の眺めにそむき、おのが務めのいとま／＼を、いぶせき玻璃の小窓にいそしみつつ、書きつづりたる文の數々、そが中より選みいで、名づけて白川集と云ふとかや。己れ仙臺に在りしより君を知りて、雁の音づれ折々にかはし、西京に移りし後は、往き來も常に繁かりければ、この幾とせ君がものし給ひつる文ども、おほかた示されて讀み侍りぬ。君は年ごろ我が日の本の世々に傳ふるもろこしぶりの跡を尋ねきはむるを旨とし、あるは正倉院に唐の代の遺れる

姿を考へ、あるは内閣文庫に明の代の珍らしき書をさぐりて、つばらつばらにあげつらひつ。かくて曩に正倉院考古記といふ一卷を世に問はれけるが、こたび編み給へる書には、内閣文庫にて見いでし、明の代の歌ひもの物語などに就きて、いまだ世に知られざる事ども明らめられたるが多かり。げにや君がいさをは比叡が嶺の高く聳え、白川の水の永く流れて、今の世にあがめられ、後の世までも傳へぬべし。今年睦月の末つかた、君は白川の隠れ家を出でて、天雲のむかふすきはみ、かげろひの日の入る國に歸りましたぬ。別れに臨み我が手を執りて、かの集やがて梓に上さんと思へば、それが端に一言加へてよと、いと懇ろに乞はれしかば、かくはこちたきこと書きつらね侍るになん。

昭和十七年八月

青木正兒しるす

白川集序

我認識傳芸子君已有十年，現在北京圖書館及北大文學院任職，更朝夕可相見，但是提及傳君，總即令人想到北白川，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傳君客日本京都甚久，居於白川之濱，我們平時通訊寫熟了這地名，現在傳君結集居東所作文章，題曰白川集，覺得這名字是再適切也沒有的了。傳君爲人敦厚溫雅，日本語所謂美也比遠，此可云都人士也，其在日本京都與在中國北京同樣的相宜，其所研究者爲兩國之藝文文物，又特注重於相互之關係，如俗語有之，此寧非寶劍贈與鍾馗耶。今人盛唱文化交流，此誠爲當務之急，唯文化交流其實是古已有之，其年月固甚長遠，其成績因之亦更廣大，非後人所能企及。近世中國之注意日本事情者，固亦大有人贊歎其固有之美，然太半對於過去兩國間之文化交際特致其留連欣慕之意，實例至多，即傳

君此集，其用意蓋與正倉院考古記相同，亦正可爲最近的一好例子也。竊意異民族間文化相通，自亦各有其飽和之度，今言中日文化交流，似不重在互爲銜售，第一當謀情意之交通，如是則言昔年相互之關係，或今日各自之殊異，其用處均極大，學術藝文之書而有外交政治之用，諒當爲東亞國士所許可歟。我願傅君或繼此而更有北海集之作，以北京爲中心，爲鄉土研究之探討，此於傅君亦是極適切之勝業，且與以前工作相合正如鳥之兩翼。古人有言，得隴而望蜀，此殆人之常情，幸傅君勿笑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周作人識於北京。

自序

民國廿一年，去國東渡，旅居京都十年，此十年中雖然也曾返國，但大半的時光，都消逝在這山紫水明的京都有了。我素來知道日本保存中國古代文物最富，深致嚮往之意，吾國千百年後久已泯滅的文物，在日本卻猶燦然具存，還有兩國文化交流所形成的一種新成果也不在少數，在在可以供我們的研究，資我們的探討。出國目的固然是爲教書，但一半也實由於上面所講的情形，目的在於求學。東渡以後，立志訪求，幸蒙日本當局的特許以及兩京友朋的引導，使我有若干機會，得以瞻仰海外遺留的祖國文化之片影，最難得的是拜觀奈良正倉院，曾寫了一本考古記，敘述院藏有唐文物的美備，藉示兩國過去文化交流的成績。近幾年來，又數觀兩京各大文庫所藏吾國佚存舊籍，以及各寺院所存唐代樂舞，對於兩國藝文的關係，又續有探討，寫成

幾篇文章發表於國內外雜誌，也不過是介紹的性質，非敢有以自炫。去歲歸國之際，謬蒙兩京友朋相謀紀念之品，復承文求堂主人田中子祥氏的盛意，爲我刊印此集，集中所收諸篇大部分是在京都北白川寄廬寫的，遂以白川名集，聊誌十年的鴻雪。我最愛北白川一帶景物的靜美，背臨比叡山大文字山，清流映帶，林木蔚然深秀，而春花秋月，風雨晦明變化，又各有各的勝處，殊使人徘徊不能去，亦復緬懷不能忘也。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傳芸子於北京。

凡例

此集所收文字計十三篇，外譯文一篇，始於民國二十七年，終於今歲，國內外發表者均有之。除三十一年十月中亞細亞發表之敦煌俗文學的發見及其展開一篇，畧有修正外，其餘仍多襲用原文，自愧未有新資料以爲增益也。

拙集謬蒙青木迷陽博士，周啟明先生惠撰序文，復承狩野君山博士賜題書名，吉澤義則博士賜書白川古和歌，雅意盛情，均爲拙集生色弗尠，謹此誌謝。

前爲影攝研究資料，蒙內閣文庫特許拍攝明代珍籍書影多種，又前田侯爵尊經閣文庫亦蒙許攝書影二種，使作者完成研究論文，至深感謝。當時並承內閣文庫矢野喜三氏，東方文化學院豐田穰研究員，東方文化研究所平岡武夫研究員，熱心援助攝影。此外黑田源次博士，國際觀光局伊藤廣三氏諸君，或惠假攝影，或見贈寫真，均此誌謝。

白川集目次

舞樂蘭陵王考	一
奈良春日若宮祭的神樂與舞樂	三五
正倉院考古餘記	四一
宋元時代的磨喝樂之一考察	四五
沈榜宛署雜記之發見	五七
讀西山品	六九
東京觀書記	七七
內閣文庫讀曲續記	一一七
釋滾調	一三九
敦煌俗文學的發見及其展開	一七三

目

次

敦煌本溫室經講唱押座文跋	一九七
掛枝兒與劈破玉	二〇五
五更調的演變	二四二
中國板畫史概觀(譯文)	二五七

插圖目次

一 舞樂蘭陵王之裝束	一〇一
二 東大寺所藏舞樂陵王面	一〇二
三 觀世音寺所藏舞樂陵王面	一〇二
四 奈良春日神社之大和舞	二六七
五 奈良春日神社之神樂	二六七
六 舞樂之振鉞	三〇三
七 舞樂之落蹲	三〇三
八 正倉院御物白石鎮子	四〇四
九 正倉院御物金銀花盤	四一四
一〇 正倉院御物金銀花盤中之鹿形	四二四

一一	古高昌遺址發見之壁畫據 A Grünwedel: Alt-Buddhistische Kustlittein Chines-Turkistans 334	四二—四三
一二	唐金銀平脫花枝禽獸文八花鑑(大阪白鶴美術館藏)	四二—四三
一三	明刊本醉江集魔合羅雜劇挿圖(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四六—四七
一四	奈良興福寺之摩睺羅迦像	四六—四七
一五	萬曆刊本宛署雜記書影(尊經閣文庫藏)	五六—五七
一六	萬曆刊本詞林一枝(目錄)書影之一(以下內閣文庫藏)	八六—八七
一七	萬曆刊本詞林一枝(挿圖)書影之二	八六—八七
一八	萬曆刊本八能奏錦(題葉)書影之一	八八—八九
一九	萬曆刊本八能奏錦(本文)書影之二	八八—八九
二〇	萬曆刊本玉谷新簧(本文)書影之一	九〇—九一
二一	萬曆刊本玉谷新簧(挿圖)書影之二	九〇—九一
二二	萬曆刊本摘錦奇音(目錄)書影之一	九二—九三
二三	萬曆刊本摘錦奇音(挿圖)書影之二	九二—九三

二四	明刊本三義記書影	九四—九五
二五	明刊本渭唐夢書影	九四—九五
二六	萬曆刊本琴心雅調書影	九四—九五
二七	天啓刊本衍莊新調書影	九四—九五
二八	萬曆刊本樂府南音書影	九六—九七
二九	明刊本玄雪譜(本文)書影之一	九六—九七
三〇	明刊本玄雪譜(挿圖)書影之二	九六—九七
三一	萬曆刊本萬曲長春(題葉)書影之一(尊經閣文庫藏)	一〇四—一〇五
三二	萬曆刊本萬曲長春(挿圖)書影之二	一〇四—一〇五
三三	萬曆刊本摘錦奇音(滾調曲文)書影之三(內閣文庫藏)	一三六—一三五
三四	萬曆刊本摘錦奇音(滾調曲文)書影之四	一三六—一三五
三五	萬曆刊本玉谷新簧(滾調曲文)書影之三	一三八—一三九
三六	萬曆刊本玉谷新簧(滾調曲文)書影之四	一三八—一三九

三七	萬曆刊本詞林一枝(滾調曲文)書影之三	二六—二九
三八	萬曆刊本詞林一枝(滾調曲文)書影之四	二六—二九
三九	萬曆刊本萬曲長春(滾調曲文)書影之三(尊經閣文庫藏)	二六—二九
四〇	萬曆刊本萬曲長春(滾調曲文)書影之四	二六—二九
四一	萬曆刊本詞林一枝(題葉)書影之五	二六—二九
四二	萬曆蘇州板畫壽星圖(大阪岡田芳三郎氏藏)	二六—二九
四三	乾隆蘇州板畫姑蘇萬年橋	二六—二九

白川集

舞樂蘭陵王考

日本舞樂蘭陵王，有自唐及林邑傳來——即蘭陵王之爲唐樂與蘭陵王之爲林邑樂——二說，晚近特以林邑說爲盛。年來研考，管闕所得，頗有可證其爲唐樂而非林邑樂者。爰據成篇，藉以就正於博雅之士云爾。

蘭陵王樂舞構成之時代

中國音樂，自漢以來，卽已感受外族異域之影響，漢武之時，『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得胡角，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樂舞。』是西域系胡樂已侵入中國雅樂固有的領域之證。後經魏晉之亂，禮樂崩壞。六朝以還，西域諸國樂器，更多量輸入中土，然其淵源固又出自伊蘭，或印度也。自是雅樂衰亡，胡樂滋盛。

北朝因種族及地理關係，與西域交通頻繁，故其音樂所受影響尤鉅。而北朝人主之酷慕胡樂，亦足使之風靡一時。卽如『北齊文宣愛龜茲樂，每彈嘗自擊

胡鼓和之^⑧，後主高緯亦特喜胡樂，重用西域二舞人。北周武帝天和三年（公元五六八）『聘虜女^⑨（謂突厥皇后）爲后，西域諸國來賸，如是龜茲疏勒康國之樂，大聚長安，胡兒令羯人白智通教習，雜以新聲。』又龜茲琵琶工蘇祇婆從突厥后入國，以其琵琶七調，勘校七聲。影響所及，竟使中國固有音調，發生絕大變化。當此胡樂發達日進之際，北朝所產生之樂曲，其最著於史籍者，則爲蘭陵王入陣曲。此曲雖中國久已不傳，而其名則猶盛稱於世，固爲南北朝時代北方之一代表的樂府也。

言中國樂舞者，不得不推有唐爲黃金時代。唐樂^{（鼓指燕樂而言）}沿隋之舊。太宗平高昌之後，又於隋之九部樂，增爲十部，其後又分立坐二部，凡此十部泰半屬於胡樂。當時言樂雖有清樂胡樂俗樂之分，於舞有文舞武舞軟舞健舞之別。然俗樂二十八調，過半沿用胡名，軟舞健舞亦多來自西域。蘭陵王與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拓枝團亂旋回波樂春鶯囀諸舞，開元中始現其名。蓋蘭陵王初始於北齊，恐不過一頌揚之曲，其舞容構成，當後於樂曲，故與涼州綠腰西域系諸舞，始出現於開元時代。自其時代的背景觀之，其屬於西域系的樂舞，因不待言。然

降至天寶時代，則成爲散樂，置於百戲之列矣^{（詳下）}。夫唐太宗七德九功之舞，早毀於則天武后，其後朝廷宴饗乃用隋之文武舞，而雜舞亦因之發達，惟經唐末五代之亂，樂工四散，舞制多失。上述之涼州蘇合香蘭陵王諸大曲，中土雖已久佚，然有多種，幸經日本自持統帝朝^{（公元六七八）}以來，因遣使不絕，隋唐樂傳來不尠。其後粟田道麻呂使唐歸國，并傳入皇帝破陣樂團亂旋春鶯囀等大曲。而蘭陵王今亦幸存於日本舞樂中，經千百餘年之傳續，雖不無若干變嬗佚亡或更易之處，然其音律舞容，究爲唐代遺範，可資考原。往昔黃公度使日，曾觀蘭陵王諸舞，有『千年之樂，不圖海東見之』之歎。是故吾人居今日欲考唐代大曲，非於日本求之不爲功。而北齊產生唐代構成日本保存之大曲蘭陵王，不過其一也。

註① 見册府元龜卷五七〇，作樂。

②③ 詳見前書卷五七〇

④ 同前。

⑤ 見隋書卷九音樂志中。

⑥ 詳見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二，又唐書卷一三禮樂志。

⑦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五三，舞曲歌辭（四部叢刊本）

⑧見源光圀大日本史卷二百禮樂志（原刊本）

⑩見黃公度日本雜事詩卷二。

二 蘭陵王由來之各說

(A) 中國方面

蘭陵王正名蘭陵王入陣曲，即起於北齊蘭陵王長恭。北齊書卷一一蘭陵王傳云：

『蘭陵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

此爲蘭陵王入陣曲之所由始。齊人蓋極崇拜蘭陵王長恭之武功勳業，故製斯曲以頌揚之，惜不傳於世。今日本舞樂蘭陵王之陵王囀，舊有詞云：

(1) 吾罰胡人 古見如來 我國守護 翻日爲樂

(2) 阿力胡兒 吐氣如雷 我採頂雷 踏石如泥

又一說其詞爲：

我等胡士步足 吐氣如雷踏石不如泥吾討胡人北面古見如來初度

我組打雷步足 綾々打雷綾王帝石於踏テ南面泥乃如シ第二度

此外所傳，尙有數詞，大同小異，茲均從畧。此詞脫誤當多，殊難確解。然觀其吐氣如雷，踏石如泥自是頌揚武功之語。又另章吾討胡人及綾（當爲陵之譌字）王……或爲追述蘭陵王晉陽擊走突厥之事，故有吾討胡人之句。余竊以爲此詞或係當日自唐傳來者，傳誦既久，脫誤乃多，其詞意至今雖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然蘭陵王入陣曲之面影，或可彷彿得其一二也。按芒山之捷實爲蘭陵王畢生之赫赫勳業，不惟傾動當時齊人，並招後之後主所忌，卒致醜死，其結果亦可悲矣！開元中所流行之舞樂，多自西域及邊裔傳來，如涼州綠腰蘇合香等是，而蘭陵王亦在其中，與垂手羅回波樂春鶯囀等，同列於軟舞曲之內。是當時舞容已備可知，更足表現蘭陵王之武功。惟玄宗後又以其非正聲列之散樂，其屬於歌

舞戲中之大面，(按亦稱代面)即爲軟舞曲中之蘭陵王也。蓋此時之蘭陵王已近戲劇化，舊唐書二九音樂志云：

『大抵散樂多幻術，……皆出西域，天竺尤甚。……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等戲，玄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中以處之。……代面出於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揮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

以上所述之蘭陵王，較之北齊書所紀，已加渲飾，成一戲劇化之人物矣。按北齊書蘭陵王傳中，僅稱『貌柔心壯，音容兼美』未言其有著假面對敵之事。然自『城上人弗識』一語觀之，或於宵前蒙以某種覆面，藉以避人觀視耳。此舞既形戲劇化，自當刻意於假面之搬演，於是遂有大面或代面之目也。王靜庵先生曰：

『古之俳優，但以歌舞及戲謔爲事。自漢以後，則間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實始於北齊(按即指蘭陵王言)顧其事至簡，與其謂之戲，不若謂之舞之爲當也。然後世戲劇之源，實自此始。』

蓋其搬演現實社會之動態，於前代歌舞中，已另闢一新生面，亦中國戲劇史上重要之一頁也。

(B) 日本方面

日本舞樂，有左舞右舞之別，唐樂印度樂屬於左舞，高麗樂渤海樂屬於右舞。蘭陵王即列之左舞，屬唐樂系統中。此舞又稱羅陵王，簡稱蘭陵王。其來源則有自唐傳來與自林邑傳來二說。依豐原統秋體源鈔卷三，則謂即始於北齊蘭陵王入陣曲，證以通典所載云云。至其傳來，則以伶官尾張濱主其人者爲主。又別引蓮道譜(原文漢文)云：

『此曲沙門佛哲傳渡唐招提寺留置也。』

副之。按佛哲爲林邑僧侶，即一說所謂自林邑傳來之人也。後之治音樂史者多採體源鈔之說，以北齊蘭陵王入陣曲爲主，附以沙門佛哲傳來一說。其最著者如小中村清矩氏之歌舞音樂畧史卷上第四章蘭陵王條下，即如此記述。其書成於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八)至於後之研究樂舞者，則多傾向佛哲傳來爲林邑樂，而否定爲北齊蘭陵王舞之爲唐樂。茲分述主要之異說如左：

最早持異說者爲已故大槻如電氏，氏於明治三十八年（一九〇五）所著舞樂圖說上冊左舞蘭陵王條下，雖亦採蘭陵王入陣曲之故事，但其意則以爲：

『羅陵王爲佛說八大龍王之一——娑竭羅龍王 (Sagara roi des Dryons) 之上畧，陵與龍同音，遂訛成此字。』

此說恐不過爲言語學者之想像的推考，未有若何之確據也。繼之者有梵文學者高楠順次郎博士，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七）於所作奈良朝の音樂殊に『林邑八樂』に就いて一文中，主張蘭陵王爲林邑八樂之一，列之爲七（第八爲胡飲酒）氏謂：

『……七八可謂准林邑樂，乃佛徹（按即佛哲）改作中樂者。』又謂：

『總之蘭陵王與胡飲酒爲唐以前所行之胡樂——即印度樂，自唐傳入我國者。』嗣於昭和五年（一九二九）氏與法人勒維 (Sylvan Lévi) 教授合纂之法寶義林 (Hobogirin, vol. II, p. 153) 舞樂項下，林邑八樂中之蘭陵王，似據大槻氏之說，而有下列之解說：

『普通想蘭陵王乃北齊蘭陵王長恭（原書漢名誤爲張恭）之故事，然蘭陵王 (Ranryōō) 此語之原音似爲羅龍王 (Raryōō)——此語可謂娑竭羅龍王 (Sagara roi des Dryons) 之畧語。

因舞人於兩舞中，俱冠龍頭之面具（按合下述之納蘇利而言）遂以混淆。此舞或傳尾張濱主自唐傳入日本，或傳佛哲自林邑輸入日本，余以爲後說較前說爲可據，蓋此舞實際之主題乃娑竭羅 (Sagara) 此龍王之女，八歲即已得正覺。此舞別名沒日還午樂，其語乃招還落日之意，實際上此冠龍形面具之舞人，以尺許之小木有作招日之狀也。此舞有一答舞，名納蘇利，係高麗語，意義不明，或爲雙龍舞之意。然此乃高麗舞，舞人爲二，而主舞蘭陵王乃古樂，舞人爲一。尙有二奇異之曲，與羅龍王有關。曲云：（一）吾罰胡人，古見如來，我國守護，翻日爲樂。（二）吾等胡兒，吐氣如雷，或採頂雷，踏石如泥。』

又同年出版田邊尙雄氏之東洋音樂史，則直認蘭陵王爲林邑八樂之一，非自中國傳來者。茲引其說如下：

『今尙有一可思考之問題，即林邑樂中之陵王，此舞今作中國之蘭陵王破陣曲，至後世屢呼爲蘭陵王，所謂蘭陵王破陣曲，杜氏通典中有之。然此舞實際非自中國傳來，乃林邑僧人佛哲傳來者，爲林邑八樂之一，而着胡服，用印度系假面具，其音階爲印度之沙陀調。此舞一書龍王，余意其原名即爲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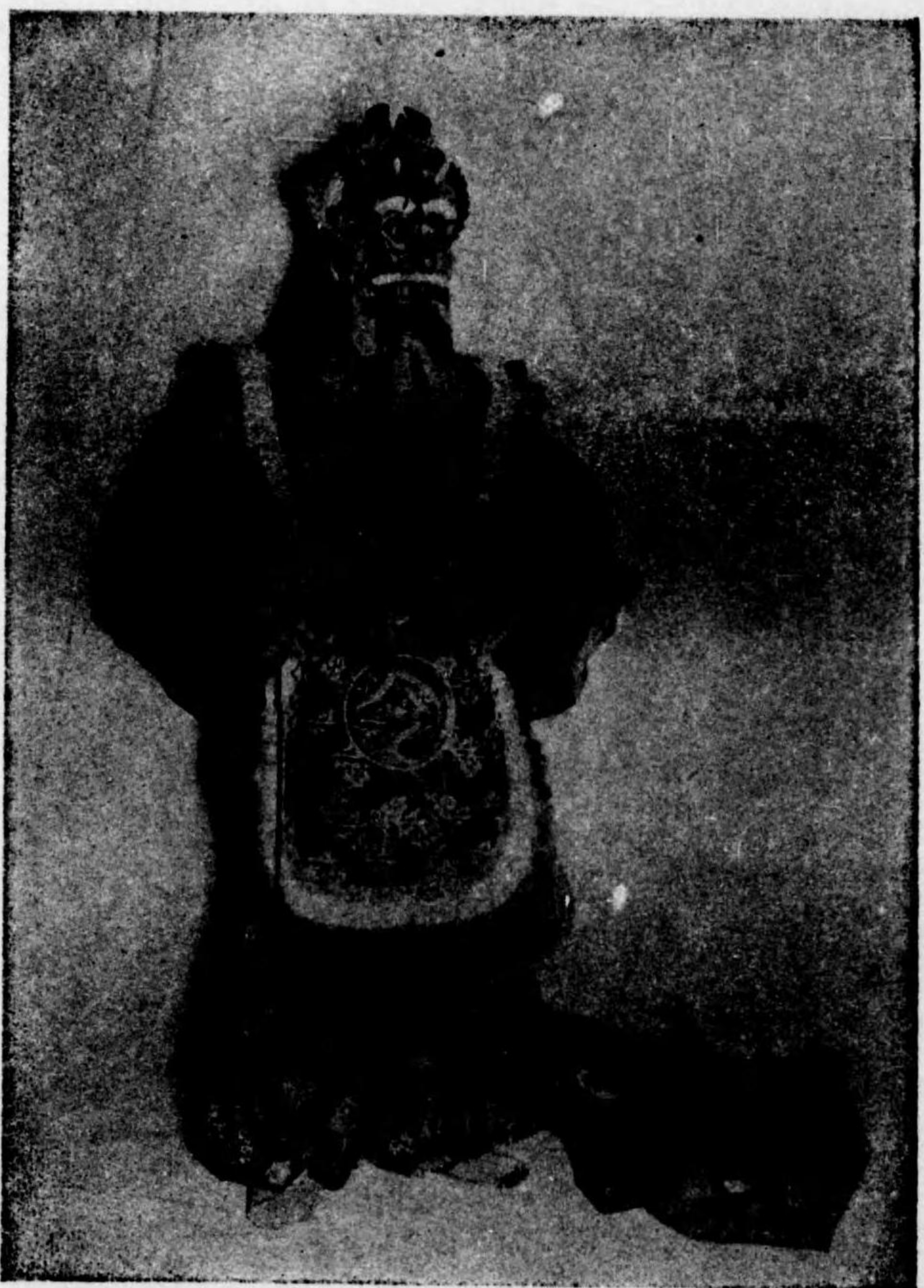
王，自其發音上誤爲陵王，卒至誤成爲蘭陵王破陣曲。此陵王若自龍王之名觀之，則其面具之所以用龍，可以了然。……』

田邊氏最後並謂此舞乃出於印度戒日王 (Sihaditya) 所作之佛教歌劇龍王之喜 (Nīśānandain) 其言曰：

『畢竟戒日王所作之龍王之喜舞劇，當時大爲流行。林邑僧佛哲思欲以此劇傳入我國，然有詞句處不能翻譯演出，一切乃均省畧之，僅傳其不銜接片斷的有舞之場面，非卽成爲菩薩·迦陵頻·龍王等之舞者乎？』

此說設想尤爲新奇，然無確證亦難憑信。此外支那學者，殆罔不認日本舞樂蘭陵王爲唐代代面之遺風。青木正兒博士中國戲曲史，卽其代表。六年前余來京都，曾以舞之來源，詢之故內藤湖南博士，亦謂係唐樂自中國傳來者。余草此稿將畢，適蓮羽田亨博士，并詢其對此舞來源之意見，氏謂：『余意此舞恐非自林邑傳來，卽使自該地傳來，亦非直接到達日本而經過當時中國北方之一番融化而成者』云云。併記羽田博士之言於此。

註⑩ 豐原統秋體源鈔卷三，頁二五〇（日本古典全集本）



挿圖一

蘭陵王之舞裝



挿圖二 東大寺所藏舞樂陵王面



挿圖三 觀音寺所藏舞樂陵王面

- ⑫ 近衛直麿舞樂蘭陵王之音樂，—近衛直麿遺稿雅樂篇。
- ⑬ 并見崔令欽教坊記及樂府詩集卷五三。
- ⑭ 此外杜佑通典，教坊記，段安節樂府雜錄，隋唐嘉話各書所載蘭陵王故事均同不備錄。
- ⑮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頁四（王忠愍公遺書本）
- ⑯ 史學雜誌第十八編，第六十七號。
- ⑰ 按舞樂中謂中國唐以前之樂爲「古樂」，朝鮮·渤海之樂爲「新樂」，唐樂亦屬「新樂」中。
- ⑱ 東洋史講座第十三卷，頁二三八—二四〇。
- ⑲ 漢文學講座第五卷，頁三。

三 日本舞樂現存之蘭陵王

蘭陵王一舞，自傳入日本後，其演奏時節，據大槻如電新訂舞樂圖說云：

『蘭陵王例於正月賭弓，五月競馬，七月相撲等節會奏之。』

可見在昔表演蘭陵王亦含有發揚蹈厲之意義，與佛說之娑竭羅龍王及戒日王所作龍王之喜的含義固無關也。近代諸節會已無表演蘭陵王者，惟一般法會中，有舞樂時常演之。余嘗於奈良春日神社，京都東寺，大阪四天王寺等處數見之。其裝束·音樂·舞容皆相同，無甚歧異。茲分述如下：

(1) 蘭陵王之裝束

關於蘭陵王之舞裝，舞樂解說一書，述之最詳。原書云：

『舞人冠頂伏龍形，銳鼻怒目，下有吊頸之面具，一手執金色之細桴而舞。其服裝爲赤色襦袴裝束。言其衣服花樣，則差貫(さしぬき)用赤地唐織品，其上有彩色絲繡之雲紋。袍亦赤紗製短袖。襦袴與差貫之花樣同，惟前後胸繡有大團龍花紋各二，邊緣以風毛。繫此襦袴之腰帶，係金屬製品，雕有唐草花紋，因此舞屬於左舞，故爲金黃色。』

(2) 蘭陵王之樂曲

關於蘭陵王之樂曲，考之日本舊籍如豐原統秋之體源鈔卷三，安倍季尙之樂家錄卷二四乾，均有記載，第頗晦澀難讀。而近人故近衛直麿氏有舞樂蘭陵王之音樂一文，最爲詳明。氏精西樂，又篤志提倡雅樂，尙有雅樂五線譜稿，內有蘭陵王全樂譜，爲罕有之作。舞樂蘭陵王之音樂第二節，關於音樂之組織，茲錄如下：

『此曲列於管絃樂曲目中時(按此言有樂無舞時)僅演奏破之部分，其演奏法亦與其他管

絃樂無殊。有笙、篳篥、笛、箏、琵琶並加大鼓、羯鼓、銅鈺。若爲舞樂之時，箏與琵琶大抵不用，但於入破之前後加以數個樂章，始成一曲。

舞樂蘭陵王所用之曲凡五：

- 第一 小亂聲 第二(イ)陵王亂聲 同(ロ)囀(無音) 第三 陵王音取
- 第四 陵王破 第五 案摩亂聲

以下每曲之音節，尙有詳細之記述，今從畧。

(3) 蘭陵王之舞容

至於蘭陵王之舞容，日本各書，尙無一詳細記載，良以此種繁複的動作，自非一一攝入鏡頭，頗難形諸筆墨也。余雖觀覽數次，然時間忽忽，舞容倏忽即逝，殊非一一記憶可能。茲畧記其梗概如下：

起始樂人先奏小亂聲，此乃大鼓伴以一笛一銅鈺之短序曲。旋於大鼓聲中，繼以銅鈺、羯鼓齊鳴，舞人始登場，立場中，先以手作勢，左右畧舞。次擷笛者突奏亂聲，舞人亦開始手足並舞，至囀時有無伴奏之舞十餘拍。由陵王音取入破後，全樂齊奏，樂曲固緊湊而舞亦漸入佳境。舞人執桴，手揮足躍

，蹤跳蹲立，輕捷異常，唐書樂志所謂『效其指揮擊刺之容』者，頗爲近似。半疊以後，鼓聲隆々，節奏 (tempo) 愈急，舞式益妙，其時饒有叱咤風雲，馳騁疆場之概。蘭陵王之勇武，彷彿見之。至此案摩亂聲作，而舞亦漸自急而緩而止，舞畢，遂於大鼓銅鉦羯鼓反覆三重奏中，退入場後，全舞不過十五分餘而已。

註⑳ 蘭陵王之舞裝，如東京美術學校所藏之信西古樂圖，高島千春氏舞樂圖，皆有圖像，第均爲繪畫而非攝影。本文插圖係往年故近衛直麿氏主持之雅樂同志協會會員扮裝所攝。

㉑ 舞樂解說，宇治雅樂講究會編印。

㉒ 安倍季尙樂家錄 (日本古典全集本)

見注⑳

㉓ 近衛直麿雅樂五線譜稿九卷，一九三五出版。

四 結 論

日本今傳之蘭陵王舞，其裝束音樂舞容，具如上述。余爲考其規範，曾數觀覽，覺此舞之動作體態，音律服裝，或已非原形，或猶存舊範，然究不失爲唐

舞，固不得以林邑樂目之也。茲分述蠡見，以結此稿。

自其服裝上言之，襦襜 (音兩當，一以當背，一以當胸故云。) 本中國六朝時代之服裝，見於詩者不少，如陽春二三月，單衫繡襦襜是也。唐時併施於官服，有襦襜騰蛇。今日日本舞樂所用之差貫，余意即唐之大口褲，與襦襜同爲唐代官服之一種。襦襜雖屬於胡服，原無足異。舞時所執之桴，即樂府雜錄所稱之鞭，而濱主傳亦謂：

『陵王之桴，乃蘭陵王入陣時鞭之姿也。』又所冠之面具，大槻如電氏謂：

『印度錫蘭島祭祀所用之面具與陵王之面具相似，龍爲華人尊崇之靈物，蘭陵王或假用此種面具，以龍表現其威嚴，佛哲偶然與之同意，採用加入於己所傳之樂中云。』

田邊氏亦謂爲印度系面具。按蘭陵王於唐玄宗時代，始稱爲代面或大面，是此舞當此際已着意於面具可知。第片影無存，僅崔令欽教坊記有『刻木爲假面』一語，可證唐代此舞所用之面具，乃係木雕品。今日本奈良正倉院，法隆寺，東大寺所存之伎樂面，多爲木雕品，想唐代之大面，亦不過如是。樂府雜錄謂

『……以其顏貌無威，每入陣即著面具，後乃百戰百勝。……』
按此史無明言，當時軍旅匆匆，絕無另製面具之理。清兪理初則以爲乃連於胄之鐵面云：

『……則所謂假面者乃連於胄，即晉宋伺之遺製，謂刻木爲之，乃自教坊之法。』

其言甚善，蓋入唐後此舞始戲劇化也。大槻氏之說，不過隨意牽合，實無確證。至於日本近世所用頂伏龍形之面具，余嘗考之，既非唐式，亦非原型。按體源鈔卷三，有關於陵王面云：

『面有二樣，一者武部樣黑眉，八方荒序之時用之。一者長恭假面樣小面云，光季家相傳寶物也。』

武部似爲一人名，今已不可考。惟同時尚有長恭假面樣小面，可知往昔已有二種不同之面具，然皆非今日所用之龍形面具也。又所謂之長恭假面，依此名推之，豈即唐代傳來原形之代面歟？惜亦莫能明。惟足見今所用之蘭陵王面，其頂伏龍形者，乃非原型也。然則此種龍形面具果何由昉歟？按樂家錄卷四一稱

『龍面，陵王面也，在淡路海中，掛於網而出也。俗名之「龍面」，而納之住吉神社云。』

體源鈔卷三又云：

『寬德（公元一〇四四—五）之際，狛光高家中，相傳有陵王面，名小面，額上有小龍云。』

日本今存之蘭陵王古面具，據帝室博物館日本古樂面目錄所載，共九點，均係木雕彩漆品。其製作年代之可考者，以愛知縣真清田神社所藏之承元五年（一一二一）者，推爲最古。次即屬之奈良市東大寺所藏正元元年（公元一二五九）及名古屋熱田神宮所藏弘安七年（公元一二八四）兩點。最晚者爲福岡縣觀世音寺之應永十年（公元一四〇三）一點。餘面具內均無題識可考。以上各面具頂上無一不冠龍形，而龍形又悉爲日本式，非中國式者，恐皆仿之狛光高家之陵王面也。余意日本自唐傳來之代面，久已失傳，陵王（Ryōwō）龍王（Ryōwō）同音，相傳既久，真相遂晦，而額上之小龍亦漸擴爲頂上之巨龍矣。試觀古樂面目錄所載蘭陵王各面

具，其時代愈早者，其龍形愈簡單而小，可知余言之不謬也。

又自樂曲上言之，蘭陵王一曲，唐音癸籤^①列之唐曲內，與三臺急^②三臺等三十七曲，謂皆周隋以前之曲，在唐猶盛行。然此曲至宋猶存，王灼碧雞漫志^③有蘭陵王一則云：

『……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宮，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故亦名大犯，又有大石調蘭陵王慢，殊非舊曲。周濟之際，未有前後十六拍子慢曲子耳。』

可見宋時此曲已有二調，越調或爲原曲遺聲，大石調已非其舊矣。又宋人詞中亦有蘭陵王，如清真之詠柳^④，其源當受此曲之影響。

日本今傳此曲，有聲無詞^⑤（今傳一般雅樂中^⑥之唐樂率皆如此）舊稱屬壹越調^⑦，近世多作沙陀調^⑧，而今傳之曲，亦非舊日原形，按體源鈔卷三，稱蘭陵王爲：

『大曲，古樂，亂序一帖，^{（按帖即疊也）}嘯二度，嘯序一帖，荒序八帖，入破二帖。』依今樂所用曲較之^{（次序據近衛直麿氏）}則亂序當即今陵王亂聲，嘯同，荒序已失傳，入破即今之陵王破^⑨，今尚有案摩亂聲，乃自唐傳來後之增益者，是今昔已有不同。

又按日本所傳之壹越調，即唐之越調，而唐書驃傳即作伊越調也。是其調與碧雞漫志所稱之越調正同。而日本以壹越沙陀兩調首之律均置於黃鐘位，與宋傳之正宮及越調調首之律爲黃鐘亦同。在相對的關係上，均與唐之俗律相合也。林謙三氏隋唐燕樂調研究第五章於越調云：『越調唐書驃傳作伊越調，日本所傳稱壹越調，或者怕是胡語？』又附注云：

『法寶義林（一五六頁）以爲壹越是吐魯番附近 Idiqutshari 地方之調。伯希和氏以此地名乃極近代之物，比擬不倫。又云：伊越之伊殆是伊州（Qomul）(Pelliot, ibid. p. 98) Courant 氏云：越之語義雖不明，疑是某種運指法，歇指之稱恐亦然。』

(Essai his. Mus. ch. p. 119)

是此樂調之含有西域地理上之意義可知。且碧雞漫志尚有一可注意之點，即所謂管色所用之勾字，據近年林謙三氏之勾字應聲說^⑩，應聲即鄭譯據蘇祇婆七調，於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外再加之一聲，隋書音樂志所謂之應聲。此聲乃鄭譯以印度樂調所用之 a (antara) 與 ka (kakahi) 之二聲，自蘇祇婆學來應用者。應聲之

名後廢，惟字譜中殘存，當於勾字云。按龜茲琵琶工蘇祇婆之七調^①原出於印度，近十餘年東西學者努力探討之南印度庫幾米亞馬來碑銘 (Kudimiyamalai) 卽其證左。龜茲文化乃深受印度感化者，而北齊文宣又酷愛龜茲樂，是蘭陵王入陣曲之構成，其帶龜茲的色彩，固無待言。田邊氏主張蘭陵王爲印度之沙陀調，余以爲合以上諸點觀之，與其謂蘭陵王之爲印度樂，勿寧謂爲屬於龜茲樂之爲當也。總之蘭陵王之非林邑樂當可斷言。蓋林邑樂本身固早失其歷史的根據性矣。^②

最後尙思一言者，卽關於蘭陵王之傳來時期，竊思今奈良正倉院南倉櫃中所存天平勝寶四年（公元七五二）東大寺大佛開眼供養法會之時，演舞所用之服裝甚多，^③（均置箱中）據石田茂作氏正倉院御物年表所記則有：

〔唐古樂羅陵王接腰〕^④

一點，原物內題云：

東寺唐古樂羅陵王接腰 天平勝寶四年四月九日。

其名則與唐古樂破陣樂襖子及破陣樂之大刀，襪，接腰等目同列，內題年月日同。按東寺當卽東大寺之略。天平勝寶四年四月九日卽大佛開眼法會之期。東

大寺要錄載，是日所演有『唐古樂，唐中樂，唐散樂，高麗樂』今據羅陵王接腰一物觀之，可知當日節目中似曾有演蘭陵王樂舞之事。余復於年表中見有唐中樂三臺襖子一目，原物內題東大寺唐中樂三臺襖子 天平勝寶四年四月九日。蓋亦是日所演着用之物。按三臺一曲與蘭陵王同見唐音癸籤之唐三十七曲中，是此際亦已傳來，並與蘭陵王當時或會同演於大佛開眼法會，斯又可爲蘭陵王之爲唐樂添一旁證矣。

是日法會所演之樂舞，除上述之唐古樂等外，尙有伎樂——亦稱吳樂，其傳來約在推古天皇二十年（公元六二二）由百濟人味摩之傳入，聖德太子以之爲佛教祭儀，後漸盛行。今正倉院御物伎樂面^⑤（共一百六十四具）及東大寺伎樂面^⑥，多係大佛開眼法會演用之物。其演奏情形不傳，惟狛益真之教訓抄卷四伎樂章，僅得窺見一斑。其首演之獅子舞^⑦（按卽唐代之五方獅子舞）所用樂曲乃壹越調之陵王破，當卽蘭陵王之入破無疑。可見蘭陵王樂曲之已早傳來，至爲他種樂舞所假用，則其流行當時可知。均足爲天平時代（公元七二四—七八一）蘭陵王已自中國傳來之證。余因此並覺濱主自唐傳來之說，亦有可疑，蓋濱主於承和二年（公元八三五）隨遣唐使

渡唐習舞及笛，承和六年（公元八三九）歸國，尙後於天平勝寶約八十餘年也。今正倉院御物伎樂面中，余嘗疑內中或有仿製之唐代大面，雜於其間，就今北倉南倉所陳覽者，則未有所見，惟尙有一部份（共三十具）藏於南倉上層櫃中，未曾展觀，不能試一探索也。

註 25 格致鏡原卷一八引詞林海錯云：『襦襦音兩襦，一以當背，一以當胸，故云。六朝詩：陽春二三月，單衫繡襦。』

26 明方以智通雅卷三一云：『襦襦，音襦襦之蓋其外也。六朝樂府有繡襦，繡襦，解者但以爲袴襦，此蓋襦於外，如罩甲類也。唐大仗有襦襦膝蛇，朝集從事立外，州品子服之。有大口袴，紫附構，文武官騎馬服之，則云襦襦膝蛇，以此知爲罩甲也。唐文武郎黃紗袍，黑領襖，白領襖，布大口袴。』

27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 鼓架部條云：『有代面防自北齊神武弟，有膽勇，善戰鬥，以其顏貌無威，每入陣即著面具，後乃百戰百勝。戲者衣紫腰金執鞭也。』

28 見大觀如電新訂舞樂圖說卷上。

29 唐崔令欽教坊記云：『……性膾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人，乃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古今說海本）

30 見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胄條。

31 日本古樂面目錄，所載陵王面，除本文所述之四具外，尙有神奈川縣鶴岡八幡宮，奈良市米室神社，大阪府四天王寺，廣島縣嚴島神社，奈良縣法隆寺所藏各一具，均無題識可考。

32 明胡震亨唐晉齋叢卷一三。

33 宋王灼碧雞漫志卷四（知不足齋叢書本）

34 見宋周邦彥清真詞卷四。

35 見安倍季尙樂家錄卷三〇，奏樂分類。

36 如源光圀大日本史禮樂志一四，蘭陵王在沙陀調十五曲之內，此外各書，亦多作沙陀調。

37 樂家錄卷三七，舞曲處處斷絕目錄中云：『原本三帖——本四帖僅傳二帖。』

38 樂家錄卷二四，三鼓加節條云：『高野天皇勅奉以案摩爲入舞之曲，自是爲常例，陵王舞入時用安摩云。』

39 說本林謙三隋唐燕樂調研究，第六章第八節燕樂與五律之關係。

40 詳見同前書第三章龜茲樂調的影響之片影中之第三節應舉與勾字。

41 關於蘇祇婆琵琶七調名語源之研究，以高楠順次郎，勒維 (S. Lévi)，枯朗 (M. Courant) 沙喇 (Ed. Chavannes) 伯希和 (P. Pelliot) 爲最著。而向覺明，田邊尚雄，林謙三諸氏亦各有所見。高楠氏主編之法寶義林第二輯中，參以南印車幾米亞馬來碑銘所刻之梵語調名而七調名語源益顯。伯希和於一九三一年通報 (T'oung Pao) 第一第二期合刊法寶義林第二輯批評中，又有所補正，尤近完璧。

42 林謙三隋唐燕樂研究頁四三，附注二云：『俗傳聖武天皇代，天竺僧婆羅門僧正菩提，林邑僧佛哲傳來林邑八曲，但毫無歷史的根據。當是在隋唐代由扶南地方傳入中國之樂，而當時的樂曲已亡。後世所稱爲「林邑八曲」者，大約是日本製的林邑曲或唐樂中的胡曲。高楠「林邑八樂」沿舊說以爲古傳今不從，津田左右吉「關於林邑樂」則以爲僞。』

43 見正倉院の研究（東洋美術特輯）頁一八〇

44 正倉院御物古製展觀目錄（奈良帝室博物館刊行）頁二一，於接腰釋云：『接腰乃接鞦之轉訛，腰間着用之物。』按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四部叢刊本）卷一前集，明皇賜安祿山品中有「熟練接鞦」，可證此確爲唐代名物。

④ 樂家錄卷三七舞云：『仁明天皇御宇承和二年，尾張濱主隨於唐使渡唐，習舞及笛極其術。同六年歸朝，自是盛行於本朝。』

⑤ 見正倉院御物棚別目錄頁二九，伎樂面注云：『……面共有一百六十四具，本號之外，尚有六十七具在南倉塔上，三十具納於櫃中。』

〔東方學報（京都）第十冊第四分（昭和十六年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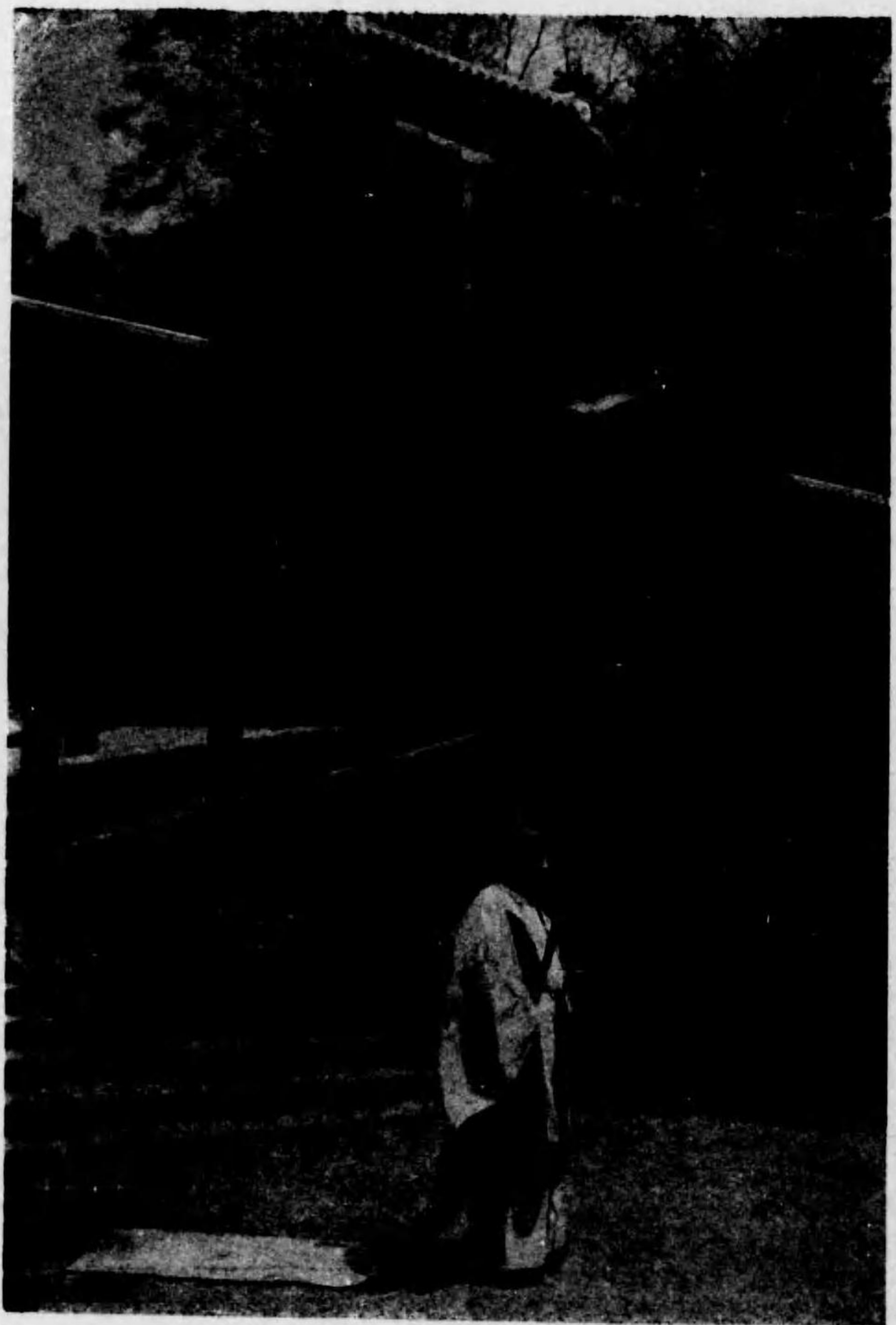
奈良春日若宮祭的神樂與舞樂

日本國內各大神社，每歲均有例祭大祭典禮，大祭之時，則有專司承應之樂人於神前舞殿演奏神樂（カグラ）或舞樂（ヲガク）娛神，一時觀者雲集，稱為盛事。所謂神樂者乃日本古代傳來大和民族固有的歌舞，如久米舞，東遊，大和舞之類是也。舞者皆不戴面具，多冠細纓冠，着小忌衣（オミコロモ，如今日本女巫所着白色舞衣，惟布上繪以藍色花樣耳。），舞時樂人旁以歌和之。其樂器僅有神樂笛（六孔），和琴（日本琴，如箏，六絃。），箏篋及拍板而已。舞樂者為日本持統帝朝（公元六七八一六九六，當我唐中宗時期。）以來傳入之唐樂，高麗樂，天竺樂，林邑樂及日本仿製之新制樂，如蘭陵王，納蘇利，倍臚，承和樂等是。又區分為左右二大系統，唐樂，天竺樂，林邑樂謂之左舞（亦稱左方），高麗樂謂之右舞（亦稱右方），無論左右兩

方皆有樂而無歌曲，舞者或戴面具，裝束有唐裝等三種（詳下）之別，以吾人觀之，自較神樂又別富歷史的趣味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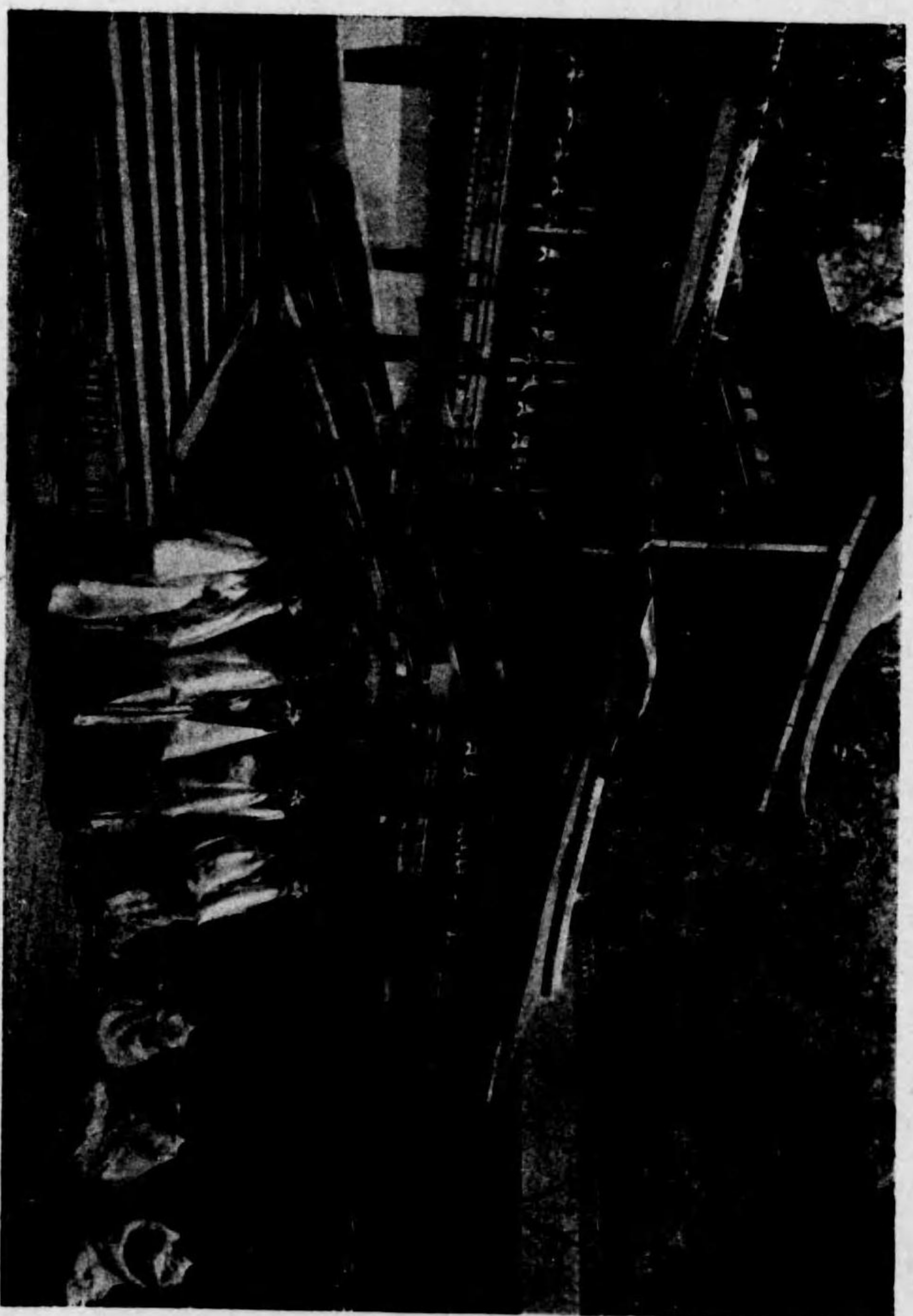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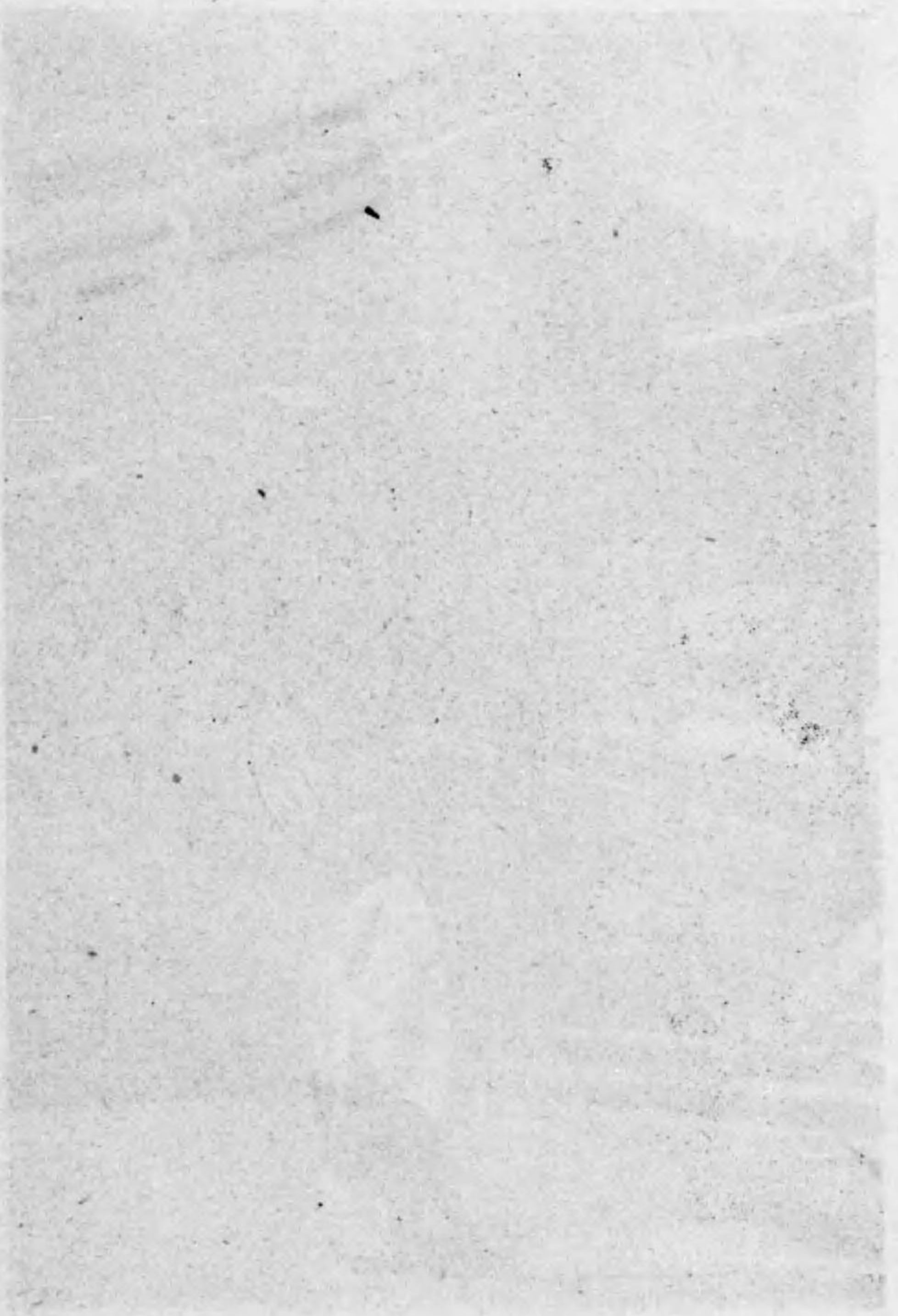
神社而外，又日本宮中祭祀宴饗，佛寺法會亦嘗演之，第佛寺皆演舞樂耳。斯二種樂舞，純爲日本之古典藝術，有其特殊價值，蓋神樂固可考日本民族古代歌舞之形態與旋律，而舞樂中之唐樂尤爲吾人考唐代大曲惟一僅存之資料。吾國唐樂自經唐末五代之亂，樂工四散，舞制多失，大曲如破陣樂，團亂旋，春鶯囀等，曾由當時之遣唐使粟田道麻呂傳入日本，雖其舞制已失，然古圖猶存，可窺梗概。至如中曲之蘭陵王，北庭樂，打球樂等；小曲如拔頭，甘州等則皆保存未失，足資考源。

上述之神樂及舞樂，各社寺所演者，亦有不同。即凡演純日本樂之東遊，倭舞者，即不再演唐樂或高麗樂之舞樂矣。如京都賀茂神社（五月十五日葵祭），埼玉冰川神社（八月一日），讚岐琴平神社（十月十日）諸處祭時皆演神樂之東遊。大阪天王寺（五月二十二日聖靈會），京都八阪神社（十一月十日），東京明治神宮，熱田熱田神宮（均五月一日），則皆演舞樂，偶間以東遊。若同時聚兩種樂舞於一日演之者



插圖四

奈良春日神社之大和舞



祭良春日神之神樂

舞圖五

，唯奈良春日神社之「若宮祭」(おんまつり)而已。種類既多，曲目亦富，演至七八小時之久，其在日本亦爲罕與倫比之盛事也。

二

春日神社之「若宮祭」，每歲冬季十二月十七日舉行之，祭典始於保延二年(公元一一三六)，迄今已八百餘年矣。今之祭典，先有百數十人爲古裝列行市上，至午後三時，始達神之行宮前解散，司祭者繼之獻禮，即開始樂舞娛神。行宮在春日神社境外三笠山下，位於蒼松翠柏之前，制極樸素，僅一草葺小木舍耳。前爲草地，有土臺一方，春夏之季，碧草如茵，此際已枯黃矣，祭時則獻舞於此，行宮周遭，臨時設帳幕，列舞樂專用之巨鼓銅鉦，左右各一，維時夕陽在山，人聲靜寂，別呈一種嚴肅氣象。最初現於舞臺上者爲：

神樂

此「神樂」非廣義的「神樂」，乃「神樂」中之一種「神樂」，或即春日神社特有之「神樂」也。

其起源雖不詳，然醍醐天皇延喜二十年（公元九二〇），宇多法皇臨幸之際，國司大和守藤原忠房有可珍貴今日之春日八姪女，神亦將康樂而來臨？之詠，可爲是時已有此樂之證。演時臺上置木架四，上陳神木枝（日本祭神用之物）及神鈴各一，一女巫彈箏於旁，四男樂人，一執拍板，一司神樂笛，一司小銅鈸，樂畢，先有四女巫白衣朱裳，陸續就位跪下，又有三人繼之於後，其前列四人先至架前，取神枝舞畢，後例三人繼取神鈴而舞，最後八女，各取金扇交舞，合以伴奏音樂，移時始魚貫下。次爲：

東遊

「東遊」(アヅマアソビ)爲日本古舞之一，起源甚古，在昔安閑天皇之時（六朝梁武帝時代），東海道駿河國（今靜岡地方）有度濱地方，嘗有天女降舞之故事（今日本能樂中之羽衣，即演此事），此舞即寫其舞容而作，故又名駿河舞，亦稱東舞。唯今舞者乃武士裝也。臺上屆時有樂人分執拍板，和琴，高麗笛，簫，立而作樂。次上舞者四人，戴細纓冠，右簪花，着小忌衣，佩刀，隨樂而舞，樂人有歌，

凡五章，一歌二歌時無舞，駿河歌時有樂，至求子歌時，舞者乃袒右臂而舞，此章樂闋，又着衣袖，最後歌大廣歌，樂止，舞人亦退下。次爲：

田樂

「田樂」(デンカク)乃報賽田事之一種樂舞，日本各地均有之，而所演之內容時期，亦各不一。奈良春日神社，例於年終行之，凡五六人，均戴圓笠着綠色花衣，一人先至神前獻五色幣帛，繼一人執編木(ササラ，以竹條製成，如吾國古樂敲上鉦，刮之發聲)，櫟之趨前又退後，繼又一人執黑色曲木如拐形之物（余疑此爲未耜之象徵物），捧之進前，置於地上，旋立而少登之，最後樂作遂畢。復次爲：

細男舞

「細男舞」(サイノマヒ)亦爲神樂之一，其由來未明，一說乃自昔時歲首祝賀之「萬歲」(マンザイ)嬾變而成，「細男」之(サイノ)即萬歲同伴之才藏(サイノウ)之變音也。此舞凡六人，均白衣烏帽，內司羯鼓者司笛者舞者各二人。舞者一人先獻幣帛，

繼以白布，下蔽口間，司鼓者亦然，旋即擊鼓吹笛，舞者二人昂袖往返而舞，形態簡單，益以低々之鼓聲，微々之笛音，白衣烏帽往來於暮色蒼茫古木蒼鬱之山下，令人觀之，頓興神祕之感。最後司鼓者復趨前往來鼓之，良久更番始已。維時薄暮，微寒襲人，更形寂靜，已而舞臺四隅篝火，熊々然於薄闇之中，鼙鼓鑿々，繼之以鳴，於是舞樂作矣。最初者爲：

振鉞三節

「振鉞」(エムブ)一名厭舞(エンブ)，凡演舞樂之始，必奏此曲。舞者由左方先出一人，戴鳥兜(此種兜牟頂前銳，後覆頸處如鳥翼故名，其名，見唐書音樂志。)着紅袍，「下襲」(シタカサネ乃袍內所着之衣，其後裾甚長，出袍拖下，曳地而行。)大口褲此種謂之唐裝，蓋沿唐制也。執木鉞(木裝黑柄，形如戈矛，有金銀色二種，以別左右)略舞而退。右方復上一人，裝束如前，但易爲綠袍耳。舞亦如前而退。最後二人共上，揚鉞三次，始漸退下，以上凡三節均以笛及大鼓節之，僅十五分而畢。此舞據天福元年(公元一二三三)狛益真氏教訓抄卷一引金樓子謂乃象武王伐紂，牧野誓師，



舞樂之振鉞

六圖攝



利蘇納之樂舞

七圖 挿

左執黃鉞，右秉白旄，祈神之狀云。其說如此，總之此舞乃含有祓除不祥之寓意者也。次爲：

萬歲樂

〔萬歲樂〕(マンザイラク)，此屬於左舞，安倍季尚樂家錄卷二八云：『中華樂也』。大日本史禮樂志一五謂：『此曲即隋煬帝令樂正白明達所創之萬歲樂』，惟教訓抄則以爲此曲乃唐武后所製之鳥歌萬歲樂，然爲調不同，實則同名異曲，禮樂志已證其誤矣。此舞凡四人，唐裝束鳥兜緋袍，分立兩行於舞臺上，進退趨踏，雍容不迫，益以優雅之古樂，可想見隋唐樂舞之面影，歷時十五分餘始畢。此舞自昔爲慶祝之樂，日本天皇即位大典多演奏之。次爲：

延喜樂

〔延喜樂〕(エンギラク)爲萬歲樂之答舞(舞樂凡演一左舞，同時必有一右舞繼之，謂之答舞)，屬於右舞，豐源統秋體源抄卷一二云：『延喜十八年(公元九一八)左近中將

藤原忠房朝臣作曲，式部卿敦實親王按舞。』蓋以年號名樂也，亦爲慶祝之曲。舞者四人，戴烏兜，唯着綠袍耳，舞容與萬歲樂有異曲同工之妙。次爲：

賀殿

〔賀殿（カデン）〕此亦屬於左舞，樂曲乃仁明天皇承和（公元八三四—八四七），遣唐使判官藤原貞敏以琵琶傳入日本，其舞則當時之人另作者。據藝苑日涉所考，唐無此曲，疑爲隋煬帝所製河傳之日語同音誤書云。舞者四人，裝束與萬歲樂同，舞容亦大體相似。次爲：

地久

〔地久（チキニ）〕此屬右舞，高麗樂，其傳來不詳，舞者四人，裝束如賀殿，但着綠袍，舞亦大體相同。舞樂演至此，又間以日本古代風俗舞一，卽：

大和舞

〔大和舞（ヤマトマヒ）〕亦書作倭舞或和舞，乃日本大和（今奈良）地方之風俗舞。舞者六人，戴卷纓冠，着小忌衣，佩刀而舞。作樂者二人，一司笛，一司篳篥，歌者二人，一司拍板，舞時有神主舞諸司舞進歌立歌諸歌曲。演至諸司舞之際，執扇而舞，尤爲優美可觀。

〔大和舞〕演畢，又繼之以舞樂，凡六曲，與前述之武舞不同，多係走物（ハシリモノ）乃舞樂中之一格，所謂走物者，均戴面具，其舞容左折右旋，前趨後進，極形勇邁活潑，在舞樂中又別有一番精采也。第一爲：

蘭陵王

〔蘭陵王（ランリヤウワウ）〕一稱：陵王，卽吾國之蘭陵王入陣曲，後爲唐代散樂之一，所謂大面—或代面者也。此舞日本有自唐傳來及自林邑傳來二說，田邊尚雄氏謂爲印度系統之樂舞，余則以爲屬於龜茲樂，詳見拙作舞樂蘭陵王考，茲不多贅。舞者一人，冠頂伏龍形，銳鼻怒目，下有吊顎之面具。服裝爲赤色裊襠（裊襠如今之背心，本六朝時代服裝，唐代並施於官服。）赤紗袍，大口褲。裊襠前後

胸有大團龍花紋，邊緣以風毛，蓋原爲胡服也。舞時一手執桴（此即唐段安節樂府雜錄所稱代面舞時手執之桴），手揮足躍，縱跳蹲立，輕捷異常。半疊以後，鼓聲隆隆，節奏愈急，舞式益妙，饒有叱咤風雲，馳騁疆場之概。蘭陵王之勇武，彷彿見之。舞約十五分餘始畢。第二爲：

納蘇利

「納蘇利」(ナソリ)此乃「右舞」，高麗樂，「蘭陵王之答舞」，其傳來不詳，大槻如電氏則以「納蘇利」或即地名之義。此舞分爲兩派，奈良派舞者一人謂之「納蘇利」，二人時謂之「落蹲」(ラクソン)，大阪四天王寺等派則反是。茲就奈良派言之，舞者戴披髮怒目露齒吊顎之藍色面具，後戴風帽，着藍色裋襦，黃紗袍，大口褲，如「蘭陵王」(此種裝束謂之「裋襦裝」)。舞時前半疊右手執桴或屈或蹲而舞，後半疊，畧跪後，手捧桴上下而舞。他派二人爲之，故又謂之「雙龍舞」，蓋其舞容頗有龍之蜿蜒的動態也。第三爲：

散手

「散手」(サンジニ)正名「散手破陣樂」(サンジニハザンラク)，武舞之一，乃象日本古代神功皇后征韓時，指揮率川明神之軍士之狀也。舞者一人，冠龍冑，戴紅色豐鼻黑髻之面具，着裋襦緋袍，佩劍執鉞。舞分兩大節，登場後略舞，卽置鉞於臺上，然後徒手而舞，手搯劍訣而舞，多蹲身屈股之勢。次復取鉞而舞，或平擡，或上揚，或下刺，極見指揮軍旅之狀。後半節亦略如之。第四爲「散手」之答舞：

貴德

「貴德」(キトク)，屬「右舞」，教訓抄·體源抄二書均謂起源漢神爵中封匈奴王爲歸德侯之故事，然史無作樂明文，日本史禮樂志已駁其附會矣。又有肅慎歸德侯之說，然亦無名明證。舞者一人，冠龍冑，戴白色面具，豐鼻銳目，面現厚重之形，可謂貴人之德者。着裋襦黑袍，佩劍執鉞，舞容與「散手」大同小異，且較簡

單，余以此舞恐由散手脫胎而成者也。第五爲：

拔頭

〔拔頭（ハトウ）屬左舞〕，即舊唐書音樂志與大面並稱之撥頭是也。志云：『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象也。』又樂府雜錄〔拔頭〕作〔鉢頭〕，記其由來較詳云：『鉢頭，昔有人父爲虎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披髮素衣，面作啼，蓋遭喪之狀也。』日本學者如高楠順次郎博士則以爲此舞乃從印度梨俱吠陀（Rig Veda）及阿闍婆吠陀（Atharva Veda）中 Paitu 王白馬 Paitva 奮戰却毒蛇之故事所出。大槻如電氏亦以〔拔頭〕一語自印度語轉來。余曾一研考，察其舞容，誠有如樂府雜錄所云情狀，蓋亦確爲今存之唐樂舞也。舞者一人，戴披髮巨目豐鼻愁容之紅色面具，裊襠緋袍，持桴以舞，舞分兩大節，前節持桴，伸闔雙臂，繞臺作圓形而舞，以大鼓及笛爲節奏。後節置桴於臺之中央，徒手闔拳，仍繞四周而舞，左折右旋，前趨後進，輾轉屈伸，繁複異常，衆樂和之，尤形凄壯。樂府雜錄所謂：『山有八折』，今觀此舞

，頗有狀其遭喪顛頓，登山艱難之情態者；不過今非素衣，想其傳來之後，日久當有所更易也。最後爲：

落蹲

〔落蹲（ラクソン）〕，即納蘇利二人之對舞，他派則爲一人也。舞者二人，面具裝束同，舞容亦與納蘇利無異，至此遂畢，已近午夜矣。

三

以上計神樂五種，舞樂十一種，自午後六時開始演奏，直至夜十一時半始畢，余曾兩赴奈良觀之，得視千年以前之唐樂蘭陵王拔頭諸曲，歎爲幸事。惟奈良春日神社之若宮祭的神樂與舞樂，國人觀之者極尠，而記之者尤未之見，因畧述之。至於日本舞樂——尤其是今存之唐樂，余來京都後，頗有志考察，曾數數觀之，將來尙擬另爲專文研究之也。

註① 見德川光圀大日本史卷二〇〇禮樂志。

- ② 如信西古樂圖，高島千春舞樂圖。
- ③ 據田邊尚雄日本音樂講話：鼓革直徑日本尺六尺三寸，周有雲龍外附火焰之裝飾，其上端有長七尺八寸之木杆，上端有直徑一尺二寸之日輪，周附光芒長一尺六七寸，鼓下有臺座，高三尺寬八尺云。金碧輝煌，極爲壯麗。鉦鼓青銅製，大者直徑一尺二寸，周緣亦有火焰，總高五尺，臺高二尺。
- ④ 原文爲：「珍ラシキ今日ノ春日ノ八少女ヲ神モウレントシノバサラメヤ」見拾遺集。
- ⑤ 「萬歲」(マンザイ)爲日本室町時代(公元一三九三—一五七二)新年歲首，禁中及幕府庭上所演祝賀之一種歌舞。舞者二人，一爲「萬歲」，一爲「才藏」(サイソウ)，擊腰鼓而爲滑稽的歌舞，後普及於民間。
- ⑥ 大日本史禮樂志一五云：「隋書云：煬帝令樂正白明達撰萬歲樂即是也。體源抄引通典爲鳥歌萬歲樂曰：唐武太后所造也，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稱萬歲，故爲樂以象之。今考通典無此說，而文獻通考與此全同，惟鳥歌萬歲樂在盤涉調與此同名異曲。」
- ⑦ 見倭名類聚抄卷四。
- ⑧ 古事類苑樂舞部引。
- ⑨ 拙作舞樂蘭陵王考，載東方學報(京都)第十冊第四分。
- ⑩ 見大槻如電新訂舞樂圖說(右)
- ⑪ 同前(左)
- ⑫ 見大日本史禮樂志一五。
- ⑬ 見新訂舞樂圖說(右)
- ⑭ 詳見高楠順次郎「奈良朝の音樂殊に林邑八樂に就いて」史學雜誌第十八編第六—七號。

⑮ 見新訂舞樂圖說(左)

東光第一卷第一號(昭和十六年九月)



正會院御物石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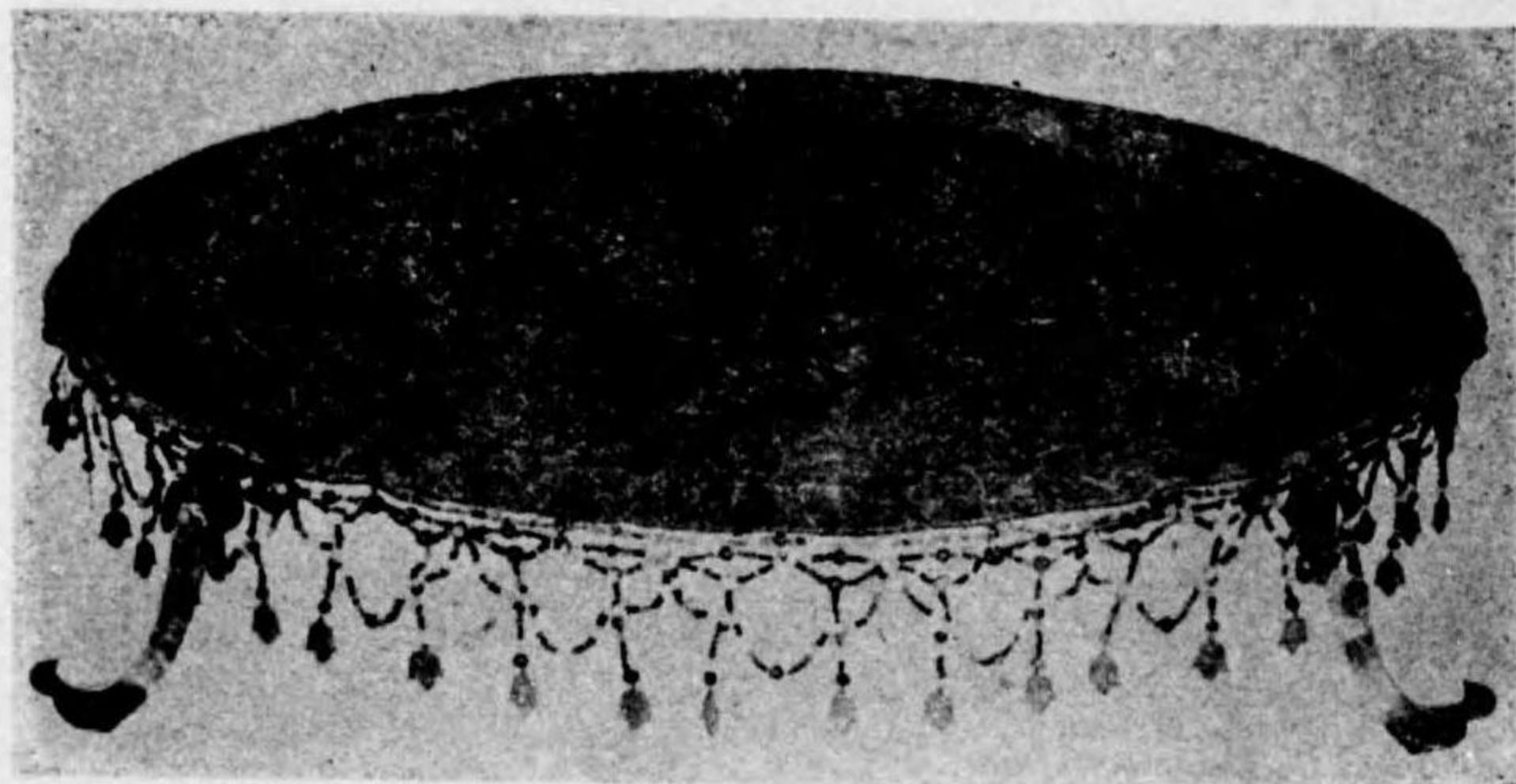
挿圖八

正倉院考古餘記

正倉院爲日本皇室寶庫，在奈良東大寺境外西北，約建於天平勝寶三年（公元七五一），所藏珍品，多爲聖武天皇御物，或自隋唐中土傳來，或係日本奈良時代（公元六四五—七八一）製作，凡五千六百餘點，皆天壤瓌寶，希世名品。余東遊時曾蒙特許，數次入覽，撰爲正倉院考古記一書，稽其源流，明其特色，客歲問世之後，謬蒙中日學人稱許，私心滋慚，以爲未能盡闡其要也。院藏各種古物，舉凡與吾國名物有關者前書多爲詮釋，藉資考證，顧尙有一二爲余淺學所未悉者，姑付闕如，未敢臆斷，乃書成之後，不意忽有所得，茲別記之，聊以補遺云耳。

院分三部，以北中南三倉區之，內設數棚（棚，タナ，櫺架類物，此處乃玻璃櫃。），陳列古物。北倉階下（倉分上下二層）南棚內所陳藥品之外，尙有『白玉鎮子』八方，長約尺許，大理石質，其上浮雕十二支者六方（每方二支），其二方一雕青龍

朱雀，一刻白虎玄武，周環雲紋及忍冬花紋，二物交互圍繞其中，姿態生動，雕刻工緻。故大村西崖氏云：『大理石向爲日本所不產，四神十二支雕刻，與魏隋唐碑額技風相同，然則此石刻亦當爲中國產物，或係當時東渡華工製作亦未可知云。』此自材質及製作方面言之，可證其爲唐物者。又關於此種禽獸交組花紋意匠之淵源，據原田淑人博士所考：『印度阿健達洞窟天井欄間鑲板 (panel) 有此種描畫。依伊東博士所唱唐代碑側所刻花紋，其始源可求之印度及西方亞細亞之說，則此四神十二支刻石亦或受有印度影響者云。』其說深有見地。至於此物用途，自來日本學者，尙乏詳細之釋明，惟正倉院御物圖錄第四輯說明，推定爲建築所用之鑲板 (panel)。余昔屢觀此物，惟覺其禽獸交組花紋之富有印度趣味，但究作何用，迄未明悉，故前書亦未敢率爾言之。近讀明人徐燭筆精卷二詩話，犀渠條云：『鮑照白紵歌：『象牀瑤席鎮犀渠。鎮，壓席之物，即今之鎮子也。古者坐必席地，以鎮石壓其四角，恐捲動不安。犀渠即碑磬也，梁昭明將進酒：『宜城溢渠盃，中山浮羽卮。渠盃亦車渠也。』余讀此始恍然院藏鎮子之爲用矣，蓋其物頗重，以之鎮壓席角，確爲適用，鑲板之說，恐不盡



盤花銀金物御院倉正

九圖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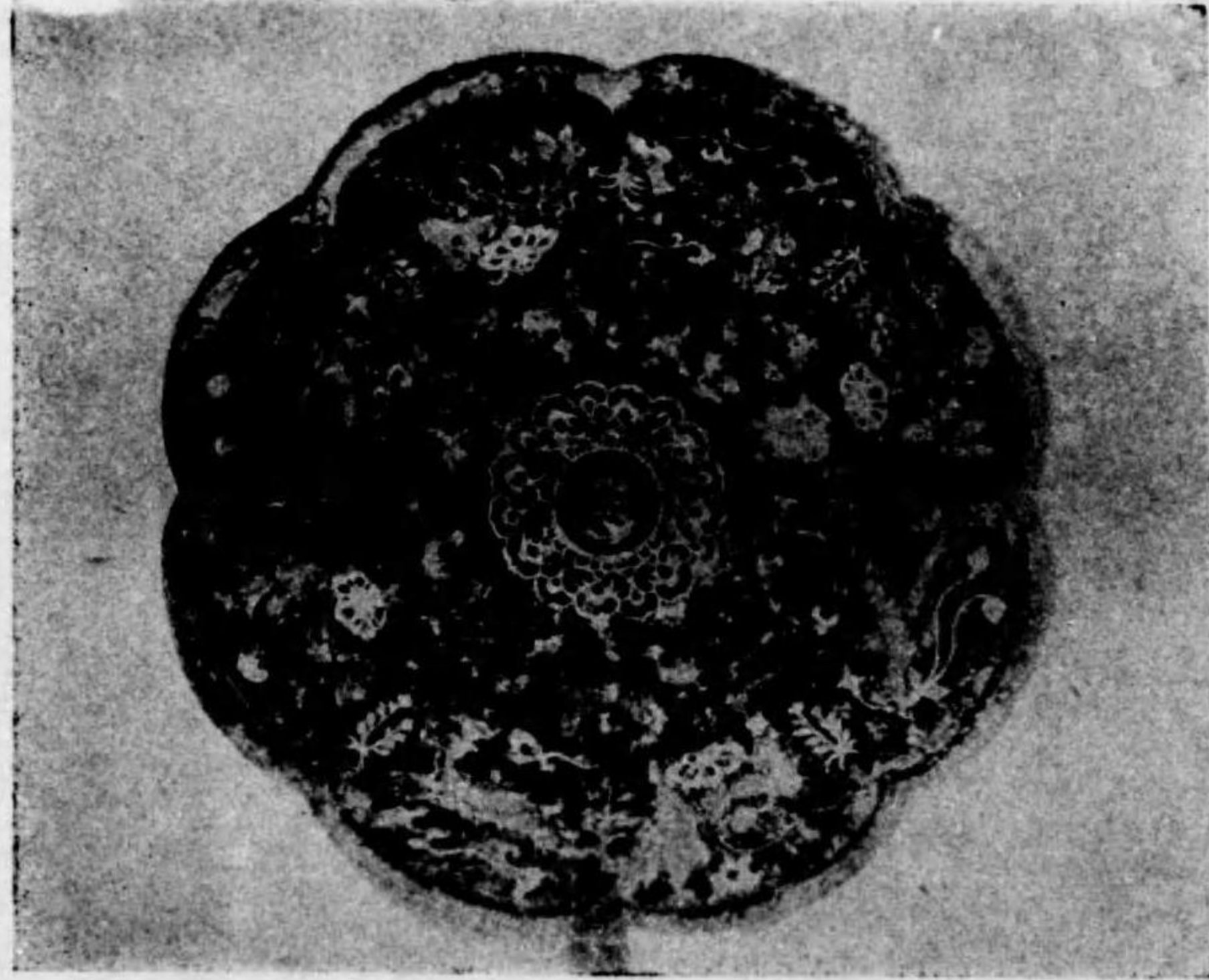


形鹿之中盤花銀金

○一圖插



插圖一一
古高昌遺址發見之壁畫



插圖一二
唐金銀平脫花枝禽獸文八花鑑

(日本白鶴美術館藏)

然。又自今院藏實物觀之，其石色白如玉，又知鮑詩狀物之妙，所云犀渠者，乃言石色潔白，有如車渠，而非車渠所製之鑊子，蓋車渠蛤屬，其重固不足以壓席也。

由此『白石鑊子』聯想中倉階下北棚內之『白石火舍』一對，亦大理石製，其形畧如今冬季所用炭盆，下有獅子脚環五足銅架承之，今殘灰猶存。以外尚有『金銅火舍』、『白銅火舍』各一具，則均銅製者。『白石火舍』自石材言之，當來自中土，而自全體觀之，此種獅子脚環形足架銅火盆，考之今存實物，唐代原有此風，按美國 Holmes 夫人所藏『唐鑿金獸火舍』，即與院藏火舍同形，惟四獅脚環下擊，然其技風則一，而華麗過之，均足想見唐人日常生活之片影也。

南倉階上中棚，內陳『金銀花盤』一器，盤銀質，六角花形，盤中有鑿出之鹿形一，周爲花紋。下有銀質花形三足呈之，飾以銀絲貫五色珠玉瓔珞，璀璨交輝，極形都麗。據正倉院御物圖錄第十二輯所載，盤之背面刻有東大寺花盤，重大六斤八兩及字字號二尺盤一面重一百五兩四錢半兩行銘識，二行鑄法不同，字體亦異，或爲唐風，或屬和式，次行所刻字字號云云，尤爲吾國編號慣習

，此器決爲唐物無疑，意當時入唐僧侶齋歸以獻佛者。就中有一可注意者，卽盤中隆起之鹿，其角作靈芝形，絕不似圖像中習見之鹿角。惟昔年德國格魯威德爾 (A. Grünwedel) 教授嘗於吐魯番附近古高昌遺址發見之壁畫中見之，所繪爲二高昌官宦旁置一鹿首水瓶，其角則作花形隆起，與院藏盤中鹿形同。原田淑人博士嘗謂：『此種鹿形意匠，中國昔未之見，恐受西方影響者。』其言良然，以余所知，此種鹿形花紋，唐代尙有施於鏡鑑中者，日本嘉納氏白鶴美術館所藏唐金銀平脫花枝禽獸文八花鑑^③，中有小鳥花卉及鹿相間之文樣，鹿形凡二，角卽作芝形，與前述二鹿角，完全同形。此鏡華美工巧，與院藏花盤，可謂同一富麗，想爲當時貴介用品，而鹿形又爲唐人喜慕胡風之一證也。

註① 見大村西崖正倉院志(審美書院本)。

② 見原田淑人：正倉院御物を通して觀たる東西文化の交渉——東亞古文化研究。

③ 見唐宋精華(美國之部)圖版第六十一。

④ 此壁畫見 *Alt-Buddhistische Kultstatuen in China-Turkistan* s. 331.

⑤ 同注2。

⑥ 見白鶴帖第一輯，圖版第二十七。

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第一卷第一號(民國三十一年十月)

宋元時代的「磨喝樂」之一考察

宋時代，七夕乞巧，舖張盛飾，逾於有唐。富貴之家於初六初七兩晚，多有在中庭結綵樓——謂之乞巧樓——以乞巧的。這樓中所供的偶像，不是牽牛織女，却是「磨喝樂」。

這「磨喝樂」一作「摩侯羅」，「摩侯羅兒」，又作「魔合羅」……乃是一個小塑的泥娃娃，每年到七夕時節，汴京街市上有售賣的。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八云：

『七月七夕，潘樓街東宋門外。……及馬市街內，皆賣「磨喝樂」乃小塑土偶耳。……至初六初七晚，貴家多結綵樓於庭，謂之乞巧樓，舖陳「磨喝樂」。……南渡以後，臨安街市上，七夕賣「磨喝樂」的也很多。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二六云：

『……今行在中瓦子後市街衆安橋，賣「磨喝樂」最爲旺盛。惟蘇州極巧，爲天下第一。……』

這風俗直傳到元代，大都市上，七夕也還有賣的。析津志曾有『市中賣摩訶羅巧神，泥塑人物，大小不等。』的話。還有那時的貨郎兒到七夕也有塑賣磨喝樂的。初期元曲裏，孟漢卿有張孔目智勘魔合羅雜劇。這魔合羅就是這一劇的重要關鍵物。外扮高山，這人就塑賣魔合羅的貨郎兒。楔子外科云：『老漢高山是也，龍門鎮人氏。……每年趕這七月七入城來，賣一擔魔合羅……』可見這磨喝樂是宋元間，七夕乞巧最流行的一種物品。雖然是一個小塑土偶，但它的裝飾有極精巧的，甚至一對磨喝樂有值數千金的。夢華錄又云：

『……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裝欄坐，或用紅碧紗籠，或飾以金珠牙翠，有一對值數千者，禁中及貴家與士庶為時物追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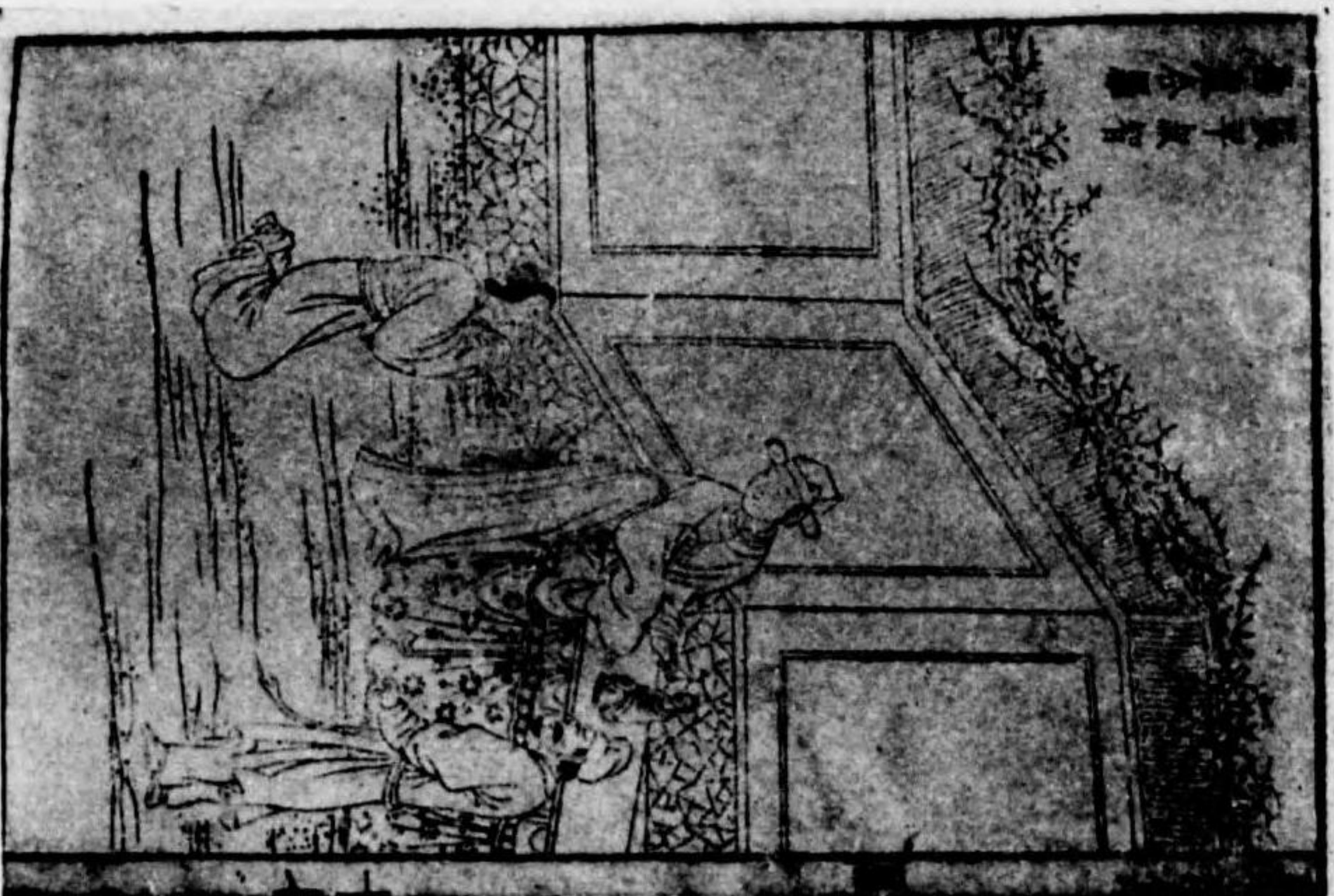
又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四云：

『七月七日，謂之七夕。……內庭與貴宅皆塑買磨喝樂——又名摩睺羅孩兒，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綵裝欄座，用碧紗罩籠之，下以桌而架之，用青綠銷金桌衣圍護，或以金玉珠翠裝飾尤佳。……』

又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三云：



坤圖一四 奈良興福寺摩睺羅像



坤圖一三 元劇張平叔智勘魔合羅

(藏前書圖京北)

載所集江蔭刊明

『七夕節物，多尙果食茜雞及泥孩兒，號「摩睺羅」，有極巧飾以金珠者，其直不貲。……』

歲時廣記又有磨喝樂謔詞云：

『天上佳期，九衢燈月交輝，「摩睺孩兒」鬥巧爭奇。戴短簷珠子帽，披小縷金衣。嗔眉笑眼，百般的斂手相宜，轉睛底工夫不少，引得人愛後如癡。快輸錢須要撲，不問歸遲。歸來猛醒，爭如我活底孩兒。』

觀以上三書所記，可知兩宋時代「磨喝樂」的附帶裝飾品和陳列器具，有如此的精巧華麗，而謔詞所詠臨安市上陳列的「磨喝樂」面目表情有如此的倩美生動，可見這「磨喝樂」雕塑的技巧發達如此驚人了。而南渡以後『紹興中（一一六一—一一六三）立三殿於臨安，以奉聖容，上元結燈樓，寒食設秋遷，七夕設摩侯羅。』這時期七夕宮中所設的「磨喝樂」雕鏤裝飾，尤爲汰侈。可於武林舊事中見之。原書云：

『七夕前修內司例進「摩睺羅」千桌，每桌三十枚，大者至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鏤，或用龍涎佛首香製造，悉用鏤金珠翠衣帽，金錢釵鈿，佩環真珠，頭鬚及手中所執戲具，皆七寶爲之，各護以五色鏤金紗厨。制闈貴臣及京府等處

，至有鏤金爲貢者。宮姬市娃，冠花衣領，皆以乞巧時物爲飾焉。」又歲時廣記亦有「……進入內庭者以金銀爲之。」的話，均可見南宋宮中七夕所設的磨喝樂製作材料，日益華美珍貴，所以宋人話本碾玉觀音裏有「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個摩侯羅兒……」那樣的話。蓋磨喝樂至南宋時代可謂精美已達極點，純成一種奢侈的應酬品了。積俗既久，至於晚宋，竟有一舉人，以磨喝樂文身於股間的。三朝政要云：

「賈相患舉人猥，衆御史請置士籍，覆試之日，露索懷挾，辛未榜李鈞孫者，少時戲雕磨喉羅於股間，搜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這真是想入非非的事，雖然是「少時戲雕」，也可見這磨喝樂之深入民間心理的情形了。

又兩宋時代兩京七夕晚間，兒童尙有手執新荷葉摹仿磨喉羅的風俗。夢華錄云：「又小兒須買新荷葉執之，蓋效顰磨喝樂。」夢梁錄云：「兒童手執荷葉，效磨喉羅之狀，此東都流傳至今，不知出何文記也。」武林舊事云：「小兒女多衣荷葉半臂，手執新荷葉，效顰磨喉羅，大抵皆中原舊俗也。」這民俗好

似現今北京中元節晚間，兒童手執燃燭的新荷葉一般。但這效顰磨喝樂的風俗，自南宋以後卻不見記載了。

至於這磨喝樂的性別，自武林舊事所記頭鬚字樣看來，當然是男性的，可是也有女性的。孟漢卿魔合羅雜劇第四折正末唱：

（醉春風）不强似你教幼女演裁縫，勸佳人學繡刺。……

（滾繡球）我與你曲灣灣畫翠眉，寬綽綽穿絳衣。明晃晃鳳冠霞帔，粧嚴的你這樣何爲？你若是七月七，那其間乞巧的將你做一家兒燕喜。你可便顯神通，百事依隨。比及你露十指玉笋穿針線，你怎不起一點朱唇說是非，教萬代人知。

可見這確是一個女性的磨喝樂了。夢華錄又云：「有一對值數千者。」的話，這當然是兩性都有的。至於供磨喝樂的原因，清張爾岐，蒿菴閒話卷一六云：

「嘗疑摩侯羅名物，夢華錄載京師舊俗，七月七日，街上賣磨喝樂乃小塑土偶……疑卽此。唐人詩云：「七月七日長生殿，水拍銀盤弄化生。」或曰「化生」，摩侯羅之異名，宮中設此，以爲生子之祥。……」

「化生」乃是用蠟作的兒形，七夕浮在水中含有婦人宜子的祥意，但這風俗，在宋代猶存，名爲「水上浮」。陳元觀歲時廣記卷二六，別有記「水上浮」一條云：

「……七夕以黃蠟鑄爲牛女人物及鳧雁鴛鴦鰲鰲魚龜蓮荷之類，彩繪金縷，謂之「水上浮」，以供牛女。」

這「水上浮」當卽唐代的「化生」，和「磨喝樂」是迥不相干了。那麼，「磨喝樂」究竟是甚麼？夢梁錄云：「此東都流傳至今，不知出何文記。」武林舊事亦云：「大抵皆中原舊俗」可見這七夕供磨喝樂當始於汴京，到南渡以後已不明悉它的本源了。歲時廣記則謂「本佛經云「磨喉羅」，俗呼訛爲「磨喝樂」，南人目爲巧兒。」但也不詳所自。按「磨喉羅」卽佛典中「磨喉羅迦」Maloraga的略語，同名異譯甚多，「磨喝樂」雖是「磨喉羅迦」的異譯訛呼，然 Maloraga 正言應作「牟呼洛迦」唐玄奘一切經音義卷三釋云：

「磨喉勒又作摩休勒，或作磨喉羅迦，皆訛也。正言牟呼洛迦，此譯云大有行龍也。」

又慧琳一切經音義第十一釋云：

「摩休勒古譯質朴，亦名磨喉羅迦，亦是樂神之類。或曰非人，或云大蟒神，其形人身而蛇首也。」

又宋法雲翻譯名義集卷二云：

「磨喉羅迦，亦云摩呼羅迦，此云大腹行。什曰：是地龍而腹行也。肇曰：大蟒神腹行也。淨名疏云：卽世間妙神，受人酒肉，悉入蟒腹，毀戒邪諂，多嘔少施，貪嗜酒肉，戒緩墮鬼神，多嘔蟲入其身而啖食之，亦名莫呼洛。諸經云：人非人者。天台云：此乃結八部數耳。」

觀以上各譯名，因時代關係當以翻譯名義集的「莫呼洛」和夢華錄的「磨喝樂」的音轉，較爲相近。按日本智證大師圓珍自唐請來之胎藏圖像中的「磨喉羅迦」有作人身蛇首的^①，此外胎藏曼荼羅中的「磨喉羅迦」也有作莊嚴妙相的^②。奈良興福寺金堂裏，有一乾漆像，童顏，頂冠卷蛇形，面目表情，天真爛漫可愛。這也是「磨喉羅迦」像之一^③，看了這個像，令人可想像宋代七夕所供的那「磨喝樂」的美妙。「磨喉羅迦」以外，還有「阿修羅」等二像，都是日本天平時代（公元七二九—七六九）的作品。

天平時代當吾國唐代開元大歷間，爲唐代文化輸入日本極盛時期。興福寺這「摩

摩睺羅迦的形像，或者是自唐傳來的，但它已由人身蛇首變成人首蛇冠的摩睺羅迦了。本來佛典中的形像儀軌，雖有一定的傳統形式，可是移於他處，也常有被他處的特殊情勢所支配而變化的。摩睺羅迦的蛇首人身形像，當不適於中土，所以逐漸變化失去固有可怖的形像而形成一個美妙可愛的兒童了。

武林舊事所記『七夕前修內司例進摩睺羅十桌，每桌三十枚。』頗怪南渡後宮中如此奢侈，陳列摩睺羅如此之多。比承塚本善隆先生檢示華嚴經之摩睺羅迦王，始悅然摩睺羅本有無量數，雖屬於蟒類并亦表菩薩徧行一切而無行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云：

『復有無量摩睺羅迦王所謂善慧摩睺羅迦王，清淨威音摩睺羅迦王，勝慧莊嚴摩睺羅迦王，妙目主摩睺羅迦王，如燈幢爲衆所歸摩睺羅迦王，最勝光明幢摩睺羅迦王，師子臆摩睺羅迦王，衆妙莊嚴音摩睺羅迦王，須彌堅固摩睺羅迦王，可愛樂光明摩睺羅迦王，如是等而爲上首，其數無量，皆勤修廣大方便，令諸衆生永割癡網。』

自華嚴經所說諸摩睺羅迦王看來，則摩睺羅含義極廣，爲數無量，內中清淨威音的和衆妙莊嚴音的兩個當表音樂之神所以現在日本所傳胎藏曼荼羅圖中有執笛擊鼓作樂的摩睺羅迦像。武林舊事也有『手中所執戲具皆七寶爲之。』的話，雖未說明何物，或者就許含有樂器在內，而宮中廣陳摩睺羅或者就是依華嚴所說的其數無量所以廣爲陳設罷？至於一般人的陳供摩睺羅也許因其含義無量，慧力無邊，所以民間都膜拜它？

這七夕供摩睺羅的民俗，到清初大同地方，猶存片影，張爾岐蒿菴閒話又云：

『……邑令杜公乃云：大同於七夕以蠟若綵爲女人形，塗朱施粉，衣祝奇錦，佩金珠，肩輿鼓吹，道送婚姻家，酒殺果餌繼至，至則衰媪童姪，焚香密祝，繼以笑弄，名之曰摩侯羅。既云生子之祥，又不當止爲女人形，要是兒女嬉戲之事，設之原廟何居？』

按摩睺羅之有女像，可證之元曲魔合羅醉春風，滾繡球兩曲。又唐代阿闍梨所記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六有摩睺羅迦和摩睺羅迦女，更足證明摩睺羅是有女性的了。是則大同之供女性的摩睺羅固不足爲奇，若依據元曲魔合羅滾繡球

曲裏『那其間乞巧的將你做一家兒燕喜。』的話，那麼這大同供的形式，或者近古罷。

總之這磨喝樂像當然自印度傳來，經過一番中土化遂成一個美貌的男孩或女孩。七夕陳供，恐始於北宋，盛於南宋，繼之以元，終衰於明代。明代僅南方杭州尚存舊俗片影，北方若析津志所說市中賣摩訶羅巧神已不見於明人記述北京風土書中如劉侗帝京景物略等。但摩睺羅這個名詞猶沿元代作為狀美貌兒童的形容詞，明人小說如二刻拍案驚奇，十三郎五歲朝天裏面有魔合羅般一個孩子的話，可見這語詞在明代猶在使用的。至於清初大同所存供摩睺羅的風俗，我會問過曾遊大同的友人，據說現在已無此俗，想久已絕迹了。

又宋鄭思肖心史卷下，大義略序云：

『……幽州建鎮國寺，附穹廬側，有佛母殿，……後又塑一僧，青面裸形，右手擎一裸血小兒，赤雙足踏一裸形婦人，頸環小兒骷髏數枚，名曰摩睺羅佛……』

按這個摩睺羅乃是印度秘教[豨巴] (Siva) 派的嗎哈嗎喇梵文作 Mahakala，元史

泰定帝紀作嗎哈嗎喇，今俗名嗎嗎喇，北京有嗎嗎喇廟，余另有文考之。(音轉的錯誤，鄭氏誤書為摩睺羅，實則別為一物，不是七夕祭的摩睺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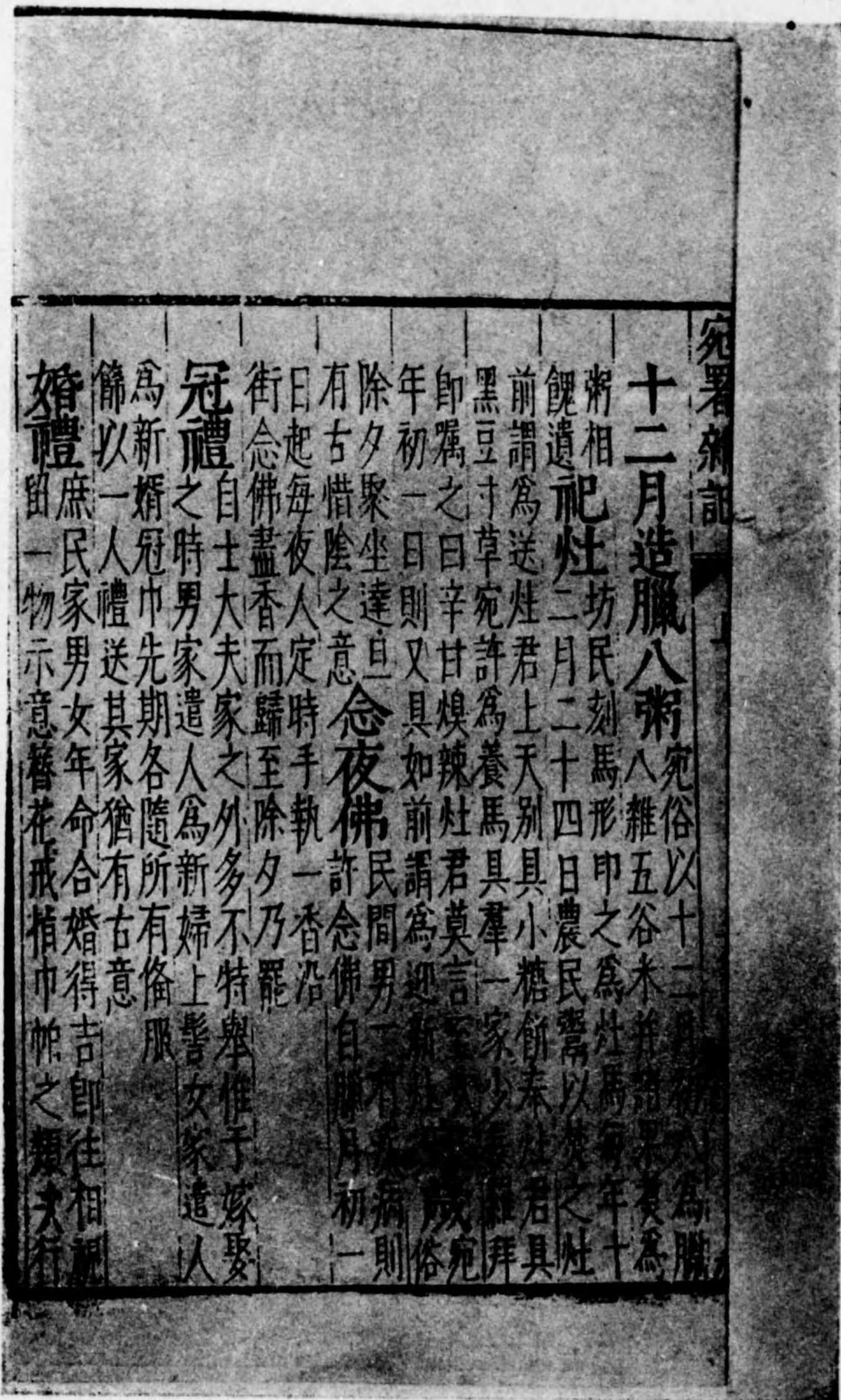
- 註①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學津討源本)
- ②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十萬卷樓叢書本)
- ③ 析津志(日下舊聞考一四八引)
- ④ 張孔目智勘魔合羅雜劇，見元曲選第三九册。
- ⑤ 宋吳自牧夢梁錄(學海類編本)
- ⑥ 宋周密武林舊事(知不足齋叢書本)
- ⑦ 見清張爾岐蒿菴閒話卷一六。(昭代叢書本)
- ⑧ 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又一個道：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個「摩侯羅兒」，郡王道：「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尋常間又無用處。』(煙畫東堂小品本)
- ⑨ 三朝政要(沈嘉祿等，南宋雜事詩引)
- ⑩ 今北京夏季兒童玩具中，有蠟製之小兒及魚鴨龜等物，浮於水中戲之，蓋即宋代之「水上浮」。
- ⑪ 唐玄應一切經音義(日本刊本)
- ⑫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高麗刊本)
- ⑬ 宋法雲翻義名義集(日本刊大藏經本)
- ⑭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圖像卷二(二)胎藏圖像。
- ⑮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圖像卷一(四)大悲胎藏大曼荼羅。

- ⑩ 本書插圖像名據望月信亭編佛教大辭典第五卷附圖一四一（摩睺羅迦像）
- ⑪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 ⑫ 澄觀撰述華嚴經疏演義抄卷一下，疏云：『摩睺羅迦者，此云大腹行，即蟒之類，亦表菩薩徧行一切而無行也。』（日本刊續藏經本）
- ⑬ 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三九卷，經疏部七。）
- ⑭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熙朝樂事：『七夕……市中以土木雕塑孩兒，衣以綵服而賣之，號爲摩睺羅。』（武林掌故叢書本）
- ⑮ 元曲如關漢卿詐妮子調風月第一折天下樂：『……和哥哥外名燕燕也記得真，喚做「魔合羅」小舍人。』又岳伯川呂洞賓度鐵拐李第二折煞尾：『……花朵般渾家不能勾戀，「魔合羅」孩兒不能勾見。』
- ⑯ 見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第五回十三郎五歲朝天。又明抱甕老人輯今古奇觀亦載此。
- ⑰ 宋鄭思肖心史（明辨齋叢書本）

支那佛教史學第二卷第四號（昭和十三年十二月）

挿圖一五

明刊沈榜宛署雜記書影



宛署雜記
十二月造臘八粥
俗以十二月八日爲臘八，是日造粥，名曰臘八粥。粥相祀灶，坊民刻馬形，印之爲餅，以粥餽遺。祀灶二月二十四日，農民膏以黑豆，寸草宛許爲養馬具，羣一家。即駕之日，辛甘煨辣，灶君莫言。年，初一日，則又具如前，謂爲迎神。除夕，聚坐達旦，念夜佛，許念佛自初一日起，每夜人定時，手執一香，沿街念佛，盡香而歸。至除夕，乃罷冠禮。自士大夫家之外，多不特舉。惟子孫娶爲新婿，冠巾先期各隨所有，備服飾，以一人禮送其家，猶有古意。婚禮，庶民家男女，命合婚，得吉，卽往相。

（藏庫文閣經堂邸侯田前京東）

沈榜宛署雜記之發見

一

治北京歷史風土者，莫不知明有臨湘沈榜宛署雜記一書，然均未見其全豹也。其名最早見於帝京景物畧于奕正畧例，所謂：『翼順天府而傳者，燕史戚伯堅，宛署雜記沈榜……等。』蓋此書即宛平縣最初私人纂述之縣志，足以輔翼沈應文萬曆順天府志者，惜乎傳世極尠。往昔康熙二十二年宛平修志時，即未見徵引其書，觀其凡例云：『採舊無志，統之於府志中，以其附郭也。邇者邑侯王公，念其缺典，慨然謀創造之，以備稽考。』可知當時未見此書。嗣朱竹垞纂日下舊聞，徵引明人著述，最稱繁博，獨未見載。卷首張鵬序文亦有『至於明北平志而外，若……沈榜之宛署雜記，是皆燕志也，而未之見焉，烏得無憾！』之語，是此書在清初即已罕觀矣。洎朱昆田補日下舊聞，於卷三八補遺

風俗條中，始錄八則，疑當時朱氏亦未窺全豹。而清高宗勅纂日下舊聞考時，雖號稱證引博洽，然是書亦未之見，風俗類所載八條，仍襲朱書之舊。此外若清修順天府志所引更無論矣。余嘗憾未見斯書，曾遍檢國內公私各書目，均無度藏者，是沈書今已絕世矣！余前赴東京前田侯邸尊經閣文庫觀書，偶於書目中發見此書，爲之大喜逾恆，清初諸學人，渴想未見之書，不意余於二百年後之今日，獲觀於海外，豈非奇緣！余曾於中和月刊，畧一介紹，所載北京八絕，乃書中最後所附，實無關宏旨者。去歲日本漢學大會，學術報告講演會上，余亦畧有闡述，頗引起兩京人士之注意，惜限於時間，語焉不詳，渴望悉其內容者甚多。茲詳記之，沈書價值，庶幾可傳矣。

二

關於沈氏行歷，明史循吏無傳，康熙宛平縣志卷四歷官中有云：

『沈榜湖廣臨湘人萬曆十八年陞戶部主事』

又卷六藝文今文，有清楊允長宛平縣沈令尹傳云：

『沈榜字子登，岳州臨湘人也。由舉人歷知內鄉東明上元三縣，以治稱。萬曆庚寅，擢知宛平。縣故無志，手著宛署雜記一書，淹洽該詳，非史材不辦。凡廟謨國是，官鑑民巖，犁然畢具。復取受事以來，隨事講求，因時擘劃諸緊要，各著論于後，娓娓千百言，原本經術，自比於掌故諮詢，實經濟有用之書。……』

沈氏蓋一良吏又富於史材者也。關於此書纂述經過，首卷有萬曆二十年壬辰自序云：

『……縣故無志，而案牘又茫然無可備考諮詢。自竊祿以來，隨事講求，因時擘劃，或得之殘篇斷簡，或受之疏牘公移，或訪之公卿大夫，或采之編氓故老，……是以退食之暇，雜取署中所行之有據而言之足徵者，隨事記錄，不立義例，不待序次，聊識見聞，用備掌故，久之不覺盈帙。……』

可見其書纂作之苦心與夫所記之翔實，允稱信史矣。卷首萬曆癸巳謝杰序亦稱『……其書始於宣諭建置，終於遺事遺文，詳於內政民風山川貢賦，而畧於人物，究以稗官附焉。惟經費書則備極覲縷，幾於隸首不能得。……』

蓋此書於當時經濟方面，如壇廟陵園內府，各衙門，鄉會試等之用度數目，以及明代舖行(詳下)制度與民生經濟之利弊關係，記載最爲翔實，較之康熙宛志卷四所紀經費諸項之因陋就簡，實不可同日而語也。

三

宛署雜記凡二十卷，十冊，萬曆刊本，內題臨湘沈榜輯。卷首有萬曆二十一年癸巳謝杰序及壬辰自序，卷末有萬曆壬辰陳公瓚後序。茲錄全書目錄如下：

- 卷一：聖諭。卷二：縣始，分土，署解，古墨齋。卷三：職官。卷四：山川(山，水，古蹟。)卷五：舖舍，街道。卷六：地畝，人丁，絲賦，力役。卷七：黃岱倉。卷八：宮莊。卷九：馬政。卷十：奶口，三漚，土工。卷一一：駕相，養濟院。卷一二：稅契。卷一三：舖行。卷一四：經費上(壇壝，宗廟，陵園，行幸，宮禁。)卷一五：經費下(內府，各衙門，鄉試，會試，殿試，鄉會試武舉，雜費。)卷一六：人物(鄉賢，節婦，仙釋。)卷一七：民風一(土俗。)，民風二(方言。)卷一八：恩澤(御製，御墨，田宅，墳墓，祠祭，藏典。)

卷一九：寺觀(寺，庵，宮，觀，廟，祠。)卷二〇：志遺(遺文，遺事。)附燕說

沈書國內今雖久佚，幸賴尊經閣文庫，保存傳世，允稱宇內孤本。唯該文庫遠在海東，普通人復不能入覽，亦一可惜，因錄其全目，以貽國人，可知全書大凡。余喜獲觀此書，曾三往觀之，得備悉內容，茲再撮述其要點如次：

卷一聖諭 明制每朔旦召大宛農民至承天門橋面諭，月一行之爲令，其論文皆爲白話體，自正德以來其文爲『二月說與百姓每，春氣發生，都要宜時栽種桑棗。』，『三月說與百姓每，勤謹務農，都着上緊耕種。』，至十二月止，每月一條，言詞畧有更易，所錄直至萬曆十九年止。按明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八殿門一云：『每月初一日，順天府官領耆老等聽宣諭，內閣先期擬諭詞上進，司禮監官錄一帖隨侍，俟彼奏畢，皇上以諭詞面諭之，或命司禮監官以所錄帖與之。』即此故事，唯此白話諭詞，向無記載者也。

卷七黃岱倉 乃明成祖北征，至山後小興村，得張福等若干人，降徙入內地，散處宛平黃岱東莊營安置彼等，建都後遂建爲倉，永樂改元，有司請莊所屬，改稱皇莊，遷都後歸宛平，盡免子粒銀兩。此事未見他書記載，別立一卷，

冠於宮莊之前，蓋成祖肇始之故。

卷十奶口三漣土工 春明夢餘錄卷六禮儀房奶口，所記與沈書相同。三漣者，奶婆，醫婆，穩婆是也，均以平民被選，得出入宮禁者。文中頗稱奶婆承值後之威風，蓋已鑑乳母之可誤國，後之客氏，不過其著者，沈氏所記已有深意存焉。土工者，乃宛平力役中之一種，有靜樂堂土工三十一名，安樂堂土工二十九名，專司內廷物故宮女殯送之役，名曰土工。未附宮人斜，按春明夢餘錄卷六內宮監附載宮人斜，與沈書文字亦同，夢餘錄晚出，疑孫承澤會取材此書也。

卷一一駕相 據沈書所載，明代北京都城，有內紅舖（皇城重圍內牆曰內紅舖），外紅舖（外牆外曰外紅舖），白舖（城內外各街巷更舖曰白舖）之別。凡有倒臥及溢溺者，外紅舖徑報五城相結，惟紅舖以內，直達禁城，則題請差隨駕錦衣衛官一員，行宛大二縣官相驗，具印結請定奪後，始可抬埋，後亦成虛文云。此可爲考駕相者，添一新資料。

卷一三舖行 舖行之制，爲明代萬曆以前，北京居民一種供役，似尙未見之明人載籍，沈書於此，叙其原委，明其利弊，記載特詳。畧云：『舖行之起，不知所始，蓋舖居之民，各行不同，因以名之。國初悉城內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編爲排甲，而以所業所貨注之籍。遇各衙門有大典禮，則按籍給值役使而互易之，其名曰行戶。或一排之中，一行之物，總以一人答應，歲終踐更，名曰當行，然實未有徵銀之例。後因各行不便，乃議徵行銀，在官每遇有事，官中召商，徑自買辦，本意爲行戶，當行賠賤不貲，故徵其銀不復用其力，取其物，卽古免役錢，今徭編銀差之例。行之既久，上下間隔，官府不時之需，取辦倉卒而求之不至，且行銀不敷，多至誤事，當事者或以買禍，不得已復稍諉之行戶，漸至不論事大小，俱概及之，於是行戶始羣然告匱。嘉隆間余徵得一萬餘兩後，萬曆間蠲免，另行措處。』云云。觀舖行之制，法久弊生，影響於民生者極鉅，萬曆間始革去此制，可稱善政。沈氏所記，足資掌故矣。

卷一七民風 一土俗，所記明代北京歲時風土，冠婚喪祭諸禮，頗爲詳瞻而富民俗學趣味，可補劉侗帝京景物畧者頗多。余最喜讀此卷文字，曾得尊經閣文庫當局特許，將此部分攝影以歸，別作考證，茲不多贅。

民風二方言，凡八十三條，據此可知現代北京方言，仍多沿襲明代之舊，其因時代關係，既已消滅者，亦爲不少。可以三類區之：(一)今存者，如兒婦稱翁曰爹，姑曰媽。[外甥稱母之父曰老爺，母之母曰姥姥。]，[不明亮曰黑古董。]，[語瑣碎曰饒道。]，[不上緊曰疲不痴。]，[不結絕曰囉囉唆唆。]，[滿曰流沿兒。]，[慌張曰冒冒失失。]。(二)今佚者，如內官家人曰猫食。[代替人曰掛搭僧。]，[語無稽曰白眉赤眼。]，[倉卒曰忽喇叭]，[不明白曰烏盧班。]，[話不誠曰溜答。]，[鼠曰夜磨子]，[狐曰毛大戶]。(三)語義不同者，如擾害曰鬼渾。[事之依違曰鶻鶻。]，[修邊幅曰拏堂。]，[着忙曰張羅。]。姑舉數例，以見一斑。按明人之記錄北京方言者，以余所知，尙有海虞徐昌祚燕山叢錄卷二二之長安里語，所收語詞雖較沈書豐富，然今觀之，徐氏實受沈書影響而成，沈書之八十三條，亦完全見於長安里語也。

卷二〇志遺 此卷所記，多爲元明遺事，不見諸史籍者，如西山棲隱寺元朝公移斷碑，弘教寺元代白話聖旨碑，俱爲珍貴史料；而弘教寺白話碑文，未見金石錄地方志以及馮承鈞氏所輯元代白話碑，在歷史語言方面，尤有價值。寺

在白紙坊，清代卽已無考，遑論其白話碑矣！因錄其全文。碑云：『皇帝勅諭，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中書省樞密院官人每根底，御史臺宣政院官人每根底，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使臣每根底，各枝兒頭目每根底，百姓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規律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麼道有來，如今可依着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麼道，安普與上位福壽者麼道，屬大都路南城開遠坊裏，有的廉福奴左丞的花園，買要了那田地裏，起蓋弘教普安寺麼道，執把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寺院裏房舍裏，使臣每休安下者，舖馬支應休拿者，地稅商稅休與者，但屬寺家的起蓋來的，寺院修補來的，舊寺院布施與來的買要來的，并田地水土人口頭匹園林碾店舖席解典庫浴堂山場河泊竹葦船隻，不揀甚麼，他每的，休扯拽奪要者，更和尚每做好事時分，說法時分，不揀是誰，休使氣力者，這的者每，倚有聖旨麼道，沒體例勾當休做者呵，他每不怕那甚麼，虎兒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大都有時分寫來。』按元代白話公

文，以保護道教者爲多，保護釋教者，據馮承鈞氏所輯，得知凡十二件，茲又得其一，此文體制完整，尤爲可貴也。沈氏所記，尙有至正十四年崇國寺（今護國寺）白話聖旨碑，至今猶存，其文併見劉侗帝京景物畧卷一，故不再贅。

四

綜觀沈榜所記萬曆時代諸政令設施，其可補明史明會典諸政書之闕逸者頗多，謝杰序所云：『惟經費，書則備極翻縷。』此點確爲沈書惟一特色，所述如宮禁一切用度，考試所需費用，卽至一燭一紙之微，均詳列其品物數目，他如地畝人丁絲賦，亦無不詳載，可備掌故。就中政績尤多可見沈榜之善於擘劃，謝杰序中又稱：『大夫在事，適當宛平大耗之秋，帑中董董五十餘金，而歲出之費，且六千有奇，蓋不能百之一爾，展轉不支，至欲棄其印綬去，久之，捕僞符，清匿稅，經營擘畫，頓累千金以上，得不落縣官事，良工苦心，允稱良臣。』云，謝杰之言，蓋非虛語。此書余發見後，以其關係明代經濟史及北京掌故者亟鉅，曾進言尊經閣文庫當局，影印流傳，惜尙未能實現，亦一憾事也

讀 西 山 品

西山紀遊的文字，以清人作品爲最多，卽如：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所收西山遊記便有八九篇之多，以外散見各家文集裏的亦復不少。明代文人，西山遊覽的興趣，也更濃厚。專門記載西山各廟宇建置沿革，敘述山水景物的有：燕都遊覽志·帝京景物畧·長安客話·長安可遊記諸書（但不幸有的僅殘遺幾條）。文集如：王嘉謨的蕪丘集，王衡的緱山集，公安三袁的白蘇齋類集·瓶花齋集·珂雪齋集，也都有遊覽的文章。但這些多半是部分的記述，短篇的散文，若完全寫一個西山的遊覽，成爲長篇的遊記，如王季重的遊西山諸名勝記（謙庵文飯小品卷三），這是罕見的作品。我前又在日本內閣文庫，獲讀明刻本西山品一書，洋洋數千言，篇幅之長，尤過於王季重的數倍，實爲明清兩代向所未見的一個長篇的西山遊記。

西山品，天啓刊本，明秀水汪何玉撰，外附西山臘屐音（詩集），合爲薄薄一冊。

。前有天啓五年（公元一六二五）李日華項子京諸人序文，後附題跋，均係寫刻的。按汪硃玉精於畫理，工鑒賞，又富收藏，所存唐宋元名蹟甚夥。著有珊瑚網一書，分畫繼、畫譜二篇，一論畫理，一評古畫，均有卓見，爲論畫名作。惟西山品一書，未見傳本，即朱彝尊的日下舊聞，于敏中的日下舊聞考兩書，摺拾明人載記向稱博洽的，可是也沒見徵引此書，在清初恐已罕見了！此次我在海外得觀此書，真爲幸事！況且他所寫的地方，多半是我往年舊遊之地，今在國外讀了此篇，所以更覺親切有味，令人神往。以精於畫理工於鑒賞富於收藏的文人去描寫西山的水色山光，這樣作品的成就是如何的優美動人？固不待言。我覺得他這文章的特色還不在此點；乃在他能將富有傳說性的名勝，不惜筆墨，一一將這傳說或故事，夾敘在文裏，如基督的降生，皇姑寺名的由來，宋徽宗北虜在渾河投壘，戒臺附近雁涓的遺跡，這都是向來文人不願寫在文章裏的；而汪硃玉卻一再寫來，使他這篇文章看來不顯單調，較之徒寫山水景物的，反覺逸趣橫生，這是他這一篇的特色。實則此文寫景的地方，不過十分之三四，多半都是敘事的。

汪硃玉的思想，我看了此篇，也覺他異乎明代普通的文人。篇中天主宮一段，敘述耶穌的事蹟甚詳，他以儒家的立場，歸結他說：『究之耶穌釋迦，各聖其地，要不可軒此而輕彼。』可見他對宗教的態度，不奴隸於當時儒家的一偏之見，尤爲難得。

汪氏此遊係在天啓五年（公元一六二五）三月，他的遊踪是出阜成門稍北而西，經過宮人斜（即靜樂堂，明代葬宮女之處。），天主宮，利馬竇墓，至正覺寺（即五塔寺），萬壽寺，度廣源闢至洪慈宮（即今西頂廟），經玉泉山至香山，功德寺，壽安寺（即臥佛寺），永安寺，妙高堂，紫芝崖上碁盤嶺等處。又到石景山登山頂，自此下山，又山行至戒臺，潭柘，最後東過石廠，經八里莊而歸。行程大概如此，途中所遊寺廟甚多，有些今已殘毀無考。

篇中描寫西山景物，水色山光，瑰奇幽雅，各臻畫境，妙在多以唐宋名畫形容之，令人想像不盡。雖爲長文，若割裂一小段，都可成一精美的小品文。如自洪慈宮西行云：

『……絲是更西，柳浪斜交麥浪，山光遠接水光。芳樹無人，閒花自落，白

鷗點點，裂帛湖新菱，小透波面，若綴以琴絲釣竹，堪作趙大年荷香清夏圖。……』

至石景山登東峯軒云：

『……茶鑪支石唇，探紫茸香，入沸澗漱之，橫眼翠微山，髻盤鬢繞，河流出其下若裙帶。又念子瞻句：「路窮驚石斷，林缺見河奔。」有風烟披薄，觸目栖情。……』

繼登石景山巔云：

『……更出北天門，攀石景之巔，築石室樹幢，白色浮浮，鐸聲飛霄上，舉手可撥雲衣，環室寶坊柰苑，依泉抱石，足寫成一幅黃子久縹緲仙居。……』又寫戒臺道中及戒臺古松云：

『……鳥道紆曲，石磴盤旋，榆檜參雲狎嶂，更濕翠作滑，崎嶇過青林紅樹間是永慶。復捫蘿約數里，始進萬壽化城，握衣向大聖寶殿，怪松偃蓋兩垞約數畝，或作青虬拿雲而摩空，或化蒼螭吸霞以鬪石，桓桓落落，憂憂騷騷，可集九仙，可棲五鳳，即使黃鶴山樵染墨成雙松，亦恐圖之不盡。……』

西山之松，以戒臺的爲最奇古，十年前我曾往一遊，頗喜其地的幽靜。汪氏此段寫松，雖不免有泛語，然使黃鶴山樵圖之不盡二語，卻道着妙處。又登千佛閣云：

『……俯瞰閣前兩松，翠色橫飛，清濤下振，第奇古稍亞前殿，更四顧千峯攢矗，萬落參差，可入蘇句：「亂翠曉如播」，儼李成蕭寺晴巒也。……』

戒臺松的奇古，惟於宋人畫中見之。此段寫遠眺的景色，譬之李成的蕭寺晴巒，確切不移，至爲超妙。又自戒臺行二十里云：

『……忽濃綠嶂中，紅桃千樹，白燕一羣，掠花隔亭子，絕似關全青山谿閣幃子。……』

又東過石厰云：

『……東過石厰，草香風暖，有女隊綠樹杪，勾嫩盈筐，往來如翠鳥。石片作茅覆，農人共瓦盆醉綠楊影裏，可想李公麟幽風圖也。……』

以上兩段，寫鳥的動態，人的動態，均躍然紙上，各極其妙，後一段更藉美動人。最後歸途云：

『……推枕無眠，五更起視殘月遙掛煙樹間，曉翠霏微，回首西山爽氣，固還撲杖履，歷歷可詩可畫，何啻一卷王摩詰粉本；較視白苧僑客，徒寶殘緜敗素，不啻一笑乎？……』

寫凌晨曉色的西山，尤令人讀之低回不忍釋卷。

我在此篇內，無意中發見一個中日佛教史的重要資料，即明初日僧無初禪伯修葺龍泉寺（即今潭柘寺）一事。按此寺創立於唐代，燬於元末，據汪氏所記：

『……明興有無初禪伯，日本人也。得全寶渤公指授，飛錫金臺，永樂初，主茲法席，刻意修繕，以蜀獻王賜金，塑三世佛，功未就而圓寂。宣宗命其徒無相繼之，宗風丕振。……』

中日佛教，自來關係綦深，日僧來華開基的，前有五代陳貞明二年（公元五八八），僧慧鑄在普陀山立不肯去觀音庵，為普陀開山的第一代宗師。而北方有日僧來此駐錫，弘揚佛法的，向未之前聞。潭柘寺乃北方的一個大叢林，唐宋以來，代有名僧尊宿，惟關於無初禪伯修葺龍泉寺一事，自孫國救燕都遊覽志起各書，均無記載。劉同人帝京景物略，所記潭柘歷代名僧較詳，在永樂間只記有

姚少師道衍而已。不意今日始發見此資料！關於無初禪伯的事蹟，我曾詢問西京精於佛教史的某學者，據說：未之前聞也未見記錄。這是很可惜的事！但我頗有志考稽他的事蹟，現在先略述此事於此，以待將來。

西山臘屐音，乃是汪弼玉遊西山後所作，為詩共四十四首，古近體均有，內中還有詞一闕，都是紀遊之作，可以同西山品，相為表裏的。汪弼玉的詩，自具清新幽峭之趣，也有他的特殊風格，和他的散文一樣。現在將這集裏，寫景抒情最為超妙的，選錄四首，附載如下：

海棠風軟散香魂，悔不題紅老夢痕。露濕荒邱楊柳葉，看來猶似泣長門。

——宮人斜——

放屐尋詩詩滿山，香移鶯語雜潺湲。雲扶筇影菰蒲際；烟貯鐘聲薜荔間。懶散看來還我故；蕭疎欲去似僧閒。雙柑斗酒相携處，掬玉清泉繞翠鬟。

——玉泉山——

濕雲悶悶潑松煙；鳥磴千盤上翠巔，洞洞可通三摩地；亭亭欲出四禪天。河流不盡金微夢；黛色遙看靈瓊連。幾片石經搜古蹟，盃茶消受趙州煎。

石景山

肯教脊骨軟香風，極意飛情靚壑中。泉立石根凝冷綠；鳥翻花底墮殘紅。
峯高梵語月邊近；林遠樵聲雲外通。幽冀名區斯最古，堪憐南宋路悽悽。

潭柘道中

中國文藝第二卷第四期（民國二十九年六月）

東京觀書記

自晚近戲曲之學大興，治斯學者多方採訪資料，努力研究探討，即就近年整理所得成績而言，固已爲中國戲曲史另開一新面目。而近年新資料的出現，尙有爲吾人絕意想不到者，如前歲北京發見九宮正始，去歲上海之也是園所藏元明雜劇的出現，就吾弟惜華所爲介紹二文觀之，乃知今日尙有如此多量之宋元南戲資料，元明雜劇作品存於世間，倘能再作進一步的探討，彌覺姚梅伯之今樂考證，王靜庵之曲錄及宋元戲曲史，更不能範圍於吾人矣。然國中發見之資料，殆皆可遇而不可求者，故吾人尙宜轉移視線，求之於國外，如研究燉煌卷子者之宜赴倫敦巴黎，研究小說者之宜赴日本。

日本宮廷官府藏書以及私家各大文庫，所藏漢籍之多，世所周知，勿庸贅述。然最精者當推宮內省圖書寮，最富者當讓內閣文庫。自德川幕府廣搜漢籍以來，宋元舊槧，插架固多，而明人著作，逃於清代禁燬者，網羅尤富。吾人試

一檢之內閣文庫漢籍目錄，其爲中國已佚或罕觀之籍，如明人子部集部之著作，數量之多，可稱宇內惟一鉅觀。次則如前田侯爵邸之尊經閣，岩崎男爵邸之靜嘉堂，或以明刊珍籍稱，或以宋槧孤本著。往昔宜都楊惺吾（守敬）曾搜秘苑於前，近年武進董授經（庚）江安傅沅叔（增湘）滄縣孫子書（楷第）繼之東來觀覽，亦各有撰著。夫內閣文庫所藏小說，固爲藝苑偉觀，而戲曲部分，雖不及說部之富，然盡屬明刊善本，除若干種猶存於中國者外，尙有爲中國已佚或罕見者多種，如八能奏錦等，極爲重要，匪爲可供研究明代中業戲曲史之資料，抑且爲探討明代小曲發生狀況之珍籍。國人似尙未有入覽者，僅東京老友長澤士倫（規矩也）曾入內調查，著錄其書名於佚存書目中，又於書誌學上有所考察介紹而已。

余來東數年，久蓄觀覽之志，顧旅居西京，假期又多返國，以是無暇未果。客歲十一月之末，偶以事赴東京一行，勾留數日，頗思假此良機，一觀東京各大文庫，藉以調查其所藏戲曲，子書小說書目遺載者亦附之。就中惟一目的物，則爲內閣文庫所藏之戲曲也。次則爲宮內省圖書寮，前田邸尊經閣。先後呈請閱覽，均蒙允准。又得內閣情報部橫溝光暉部長之謬譽，並特許縱覽閣中藏

書，惜限於行程，僅延期半日，又追加閱覽二刻拍案驚奇等數種小說，未能多窺秘籍，引爲憾事。此次幸承士倫導余入覽，又假余昔日調查筆記參考，故如入寶山，幸未空回也。以外復承士倫紹介靜嘉堂，無窮會兩處，早大演劇博物館主任印南高一君紹介早大圖書館，士倫出其秘笈數種，又得觀多種珍籍，尤覺欣幸無似。茲應士倫之囑，爰將此次各庫所觀之書，約略記之如左，惟主要之內閣文庫戲曲，因余曾致力考察，記叙較詳，尙希讀者垂鑒焉。

無窮會

十一月三十一日，午前九時，與士倫市川（安司）兩君，驅車至西大久保無窮會，承會中林正章君招待，導入室中，出織田確齋氏舊藏書籍臨時目錄，就中以宋學之漢籍爲多，小說亦有數種，工藤篁君曾一調查，有織田確齋氏舊藏支那小說の二三④一稿記之，意在一補子書小說書目之遺，其爲工藤君已記載者，除樵史演義外，本文均從略。

繡像通俗樵史演義四十回

江南樵子編輯之樵史演義爲海內久無傳本之禁書，余弟惜華於丙子（一九三六）曾發見一部，有樵史演義之發見一文，刊於逸經第二十期中。嗣工藤篁君於無窮會又見有一部，並誌其特點於前記之稿中。工藤君謂：『……更に傳氏の見た本には缺けてゐる所の插图も、ちやんと存してゐて、これこそ初印本なりと断定出来るのである。』以余觀之，實爲不然。此書繡像粗劣，恐亦不全，今存二圖，外二圖已佚，僅餘後幅題詞。最可注意者，卽自第卅二回「南京公議立新王，淮海瀝血陳時事」起，文中凡有吳三桂字樣之處，均已挖去，或僅存吳之一字，餘留空白，此蓋將成禁書前所刊印者，絕非初印本也。

開卷一笑十四卷

明刊本，封面題鏤卓吾李先生開卷一笑內題卓吾李贄編纂，一衲道人屠隆參閱，前有李序及屠之例言，分上下兩集共十四卷。上集爲遊戲文章，計有山人詞，懼內經，鬚鬚賦，麴蘖先生傳，十二姬傳等，多爲諷世之作。下集雜錄明代以前之軼聞趣事，採自宋人筆記者不少。屠之例言有云：『上集長篇琬琰，頗堪暢情。下集隨錄，弗遺碎金也。似不屑分類而分類自徑。』可見其

體例。此書殊不多見，京大圖書館藏有帶訓點之抄本者二冊（上集一部分），又卷一有和刻本者一冊，余曾得之於大阪。余弟惜華昔年於北京又曾獲原刻本下集數冊，無窮會外，內閣文庫亦藏有一部。此書恐爲託名之作，上集卷一之山人詞，於當時所謂之「山人」，頗多嘲諷，可考晚明之時代相也。

僧尼孽海

昔在國中，久聞此書之名，而崑曲思凡下山二齣，且有謂出於此書者。來東數年，迄未之見，不意此次於無窮會中得觀之也。此書在日本所存者，亦僅爲抄本，無窮會所藏者係江戶時代抄本，且有評語及訓點，尤爲可貴。前有題「頑居士訓釋戊辰五月二十六日」，末葉有題「文化四年丁卯空空居士時年七十二」，或係出於一人之手，以年逾古稀之老人，尙有此閒情逸致，可知此老興復不淺也。匆匆一覽，翌日又承士倫假其所藏抄本三冊，因得悉其內容，封面題「唐伯虎先生批評出像僧尼孽海」，前有唐之題詞，目錄前題名則爲「新輯出相批評僧尼孽海」內題「新鐫出相批評僧尼孽海」，「南陵風魔解元唐伯虎選輯」，可知乃選輯之本，惟唐之名當係僞託也。書中所述，盡係淫僧穢事，共三十二

則。涉及宮闈者有齊武帝時之沙門曇獻，唐武后時之僧懷義，元順帝時授演撰見法之番僧。餘皆爲唐宋以至明代之民間事故，第二冊中之閩寺僧，六驢十二佛兩則中有萬曆年號，可知此書最早亦不過萬曆時代之物。至尼姑思凡下山一事，此書未載，蓋所謂尼者乃僧喬裝之尼，非僧尼共犯猥褻行爲之尼也。

早大圖書館

午後二時，更驅車早稻田大學，至坪內博士記念演劇博物館訪主任印南高一君，並晤河竹繁俊館長，參觀移時。復承印南君之介，赴早大圖書館，調查所藏戲曲小說，蓋往年子書未曾寓目者也。由某君導至樓下書庫，士倫爲檢書目，首見孔尚任妙曲數齣一目，惜已貸出，未悉其爲桃花扇之散齣仰他種散套。小說善本無多，僅檢出東西漢全傳，隋史遺文，三國志傳評林三種觀之，隋史遺文，國內殊罕觀，據孫目二，日本藏有四部，今得悉早大又度藏一部矣。前歲東京某故家亦有所藏一部，流落市間，輾轉今歸天津周氏，僅此一部，已足

誇耀國人矣。當余展閱之際，士倫忽於故籍中，發見花影集一書，急來告我，共爲之大喜逾恆，不圖今日有此奇觀也。茲併外二種講史小說，約畧記之。

花影集四卷

高麗刊本，首正德丙子浙江張孟敬序，作者自序花影集引，畧謂：『予昔壯年，嘗得宗吉瞿先生剪燈新話，昌祺李先生剪燈餘話，輔之趙先生效顰集，讀而翫之。……予不自揣，遂較三家得失之端，約繁補畧，共爲二十篇，題曰花影集。』末題嘉靖二年夏日夕川老人八十三翁書。其體裁純仿剪燈新話等三書，而文采則勝於效顰集。引中又有三四十十年前作之語，蓋其中年所作。全卷目錄，及高麗使臣購歸刊刻之事，士倫已於續校勘絮談七誌之，茲不贅。按往讀清初刊本燕居筆記卷九傳類，有劉方三義傳一文，而花影集卷一卽載此篇。又明季刊本燕居筆記卷七下層除此篇外，尙采心堅金石傳及節義雙全傳，一見花影集卷二，一見卷三。今日始悉乃夕川老人之作，選自花影集也。此書吾國久佚，東瀛亦罕流傳，燕居筆記雖存此三篇，而未知所出。此書沈埋殆不知若干年，今經士倫發見，重覩於世，其發隱闡幽，厥功大

矣。而余同時併得先觀此秘本，尤覺欣幸，洵爲余斯稿最足記念之一頁也。
新刊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二〇卷

明萬曆刊本，內題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晉平陽陳壽史傳 閩文台余象斗校梓（雙行）凡二〇卷內缺六卷，一六四則。上圖下文，每冊前有大型繡像一幀，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五字，每則前有題目，如第一則爲劉關張桃園結義 劉玄德斬寇立功（作雙行）惜末卷缺，不得見其木記，明悉刊年。按三國演義之以三國志傳標目者，此書之外，今存者尚有五種，而雙峯堂余象斗繡梓者，尙有新刻按鑑全像批評三國志傳一種，刊於萬曆壬辰，今惟英國不列顛博物院及牛津圖書館各藏一部，一完整一僅存兩卷。據鄭西諦，向覺明二君所記版式與此本畧同而行款小異，雖亦附批評，決非同版更名者。萬曆時代書賈頗喜輯時人批評爲某某書評林，余象斗當時鐫刻小說甚多，此蓋亦逐時流而鐫刻者，其刊年恐後於萬曆壬辰本也。

新鐫
繪像東西漢全傳

明刊本，鍾惺評，西漢八卷，東漢一〇卷。按此本罕見，大連圖書館藏有鍾

伯敬先生評定東西漢傳，係清初刊本。子書云：『此書西漢六卷，東漢四卷，與通行劍嘯閣本之西漢八卷，東漢十卷者不同。然內容文字悉同，實是一書。唯係重刊初印本，較坊間翻刻本稍精而已。』余意早大所藏之書，恐即鍾評之原刻本，清初書賈又據以重刻而改其卷數，藉以欺世耳。

內閣文庫

十二月一日，午前十時半，士倫偕余驅車詣禁城，進大手門至內閣文庫，時文庫執事矢野君，已備出余所呈請閱覽諸書，計十二種。旋至閱覽室觀書，目覽手抄，畧無暇晷，將近四時閉庫時間始退出。翌日午後一時，再至內閣文庫，續覽昨日未竟之書。復承橫溝光暉部長之獎借，又追加閱覽熊龍峯刊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古今小說，二刻拍案驚奇等三種，匆匆一觀，聊窺天壤秘笈而已。此三說部，子書前已著錄，茲不再述。僅將所觀善本戲曲，版本格式，內容特點，記述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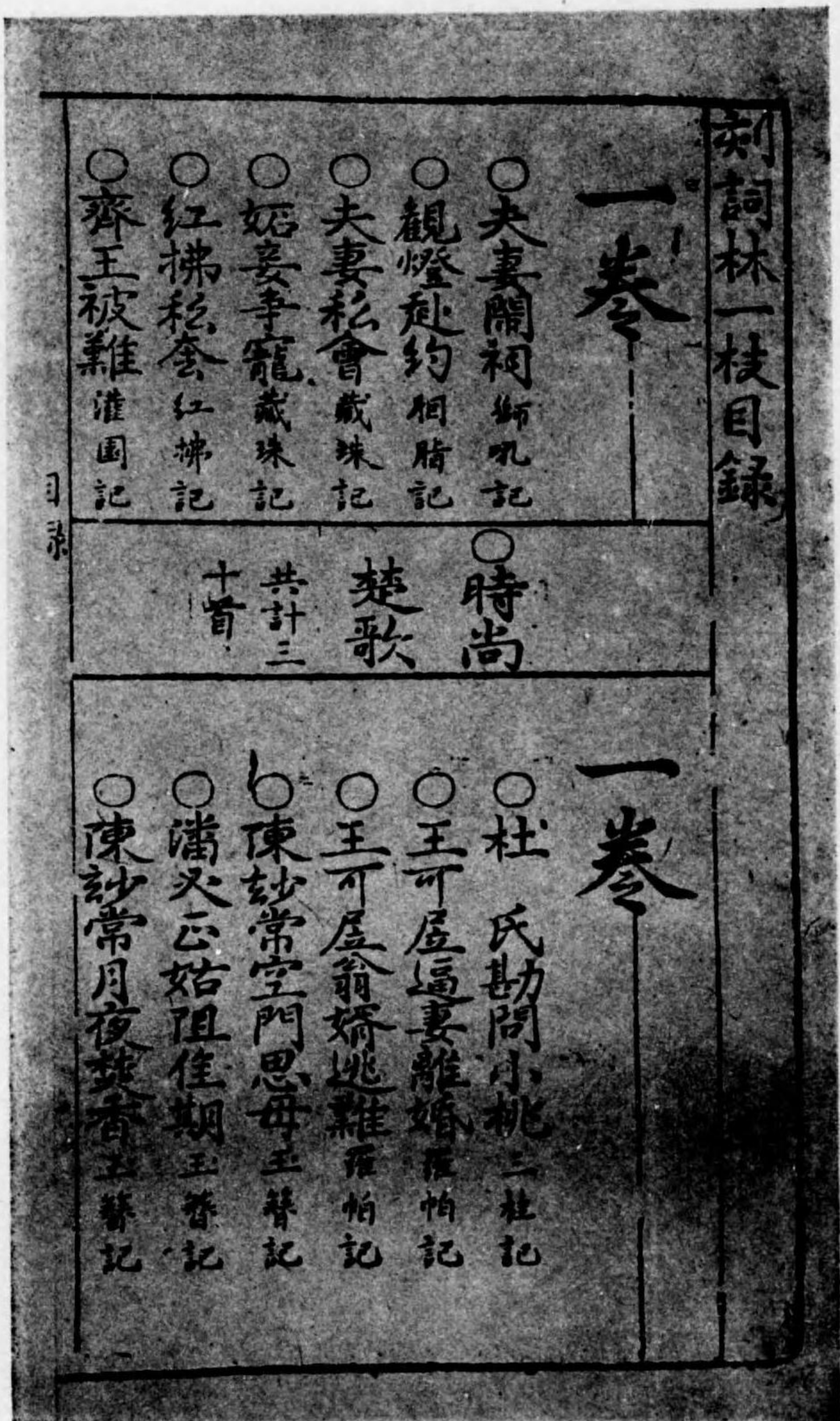
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四卷

簡稱詞林一枝，卷首題云「古臨玄明黃文華選輯 瀛賓鄧繡甫全纂 閩建書林葉志元綉梓」，卷四後有木記曰「萬曆新歲孟冬月葉志元綉梓」。內分三層，每半頁九行，上層九字，中四字，下十五字。上下兩層，均為所選戲曲，上層齣目四字，下層七字。中層為散曲，小曲等。每卷之中，又有插圖，大型繡像四五幅不等。此為萬曆時代（一五七三—一六一九）的戲曲選集之一流行的格式，下列之八能奏錦，玉谷新簧，及前田侯邸尊經閣所藏之萬曲明春，均屬此種三段的格式也。

此書上層所選計有獅吼記胭脂記藏珠記紅拂記灌園記曇花記三元記等十九種。下層計有三桂記羅帕記玉簪記奇逢記古城記金貂記三關記等十七種。每種所選最少一二齣，就所采之三十六種傳奇觀之，秦半皆為南戲，就中以琵琶記所選最多（佔卷三下層五分之四）。就書名觀之，所謂青陽時調者，據明湯顯祖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云：「……江以西，弋陽，其節以鼓，其調誼。至嘉靖而弋陽之調絕，變為樂平，為徽青陽。……」可知此調乃弋陽腔之變化的新腔，青陽本屬安徽池州府，池州乃餘姚腔之流行地，今弋陽腔變化的新腔——

插圖一六

明刊詞林一枝（目錄）書影之一





挿圖一七

明刊詞林一枝(挿圖)書影之二

(藏庫文閣內)

青陽調——已侵入安徽省內，可知當時弋陽腔之餘勢，猶不可侮。維時勃興的崑山腔，已自吳中漸擴張其勢力於他處，適應此種新腔——崑山腔——的主要作家，至嘉靖萬曆間，已有多種新作品出現，故此書編者殆亦具迎合新時代的心理，書中選有李開先斷髮記，陸采易鞋記，張鳳翼紅拂記，灌園記，屠隆曇花記，汪廷訥獅吼記等數種一二折不等。然大部分仍以戲文為主，荆劉拜殺，四大傳奇，除拜月亭外，無一不選，而明初著名之南戲如蘇復之金印記，邱濬投筆記，沈采千金記及不見傳本之四節記，沈受先三元記，皆有選劇。至於無名氏作品尤衆，如胭脂記，教子記，長城記，昇仙記，破審記，古城記，金貂記等。尚有藏珠記，五桂記，弼弓記，三桂記，賣水記等，未見著錄者多種，愈足珍貴。此書誠爲探討崑腔勃興時代之弋陽餘姚兩腔殘存狀況的絕好資料。

至於中層所選者，卷一計有時尙楚歌，羅江怨三十首。卷二時新耍曲乃散曲，計風情妙曲，憶別情郎，春景漫歌等五題。卷三仍爲羅江怨，共二十五首。卷四爲零齣，計尼姑思凡，孝弟忠信等四折。據明沈德符顧曲雜言，羅江怨興於嘉隆間，此則標目爲時尙楚歌，可知此曲乃兩湖間產物，萬曆初年，猶在流

行。此書鄭西諦曾於明代的時曲中一介紹之謂於羅江怨之外，尚有急催玉，劈破玉歌，並附錄此曲各一首，殊不可信，蓋此書初即未采此二種俗曲，收此者乃八能奏錦及摘錦奇音也。

鼎雕崑池新調樂府八能奏錦六卷

簡稱八能奏錦，卷首題云：「汝川黃文華精選 書林蔡正河繡梓」，末卷尾有木記曰：「皇明萬曆新歲愛日堂蔡正河梓行」。格式與詞林一枝同，每半頁十行，上層十字，下十六字，實白均作雙行。字刻粗拙，插圖亦不及詞林一枝之工緻。卷數則分上中下，一二三，似分兩次刊行者。此書今完整者僅二三兩卷，上卷及一卷均殘，中下卷全缺。幸目錄猶存，得考見全書內容。

此書上層所選計有羅帕記玉簪詳粧盒記紅葉記雙節記昇仙記等二十六種。下層計有木梳記獅吼記五關記藏珠記琵琶記三元記等二十種。綜計仍以南戲為多，明初著名的南戲與詞林一枝所選者畧同，以外尚有陳鼎齋躍鯉記，無名氏作品又有羅帕記剔目記（二種見明徐文長南詞叙錄本朝內），米糲記（即珍珠記）草廬記（二種見曲海總目提要）。其未見著錄者則有木梳記金箭記飯袋記昇天記等。而明



插圖一八

明刊八能奏錦（題葉）書影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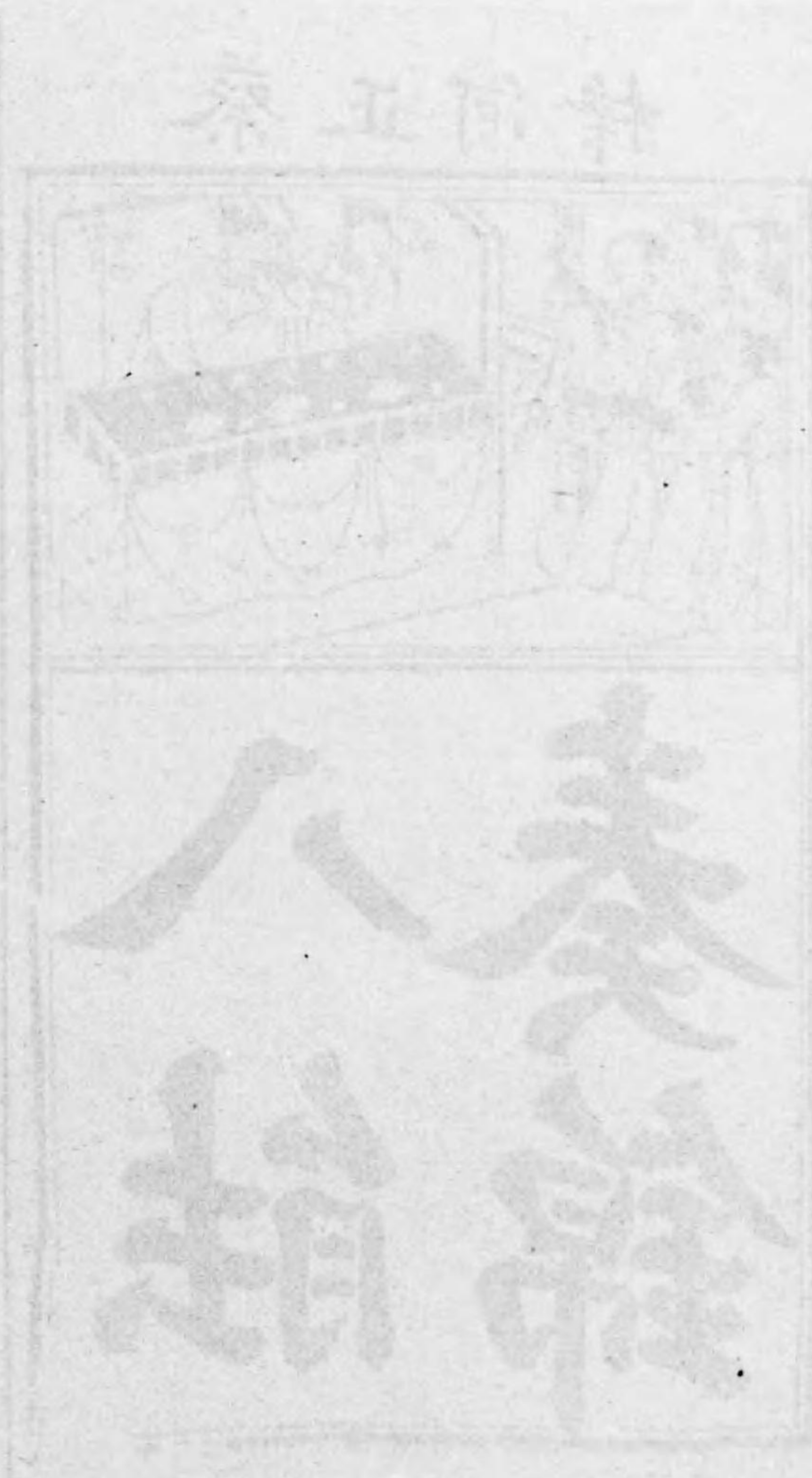
（藏庫文閣內）



插圖一九

明刊八能奏錦(插圖)書影之二

(藏庫文閣內)·



呂天成曲品下所稱以三元記改成之四德記，亦見於此集中。萬曆時代之新品，除所收獅吼紅拂玉簪易鞋諸記外，最可注意者則爲梁辰魚之浣紗記出現於此集中，浣紗記乃當時勃興的新腔——崑山腔——所使用的新劇本。此書之流行地，雖難確曉，第依書名所冠崑池新調觀之，可知崑當卽崑山腔，池卽安徽之池州，乃餘姚腔，其流行範圍當以安徽爲中心，惟梁伯龍之浣紗記，他種腔調不能使用^⑤，吾人雖未能明悉此地有無歌唱之者，但此種新腔的脚本已被選入集中，則崑腔在萬曆初年其勢力固已自吳中蔓延至安徽一帶矣。

中層所選盡爲小曲，計羅江怨二十首，哭皇天二十首，劈破玉歌急催玉歌各三十首。前二種乃明嘉隆間之產物，見沈德符顧曲雜言。劈破玉歌，此書目錄中冠以新調時尙字樣，可知乃萬曆間之新興的小曲。袁中郎與其兄伯修尺牘中有『……世人以詩爲詩，未免爲詩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爲詩，故足樂樂也。……』此曲當爲中郎所喜，猶如明初李崆峒，何大復之稱賞瑣南枝等俗曲也。本集所選者，內分春夏秋冬吹彈歌舞琴棋書畫漁樵耕讀士農工商諸題，以四季一題爲最佳。惜此書已不完整，中卷之羅江怨，二卷之哭皇天歌

或缺或殘，未能得窺全豹，亦一遺憾。
鼎刻時興滾調歌令玉谷新簧五卷

簡稱玉谷新簧，首卷題云：「八景選輯 書林繡梓」，而第二卷則作「鼎鑄精選增補滾調時興歌令玉谷調簧」，吉州景居士彙選 書林劉次泉繡梓」，卷末有「萬曆庚戌年孟秋月刊行」木記。此次士倫又於第三卷末頁上層發見「玉振金聲中卷終」字樣，又第四卷首下題云「吉州景居士選輯 書林廷禮繡梓」，此刊行者亦與前不同。吾等急檢之，始知卷首之題名中「玉谷新簧」四字及第二卷題名中之「玉谷調簧」又「劉次泉」等七字，均係挖補者，可見此書屢經改名印行，此為明人書賈之一積習，吾人常於明人通俗書籍中見之，疑此書最初恐即名「玉振金聲」也。格式與前二書同，每半頁十行，上層九字，中四字，下十五字，寶白俱雙行。惟插圖係小方型，間置於上下層曲文中。鐫刻亦不及前二書之佳，且內容與目錄亦不一致，茲姑據目錄畧述如下：
上層計選金貂記昇天記思婚記香囊記四德記等十二種。下層計選三國志琵琶記金印記萃盤記等十二種。就中仍以南戲佔大多數，其未見於前兩書者有無

插圖二〇

明刊玉谷新簧書影之一



(藏庫文閣內)



插圖二一

明刊玉谷新箋(插圖)書影之二

(藏庫文閣內)

名氏玉環記，未見著錄者有思婚記六惡記綺緣記祝壽記等。至萬曆間作品僅玉簪記浣紗記兩種。在萬曆末葉，崑腔大興時代，所選如斯微量，似爲可異，實則此集乃非爲欣賞崑腔歌曲所使用之選集也。就此書題名觀之，所謂滾調者，似尙未見之明人記載，一時頗難確定爲何種腔調。但同時幸得一比較的研究資料，差可一證，卽下述安徽刊本之摘錦奇音，亦題有滾調字樣。嗣於尊經閣所藏萬曲明春封面上余又發見有徽池滾唱新白字樣，余意此數字可爲滾調之一注脚，恐卽徽省之一地方的腔調？蓋崑腔未產生前之南戲，頗欠一定的音律，雖同一戲文，而依地方的歌唱，腔調亦因之有所不同。徐文長南詞叙錄所謂：『永嘉雜劇興，則又卽村坊小曲而爲之，本無宮調，亦罕節奏，徒取其畸農市女，順口可歌而已。……』，可證南戲之無定律。徽池屬於餘姚腔之範圍，乃南戲的腔調之一種，滾調當卽餘姚腔之一種新腔調也。此集之僅選崑腔浣紗記一種，亦不過聊以點綴而已。

第一卷中層完全爲時興各處譏妓耍孩兒歌，西諦於明代的時曲一文中，亦曾言及此曲，第謂載於摘錦奇音中，則爲大謬，蓋摘錦奇音初卽未收此曲。又

謂有數十首，實亦不過十六首（外有嘲桐城、銅陵等處小夥五首），各曲內容亦非完全為譏嘲者，除於臨清揚州儀徵蘇州之姐兒肆力嘲謔外，餘如天津九江之姐兒，又致相當的贊賞矣。

新刊徽板合像滾調樂府官腔摘錦奇音六卷

簡稱摘錦奇音，內題云：「徽歛襲正我選輯 敦睦堂張三懷繡梓」，第六卷終有本記曰「辛亥孟春書林張三懷梓」，格式與前三書異（惟圖係大型，與詞林一枝，八能奏錦同），僅分二層，上係一小欄，載小曲，酒令，燈謎及省縣地名。下層佔全頁十分之七強，每半頁下層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實白雙行。

下層所選盡為戲曲，計有琵琶記白兔記幽閨記千金記蓮璧記斷髮記等三十二種，仍以南戲為主，琵琶記選至十一齣之多，佔卷一一卷。荆劉拜殺，僅未見殺狗記而已。他如金印記，投筆記，千金記，三元記，躍鯉記，以及無名氏之長城記，昇仙記，金貂記，破審記亦均選入集內。其為前三書所未見之無名氏作品則有白袍記同窗記蓮璧記鑲環記（見新傳奇品）等。未見著錄者則有皮囊記金鑰記招關記嫖院記。萬曆時代新作品極少，除玉簪記外，惟見王伯

插圖二二

明刊摘錦奇音（目錄）書影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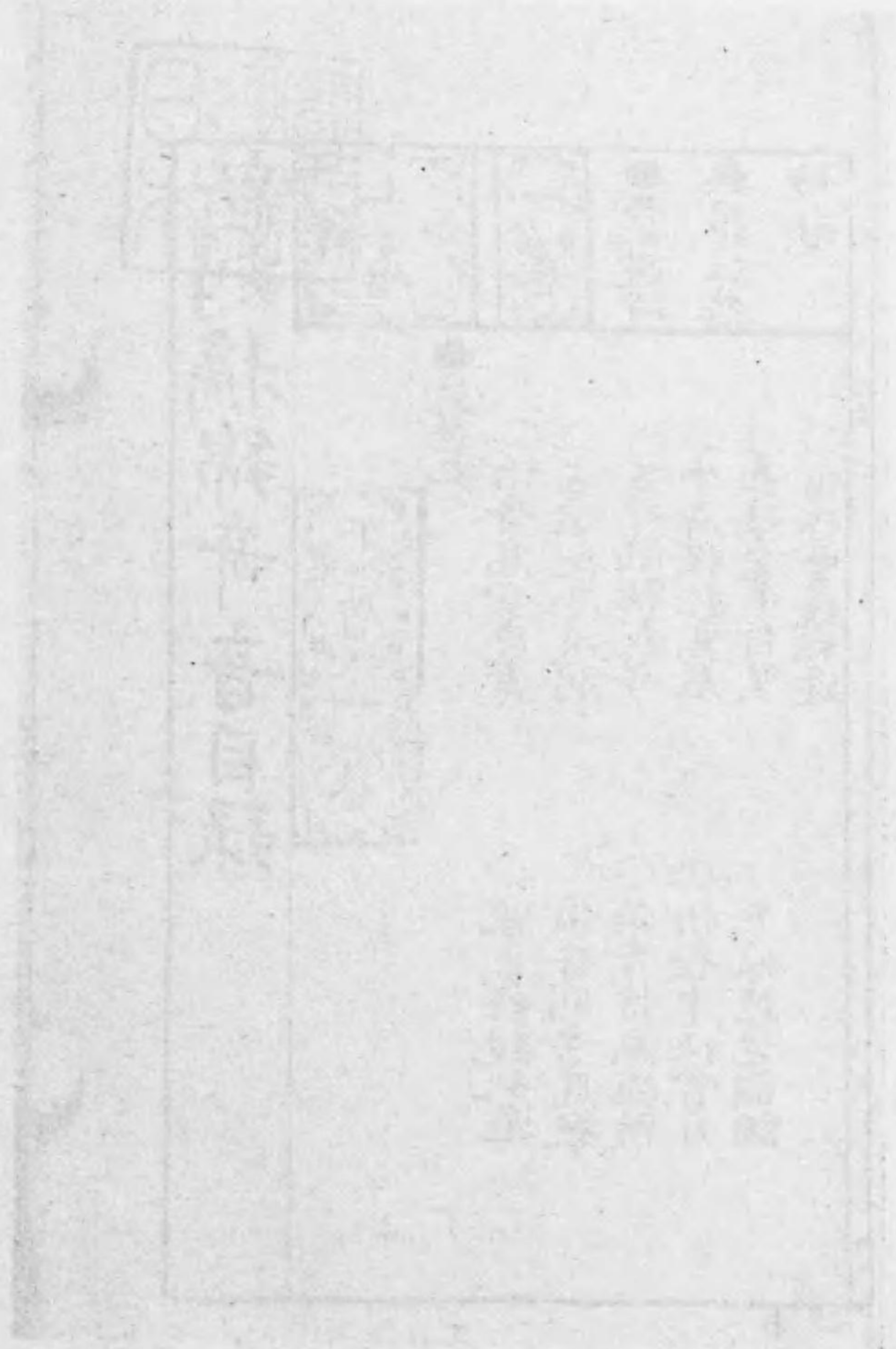
（藏庫文閣內）



(藏庫文閣內)

挿圖二三

明刊摘錦奇音(挿圖)書影之二



良男后記。其數量之少，與玉谷新簧相同。據此二書所選諸劇觀之，愈足明「滾調」之爲南戲一個新腔調矣。

上層卷一爲彙選時興羅江怨妙歌，與詞林一枝所選者同，惟詞句微有出入。

急催玉歌與八能奏錦所選者同。卷二爲酒色財氣哭皇天歌及劈破玉（除八能奏錦

所選諸題外，尙有怨病哭，嫁走死等題）。卷三爲時尚古人劈破玉歌，均以傳奇爲題

材，每首一種，計有琵琶記金印記白兔記投筆記鸚歌記嫖院記等十五種，均

屬南戲，可見南戲之勢力，在此迄未少衰，卽俗曲亦以之爲題材也。卷四爲

「大明一統合屬兩京十三省所省縣地名表及時尚酒令」，卷五爲彙選時興燈謎。

新刊葫蘆先生雜劇一本

明刊本，此劇與鬱輪袍，杜祁公看傀儡二種合爲一冊，內閣文庫漢籍目錄中有一題明人雜劇三種者，卽此三種之合冊也。三種版式相同，疑爲一雜劇叢刊。三種俱未題作者姓名，按鬱輪袍及杜祁公看傀儡乃明王辰玉（衡）作品，二種收於盛明雜劇及酌江集中。顧曲雜言又稱王有沒奈何一種，黃文暘曲海目復載王有長安街沒奈何各一種，姚梅伯今樂考證，王靜庵曲錄均因之，世

遂以為王於沒奈何外又有長安街一種，因未見傳本，後之治戲曲史者亦皆沿襲之。此次余在內閣文庫得觀斯書，始悉歷來相傳之誤。蓋此劇之正目乃沒奈何哭倒長安街，彌勒佛跳入葫蘆裏可知曲海目之大誤也。此劇雖罕見傳本，按盛明雜劇第一輯，陳與郊袁氏義犬劇中插有葫蘆先生一劇，歸而檢之，不意其曲文賓白却與此本完全相同，不過脚色乃正末（彌勒佛）及淨（沒奈何），非生丑耳。今據內閣藏本之正目，又可輯成王衡作品一種，頗為大快也。外二種之劇名及正目，與盛明雜劇本微有出入，茲附記如左。

新刊鬱輪袍雜劇

曲文賓白與盛明雜劇本同，惟正目異，作二句云王摩詰拍

碎鬱輪袍

韓持國正本中書省。

新刊杜祁公看傀儡雜劇

顧曲雜言及盛明雜劇均題作真傀儡，此則為看傀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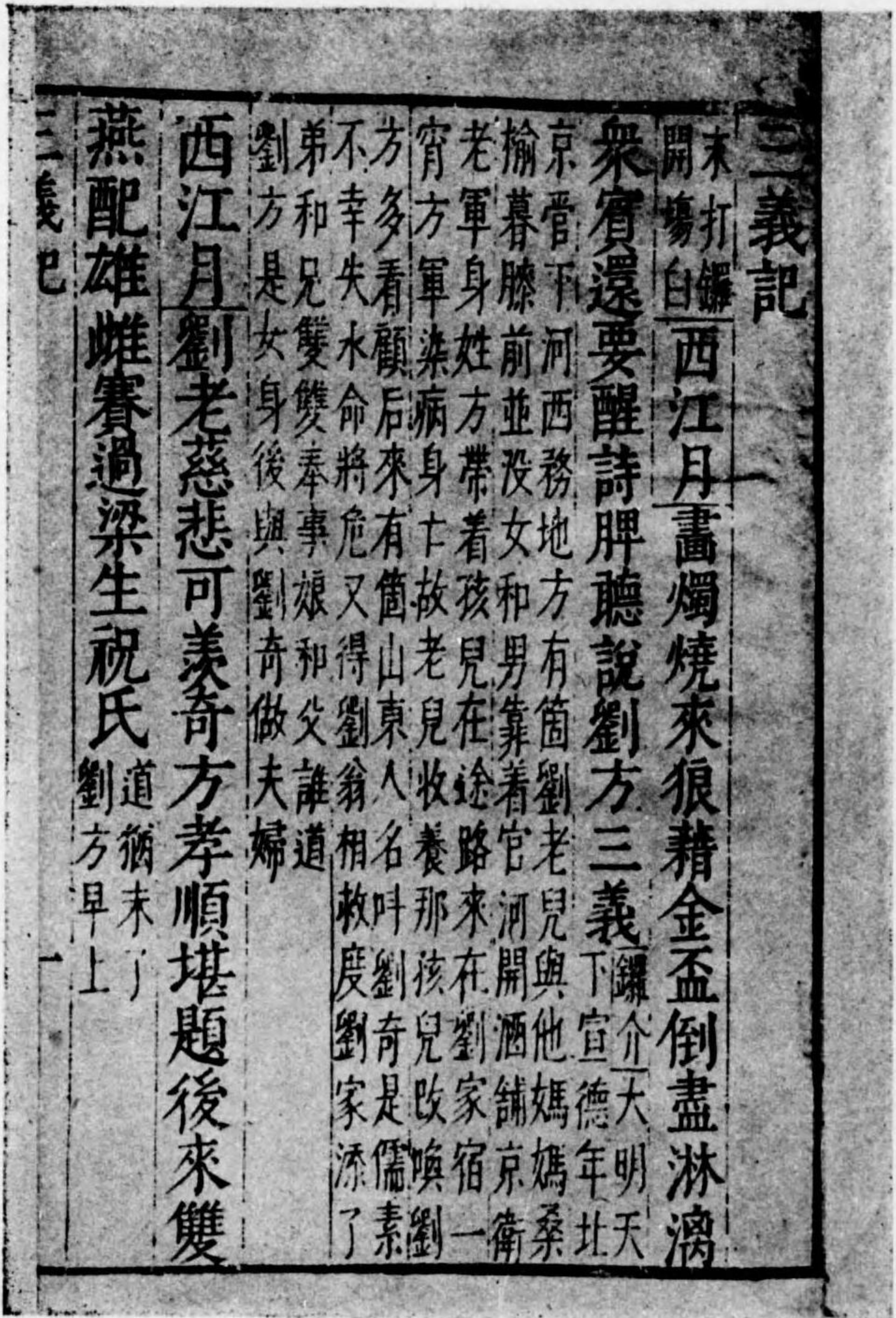
，正目則云真傀儡，似較前二書之題名為佳，餘悉同。

易水歌一本

明刊本，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內題柳園居士著，演荆卿故事。此本著錄於佚存書目附載三，按明葉憲祖號柳園居士，有易水寒一本，載盛明雜劇第一

插圖二四

明刊三義記書影



(藏庫文閣內)

渭塘夢

總目

做小買賣的是店小二

結好因緣的是夢遊神

害乾相思的是賈姝子

撞大造化的是王仲麟

第一折

目成

丑扮酒保上家住橫塘渭水窪醉鄉深處做生
 涯門前聽得提壺叫竹鎖橋邊酒不賒自家
 小二便是這裡松江渭塘地方有個賈員外家
 貴富足我小二領得他些本錢便賃他兩間門
 房開箇小酒否度日若論我這杏住居又幽雅
 鋪面又斯文菜蔬又潔淨服事又小心前日有

王孫上臨邛多富家有金山可鑄位奴
 被服純與素侑首事貴人惟恐觸其怒
 夫光華悔不理章句小子卓王孫便是若
 家資巨萬這臨邛得成都司馬相如他是當
 不與我這近聞得宰王公平日相好特來遊
 亭作寓王公十分恭敬日去拜他
 不放在心上常自回話不見像如今打
 模樣我昨日與程兄商議置酒請他併
 一者因此交結縣宰借此官勢支撐門
 也博得一箇好賢禮士的名兒却不
 待已曾送過請書今日一定到來小廝那

卷上
 挑琴 奔鳳 滌器 題橋

(藏庫文閣內)

衍莊新調 用東鍾韻

古越雲來居士編

友人常新道人訂

末上開場西江月何事無中生有。無端實裏談空。
初七蝴蝶入花叢。攪醒邯鄲一夢。生死關頭。逐
利名窠內。誰能片雪墮。爐紅。試看雲影。綠

原目正名

小道童挖金錢惹禍 刁骷髏奪包拿成空

梁縣尹撥利名楔子 莊周子透生

正扮道童上自家丹做道童向北

輯中，檢之此卽易水寒也。惟雜劇本之正名，此則爲總詩，置於篇末耳。

三義記一本

明刊本，右二種傳奇，各四折。版式與易水歌相同，惟均未題撰者姓名。按三義記源出最近士倫發見之花影集中之劉方三義傳，兩種燕居筆記皆選載之。又馮夢龍醒世恒言之劉小官雌雄兄弟，亦寫此。今又有人撰爲戲曲，可知此故事之流行明季也。此劇亦屬罕觀（曲文係南北合套）。

渭唐夢一本

明刊本，希見，亦不題撰者姓名，演賈員外之女，見王生飲於門前酒肆，因王貌美動情，嗣由夢神撮合，成爲夫婦。茲附此劇（曲文係南北合套）之總目齣名如下：

總目 做小買賣的是店小二 結好因緣的是夢遊神

害乾相思的是賈妹子 撞大造化的是王仲麟

齣名 目成 夢聚 病訊 姻聯

琴心雅調二卷

萬曆刊本，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賓白雙行。首無序文，不題撰者姓名，演司馬相如卓文君故事。按明人之以相如文君為戲曲題材者，雜劇有周憲王之漢相如獻賦題橋（雜劇十段錦丁集），傳奇有陸濟之的題橋記（未見傳本）及孫柚之司馬相如琴心記（有富春堂刻本，六十種曲本）。此亦傳奇體裁（曲文南北合套），上下兩卷各四折，不似琴心記（四卷共四十四折）之繁縟，蓋以簡明勝也。此本亦罕觀，茲誌其齣名，上卷計挑琴，奔鳳，滌器，題橋。下卷計獻賦，還鄉，交歡，重聚共八折。

衍莊新調一本

天啟刊本，內題古越雲來居士編，友人常新道人訂。此劇著錄於佚存書目附載三，按雲來居士乃明王應遴之別號，盛明雜劇第二輯有王應遴之逍遙遊一種，係演莊子度梁縣尹故事（皮黃中有敲骨求金一劇，即淵源於此）。洎在內閣文庫檢出此書觀之，即逍遙遊也。其曲文賓白，亦皆無異。特此非單刻本，乃附於王應遴雜集中者，首尚有天啟丙寅新常道人題序，斯為雜劇本所無者耳。考王應遴實字董父，號雲來居士，通歷象醫術，曾參與天啟時修歷。集中有議

插圖二八

明刊樂府南音書影



（藏庫文閣內）

新鐫繡像評點玄雪譜卷一

繡像不人

繡花香

○○○糟糠

山坡羊日亂荒荒不豐稔的。年歲遠。夫婿急煎煎不耐煩的。二親欲去住不體。苦衣盡典寸絲不掛體。幾番磨死了。沒主公婆教誰看取。思之。不災共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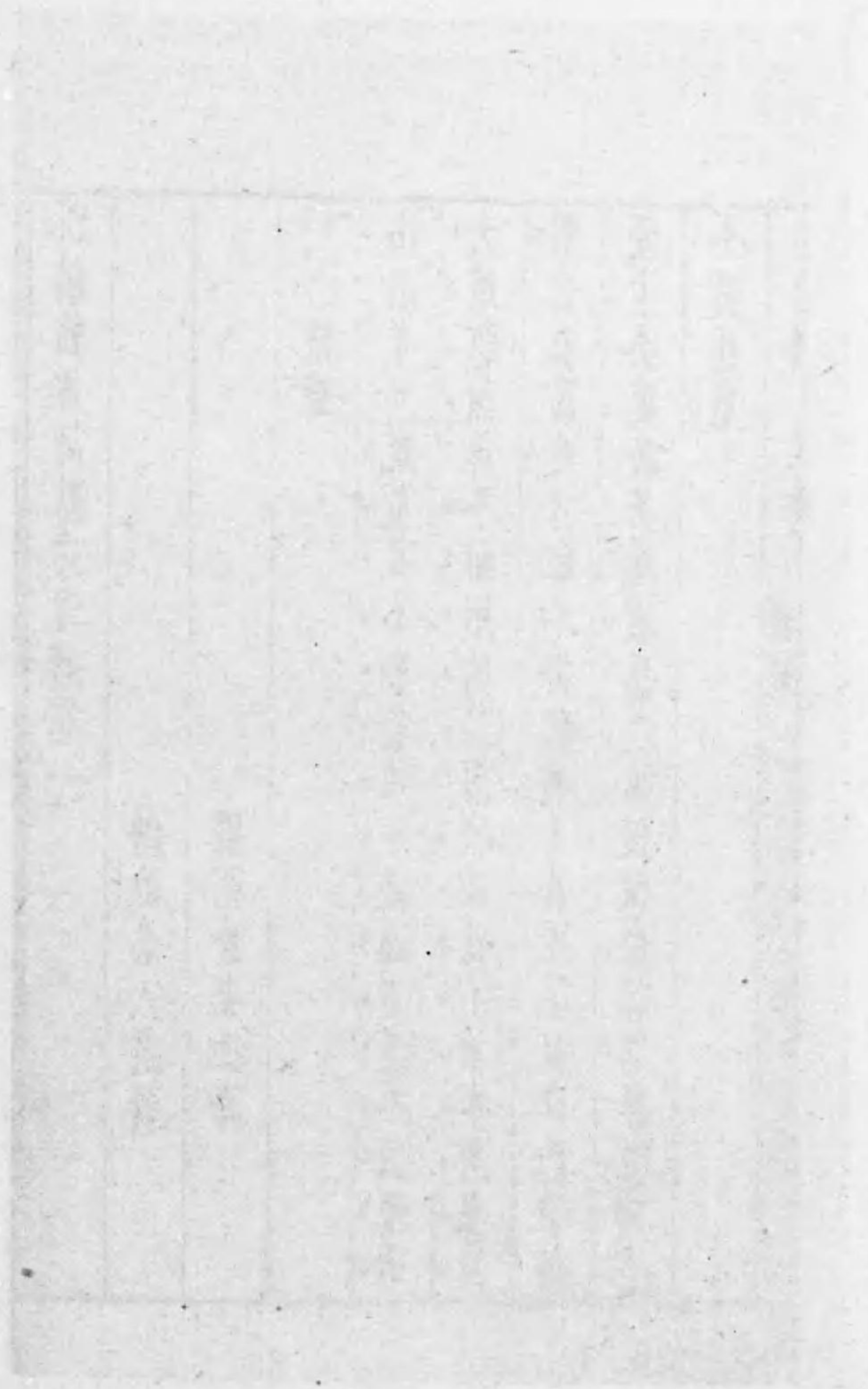
(藏庫文閣內)



(藏庫文閣內)

挿圖三〇

明刊玄雪譜(挿圖)之二



修歷疏冬至測驗數答日食問諸文，又有關於醫學文字。此外詩則有燕遊記、長安燈市詩百首，此集殊罕見，世祇悉王有此劇一本傳世，不知王之並通歷象醫學也，因附記之。

新刻點板樂府南音二集

萬曆刊本，首無序文。內題洞庭蕭士選輯，湖南主人校點，共分日月兩集。日集所選爲雜劇傳奇，計有玉簪記、三國志、寶劍記、灌園記、紅拂記、拜月亭、竊符記、紅梨記、綉襦記九種。每種所選最多者四五折，雜劇僅單刀赴會一齣而已。李開先寶劍記向罕傳本，除吳興周氏藏有嘉靖原刻本外，清初戲曲選集如葉堂之納書楹曲譜亦僅收夜奔一折，此集所選則有夜奔、梁山、憐貞、釋放、寺叙三折，此書惜亦少見也。月集係散套，所選計有沈青門，高東嘉，陳大聲，唐伯虎，燕仲義，楊升庵，梁伯龍，祝枝山，文衡山，毛蓮石，劉東生，王濛陂，張伯起諸家。

新鐫繡像評點玄雪譜四卷

明末刊本，內題：鋤蘭忍人選輯，媚花香史批評，首有聲隱道人序，凡例。

繡像最精美工緻，凡例其二云：『繡像近孩，未免大方之笑，然西方之雕工繪本，何亦不甚老成，想觀感之妙，正妙於此，故益求其精，以供珍賞。』可見此書之着意於繡像也。大抵一曲一圖，亦有無圖者。每圖表為圓形，繪劇中人物，裏為當時名人所繪之花鳥山水，亦圓圖，蓋晚明之通例，吾人恆於崇禎刊本戲曲中見之，特無此書之精美耳。卷一圖中有題徽州黃子立刻者，黃為當時徽州之雕刻名手，與項南洲（鐫刻吳縣合編插圖者）可謂一時瑜亮，斯真『益求其精，以供珍賞』矣。四卷所選雜劇傳奇凡三十九種，甚為豐富，惜此書極罕見，茲錄全書目錄如下，以紹介於世：（每劇名下之數字，係表所選齣數）

卷一

琵琶記(4) 西廂記(3) 望湖亭(3) 東郭記(4) 幽閨記(2) 絡冰絲(1)
珍珠衫(3) 紅拂記(2)

卷二

焚香記(1) 水滸記(3) 還魂記(5) 灌園記(5) 花筵賺(4) 風流院(1)
明珠記(3) 綵樓記(1)

卷三

三國記(1) 西樓記(3) 義俠記(2) 鴛鴦棒(4) 情郵記(4) 靈犀佩(2)
曇花記(1) 白兔記(1) 荆釵記(1) 明月璫(1)

卷四

獅吼記(1) 蕉帕記(1) 想當然(4) 紅梨記(1) 紅梅記(2) 綉襦記(2)
四聲猿(1) 祝髮記(1) 浣紗記(2) 連環記(2) 冰山記(1) 異夢記(1)
題塔記(1)

以上四卷所選諸劇，凡崑曲極盛時代萬曆前後之名家作品，多已選入。尙有罕見者數種如卷一袁韞玉之珍珠衫^⑧，僅萬錦清音選入王媪驚歡一折，納書楹雖選款動一折而無寶白。此集共收哭花款動驚歡三折，殊可貴也。又卷二之朱京樊風流院（演小青故事），除吳瞿庵先生藏有萬曆刻原本外，尙未見有選者，此集則選入閱記一折。又卷三許自昌之靈犀佩，除吾家藏有天啟鈔本外，僅見怡春錦選入情鍾密訂二折，萬錦清音選入湘靈密訂僧尼暗通二折而已。今此集又見選有情鍾鞦韆兩折。又明月璫（演青娥雪梨故事）一種，未見著錄，此集

選五角一折，可窺內容一斑。又卷四之冰山記、異夢記、題塔記三種，尤爲難得之品。冰山記演魏忠賢失敗事，今樂考證題爲陳治微作，按此劇張岱亦曾加以刪改者。陳乃乾氏嘗惜以魏闖爲戲曲題材者，謂僅有磨忠記，殊不知尚有冰山記也。此集選陰戰一折。異夢記著錄於今樂考證，題無名氏作，此集選夢圓一折，又萬錦清音亦選此折而無賓白，此劇係演王奇俊、顧雲容、夢贈雙魚、佩故事。題塔記松蘿道人作，瞿庵先生藏有萬曆原刻本，惜數年前已燬於滬上兵燹，此集選壯懷一折，恐爲此劇字內僅存之一鱗爪矣。

宮內省圖書寮

二日午前十時半，士倫偕余再詣禁城，入北桔門至宮內省圖書寮觀書。寮中宋元善本，插架至多，秘笈尤夥。宋刊本如單疏本之尙書正義，太平寰宇記殘本，論衡，王文公文集殘本諸書，皆世所習知，或有影刊，或已紹介者也。故余此次獨取南海集等五種一觀，惟內中之楊東萊先生批評西遊記，許自昌桶浦記，亦有鉛印影刊，茲觀原槧，聊覽圖像而已，其精采固又勝於縮印者矣。餘

三種略誌如下：

誠齋先生南海集八卷

宋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八字，字大疏朗悅目，宋槧中之精品也。按南海集向皆附於誠齋集中，如四部叢刊本誠齋集卷七十八者是。此則爲單刻本，殊希見。且此本共收詩四百篇，較之叢刊本超出二百七十篇，尤爲可貴。叢刊本係據繆氏藝風堂藏景宋寫本景印者，尾題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孺編定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此本卷末有淳熙丙午十二月朔門生劉煥跋云：『……侍讀誠齋先生乃今日之昌黎公也。爲詩之多，至一千八百餘首，分爲五集。……今得南海一集，總四百篇，不敢掩爲家藏，刊而傳之，以爲騷人之規範。餘四集將繼以請，則又當與學者共之。』可知此本刊行頗早。叢刊本編定於嘉定元年，後於此本二十二年，或有刪削者歟？

筆勢集一卷

江戶時代鈔本，唐釋希一撰。此書中土未見傳本，著錄於佚存書目中。首有自序略謂：『余性好臨池，未能盡墨。志敦握管，不悟毫端。肆意古今，詢

訪者舊。逕歷一十餘年，方見王逸少筆勢論及諸家體說。以歲月復遠，人代懸隔，其相傳授，並皆零落，各獲異所，總有八篇，置之櫛袖。耽翫循還，不能釋手。……恐有遺墜闕於後，遂以時代遐邇，次第勒成卷軸，……冀望墨池之士，同好君子有所鑒焉。』次錄用筆法，晉衛夫人筆陣圖，王羲之筆勢論，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庾肩吾書品論等八篇。尾有安永十年春成房題字，佚存書目稱：『安永十年，東寺觀知院の敬寶法印藏本より寫したるものなり。』其傳來時期，雖難明悉，要亦以佚書而珍視之可也。

刪補文苑楂橘二卷

高麗鈔本，此書德富蘇峯氏成篁堂亦藏一部，乃高麗活字本。子書已於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中，誌其特點。世多以未見全目爲憾，茲附記如下：

卷一

虬髯客 紅綫 崑崙奴 古押牙 韋十一娘 義倡開國夫人 負情儂 崔鶯鶯 趙飛燕

卷二

裴謙 韋鮑生 崔玄微 韋丹 靈應 柳毅 薛偉 淳于棼 張直方 東郭先生

以上或爲唐人傳奇，或爲明人小說，其曰刪補，恐尙有舊本也。子書謂：『此文苑楂橘或爲朝鮮人翻刻本』，余則信爲翻明本，往如剪燈新話，近如士倫發見之花影集，此種傳奇小說，正爲明代朝鮮人士所嗜讀，是則文苑楂橘亦當有原刻本也。

東大支那哲文研究室

是日午後四時，自內閣文庫出，復往東京帝國大學支那哲文研究室觀書。時文學部助手齋藤護一君，已將該研究室所藏善本戲曲小說，陳滿几案。戲曲如蘇門嘯，往昔僅東大有此一部（董授經先生舊藏），數年前吾弟惜華又在京獲一部。東大藏者缺序而圖備，吾弟藏者序具而圖殘，合之固爲全璧也。小說如李卓吾評點之水滸全傳三十卷（金閨映雪草堂刊），前有繡像二十頁，每頁區爲三四或五六

部分描寫數卷節目，殊爲別致。又如萬曆刊本萬錦情林，允爲難得之品。牛津圖書館雖藏有一書，然係殘籍，僅存卷五卷六一冊而已。此書下層小說如鍾情麗集，白生三妙傳，覓蓮傳記等七篇，均有插圖多幀，描摹男女相悅之事，有形蝶襲者，其書之罕傳世，或以此點而經清代禁燬者歟？又如明刊本醉醒石，昔甚罕見，董氏誦芬室曾有重刊本，後忽疊有書現，已不足珍視矣。

尊經閣文庫

三日午前九時半，原三七君來訪，同驅車赴目黑區駒場町，前田侯爵尊經閣文庫，士倫約於途中來迎同往，十時始抵前田侯邸。投刺延入，由永山近彰，青木外吉二君招待。余所擬觀各書，計有萬曲明春、無聲戲、隋唐兩朝志、傳平虜傳、征播奏捷傳、駿栗日抄、博聞、餛釘錄七種。少選，一一備出，各書多貯以樟木之函，聞皆元祿時代先世侯爵所特製者，今猶具存，其善保先人遺物，洵足欽敬。今日惜值星期六，閱覽時間有限，除萬曲明春外，僅一展閱，略窺內容，他日有會，當再詳覽。

鼎鑊徽池雅調南北官腔樂府點板曲響大明春六卷

簡稱大明春，一名萬曲明春，卷一題云：「教坊掌教司扶搖程萬里選 後學庠生冲懷朱鼎臣集 閩建書林拱唐金魁繡（分題三行），內分三層，格式與詞林一枝，八能奏錦同。每半葉上層十行，行九字。中十六行，行四字。下十行，行十五字。寶白俱雙行。卷六尾有木記曰：「書林拱唐金氏梓」，雖無鐫刻歲月，觀其版式體裁，決爲萬曆刊本無疑。封面分二段，上圖下題新調萬曲長春，夾題小字云徽池滾唱新白 書林金拱唐梓。此徽池滾唱新白六字，頗可證滾調之爲徽省一個流行的新調也。

上層所選計玉簪記、米欄記等二十二種。下層計五桂記、玉環記等十四種。仍以南戲佔其泰半，萬曆時代新作品，僅見紅拂記一種。而不見著錄之無名氏作品，謫仙記、嘗膽記、興劉記、征蠻記、復仇記等，除與詞林一枝等互見者外，尚有數種，且多屬罕見之傳奇，誠爲最珍貴之一選集，其價值與內閣文庫之八能奏錦相驂斬也。

中層卷一卷六爲彙選江湖方語，皆明代江湖上之隱語。如言平天孫，乃官員

也。「青腰兒」，乃皂隸也。「纂經」，乃打卦的。「短路的」，乃剪徑打劫。「斗花」，乃閨女也。「酸子」，乃秀才也。「牙老」，是講戲文說唱的。姑舉數例，以見一斑。又無窮會所藏明刊題李卓吾編集之開卷一笑上卷中亦有此種隱語，均為研考明代社會史之絕好資料。「江湖方語」後又附「江湖俏語」，按即歇後語。如言「襄王會神女」還在夢中，「孔明七擒孟獲」要他心服，「狗咬呂洞賓」不識個好人，「茅屋上安獸頭」如何相稱，極有趣致。

卷二為離別寄贈妙詩，卷三為離別歌詞及劈破玉歌（與摘錦奇音所選者詞句同）。卷四為掛枝兒計有古今人物掛真兒歌十八首，係以南戲為題材，如摘錦奇音卷三之時尚古人劈破玉歌，每首詠傳奇一首，有琵琶記金印記西廂記投筆記四節記破審記諸題。又問答掛枝兒九首，係連續體，娘詰女戀情之作。卷五為彙選倒掛枝兒，均男女風情戀歌。按掛枝兒為萬曆間產物，當時甚為風行。金瓶梅詞話中亦會言之，若明代掛枝兒選集，當以此書為大觀，蓋此集所收掛枝兒固不僅以數量之富為可貴，尤貴在各體咸備也。若馮夢龍掛枝兒一書，乃模擬作品，不足據之考其初型，故此集最足珍貴。卷五尚有彙選蘇州歌壘疊



（藏庫文閣經尊）

插圖三一

明刊萬曲長春（題葉）書影之一



(藏庫文閣經錄)

插圖三二

明刊萬曲長春(插圖)之二



錦數首，此卽闌五更，爲五更調之一種。但與詞林一枝，摘錦奇音中之哭皇天的闌五更不同，吾人據此二體可上溯唐代俗曲之歎五更，太子五更轉等的五更調^①，下考清代以來之五更小調演變的痕跡也。

靜嘉堂文庫

午前十一時半，自尊經閣辭出，原君偕余至澁谷午餐，少憩。復由此乘電車赴世田谷區，參觀岩崎男爵靜嘉堂文庫。至別院前驛下車，往岡本町，沿途清流映帶，風光絕佳。文庫位於岩崎氏之山莊中，乃西式建築。嘉木繁蔭，間以時花，尤饒勝致。庫中所藏以吾國歸安陸氏函宋樓故物爲主，近年又於其國文善本古鈔，致力搜求，網羅極富，有海東天一汲古之目，故吾人來京觀書尤不可不一觀靜嘉堂也。時士倫已先來候余，復值諸橋轍次博士，余語博士連日各處觀書，埋首故紙堆中，幾不知東京之有遊觀之樂。博士笑曰：「君真成書呆子矣！」余答云：「若書呆子，則吾豈敢？」相與粲然。茲將是日所觀各書，約略記之。其他宋元秘笈，願以迫於暑刻，未能一覽，引爲憾事也。

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十集

元至正刊本，十集凡七十二卷。首爲「聖朝科舉進士程式」，所述程式，較元史選舉志爲詳。有皇慶二年罷詩賦重經學之一白話文詔令爲元史所未載，爰節錄如下云：「經學詞賦是兩等，經學是說修身治國齊家平天下的勾當，詞賦的是吟詩課賦作文字的勾當。自隋唐已來，取人專尙詞賦，人都習學的浮華了。罷去詞賦的言語，前賢也多曾說來。爲這上頭，翰林院集賢院禮部先擬德行明經爲本，不明詞賦來。俺如今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等都不用，止存留詔誥章表，專立德行明經，內四書五經以程子朱晦庵注解爲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學。……」

按元史志中有皇慶二年，中書省請罷詩賦重經學之章奏。卽此白話詔令之所據，試比較觀之，其文言白話，極有趣致。惟史載十一月所下之詔，乃與前述之白話詔令，完全不同，可知必經宋濂諸修史者所改竄者矣。外十集計分甲經義，乙易義，丙書義，丁詩義，戊禮記義，己春秋義，庚古賦，辛詔誥章表，壬對策，癸御試策。除辛癸兩集外，均八科計八卷。內含江浙，江西，

湖廣，燕南各處之鄉試。中書堂之會試及御試三場之試卷。此書內閣文庫尙藏有朝鮮刊本，可見當時之盛行。內閣又藏有皇元大科三場文選亦至正刊本，專輯江浙三處之會試登科試卷，蓋均爲當時士子應試之時，揣摩風氣之書也。

諛聞隨筆一卷

清鈔本，明張怡輯。著錄於佚存書目附載二。皆輯明代宮廷祭祀及他故實，均輯自明人光祿寺志，朱國楨湧幢小品等書，未見他罕觀之書。

四友堂里言

舊鈔本，題山陰黃鉞湊字，首有康熙乙酉自序，傳奇體共十二折。茲錄其總目及齣名如下：

懷幽思散青郊千金月妹 負癡情追綺閣五馬王貞
爲友朋舒俠氣庠生協五 恃財勢作狂遊公子錢陞
齣名 概忘 咄空 勸遊 癡遇 追晤 綠樹 哭花 瞻釵 絨晤 聞期
會警 廢合

末附越吟(散套)四題，四時園詞等。

長澤規矩也氏藏書

日本各大文庫，所藏中國善本戲曲小說，其入藏時期多在江戶初期(明末清初)，官府如今之內閣文庫，私家如尊經閣文庫，其最著者也。若近十餘年來，關東方面，其個人收藏之富者，當推吾友長澤士倫學士。蓋士倫固以研究小說名世，又邃於版本目錄之學，鑑賞既精，收藏亦富。鄴架所庋，頗多佳槧。戲曲如宣德刊本金童玉女嬌紅記，崇禎刊本二胥記，富春堂刊本玉環記，繼志齋刊本錦箋記等。小說如萬曆刊本風流十傳，明刊本詳情公案，清初刊本警世奇觀等，俱爲蜚聲藝苑之物。比歲時有珍籍入藏，如明末刊本潮調金花女大全一書，似尙未聞於中土。三日午後復假靜嘉堂，承示所藏各種珍本，歎爲大觀。茲將金花女等三種。略識如左：

重補摘錦潮調金花女二卷

明末刊本，序目缺。內分上下兩層，下層佔全頁十分之六，爲金花女。上層

爲六娘對月，字體略小，唱詞大字賓白小字，但下層賓白則作雙行。末頁上題蘇六娘卷之終，下題潮調金花女大全終。全書中部微殘，雖未題刊年，自其書之格式，字體，及所題之大全字樣觀之，均足爲晚明刊本之證。

所謂「潮調」，當卽粵東潮州之地方的腔調，觀其體製，雖係南曲，而有題平調者，且亦有不叶韻之處。余以爲此蓋晚明民間摹仿南戲體裁，未成熟之作品，徒思將此故事演爲戲曲，不計其合律與否，純爲平民文學之本色。全書略字極多，一見之卽爲民間使用之唱本。其古拙多趣，頗似元刊本全相平話，元雜劇三十一種二書。此種唱本，向所未見，允足珍貴也。

金花女演清州劉永，年少多才，經其友薛秀之介，納金花女爲妻，伉儷甚篤。劉故寒素，女自兄假金，勸夫計諧入京。二人途中遭劫，惟均遇救離散。女返兄家，劉及第授職，途經女投江處致祭，不意後於南山與女相會團圓。蓋女返家後，誓不再嫁，爲嫂迫而牧羊南山也。蘇六娘卽演此女與郭繼春相愛之事，惟格於母命，二人不能定姻。女鬱而致疾，其婢桃花潛引郭與女相會，女矢不嫁他人，母迫之，遂服毒自殺，郭聞之亦自經而死。後女救而得

避，苦思郭，刺目毀容，以示堅決。惜中殘，乃又有六娘出嫁一折，其結果莫能明曉焉。

以上二種，情節簡單，不脫故臼，詞亦平庸，殊罕妙緒。每折（上存十一折，下存十七折）均有齣目，字數亦不整齊，確係未經文人潤飾者。在平民文學技術上，雖非佳構，然其不斤斤拘於格律，自是難得之作也。

關烏江傳奇二卷

清順治刊本，明雲間朱英寄林撰，江右田大奇常卿評，首有順治庚寅田大奇序。惜存卷上一冊，計十齣。此書著錄於曲錄二，無名氏作品內。濱江都柳鶯戀女伶李蓮生之事，書不恆見，茲錄其家門於左：

滿庭芳 柳士鳴長，聞名起慕，暗中逗出情腸。蓮生優妓，一夢想如狂。兩癡對偶成膠，恨緣慳慕地他方。遭兵執，一天星散，死去到成雙。情魂遊地府，含恨唏噓，淚洒烏江。判送原神交割，兩得還陽。捷報擬姻成誤，答良朋加利洞房。再重逢，團頭聚面，卽景播辭揚。

花萼樓傳奇二卷

清順治刊本，內題昭亭有情癡填詞 姑射醉月主人閱首有順治癸巳姑射醉月主人序，外凡例六則，上下二卷各十八折。著錄於今樂考證十，題有情癡撰。

此劇演明季晉臨汾韓世侯世臣昆仲三人，乃蘇軾蘇轍秦觀轉世。魏闖黨徒西自流，欲妻世臣以女，拒之。世臣旋遣妓吉伯姬（琴操轉世）而訂姻焉。西思妾吉辱韓，吉毀容拒之。繼流寇李自成至，西又陷韓未果，吉爲亂兵冲散，世臣後捷南宮，聘舅向氏之女爲妻，與吉亦團圓，納爲簞室云。齣目已見長澤氏家藏曲本目錄，茲誌其家門如左：

滿庭芳 姑射勳裔，韓生豪俠，晉中閥閱堪揚。家門孝義，兄弟謫仙郎。年少奇才風雅，喜恭奉仙佛關王。干戈攘，求仙降語，終始利名藏。妓館雙娟盟，奸將姬獻，逼毀紅妝。恨奸謀暗害，神救淪亡。還妾捷元訪友，留情處山水奚囊。再重逢，聯芳及第，三鳳舞華堂。

此次觀書江戶，雖僅四日，然歷觀八處藏書，各大文庫，均已入覽，所見珍

本佳槩，不下六七十種。顧前人或有記載，或為余未暇留意，故本篇略而未述，僅記其三十種而已。或為宇內孤本，或為天壤秘笈，謗陋如余，可謂深飽眼福。往年余曾恭覽正倉院二次，今復得觀宮內省圖書寮，內閣文庫，觀天府之琳琅，窺秘閣之珍籍，均為余東遊最榮幸之事。時序匆匆，倏逾半載，每期所記，容有誤謬，將來尚擬補正，再貢之同好也。己卯六月，芸子記於西京。

- 註① 見傳惜華：宋元南戲佚文之寶藏（東方文化第五期），又也是園所藏珍本元明雜劇之發見（朔風第二第三兩期）
- ② 楊守敬著日本訪書志，董康著書舶備談，傳增湘著東西諸家觀書記，靜嘉堂觀書記，藏園東遊別錄（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一・二號）孫楷第著日本東京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
- ③ 長澤規矩也：元明兩朝に於ける戯曲小説の書誌學的考察（漢學會雜誌第四卷第二號）
- ④ 工藤篁：織田確齋氏舊藏支那小説の二三（漢學會雜誌第六卷第二號）
- ⑤ 鄭振鐸：三國志演義的演化（中國文學論集），蟬蛸生瀟涯瑣志——記牛津所藏的中文書（圖書副刊一五六期）
- ⑥ 見孫楷第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頁六五。
- ⑦ 明湯顯祖玉茗堂全集文集卷七。
- ⑧ 明徐渭南詞叙錄：『今唱家稱弋陽腔，則出於江西，兩京湖南閩廣用之。稱餘姚腔者，出於會稽，常潤池太揚徐用之。稱海鹽腔者，嘉湖溫台用之。惟崑腔止行於吳中。』
- ⑨ 明沈德符顧曲雜言：『嘉隆間乃興關五更·寄生草·羅江怨·銀絞絲之屬』

⑩ 鄭振鐸：明代的時曲（痴偉集上卷）

- ⑪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梁大伯龍填詞：……傳奇家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流紗不能，固是詞家老手。』
- ⑫ 見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卷二二，尺牘（明刊本）
- ⑬ 見明沈德符顧曲雜言。
- ⑭ 同前書『近年王辰玉太史衡所作真傀儡，沒奈何劇大得金元本色，可稱一時獨步。』
- ⑮ 珍珠衫僅見高奕新傳奇品及傳奇彙考著錄，惟順治刊本萬錦清音集有珍珠衫，下題雲樞玉編。
- ⑯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一，冰山記一條云：『魏璫敗，好事作傳奇十數本，多失實，余為刪改之，仍名冰山。』
- ⑰ 見陳乃乾磨忠記跋。
- ⑱ 見蟬蛸生：記牛津所藏的中文書
- ⑲ 見明沈德符顧曲雜言。
- ⑳ 寒齋藏有明刊本掛枝兒，及浮白山八十種本掛枝兒二種。見燉煌撥瑣上輯。
- ㉑ 元史三一選舉志科目：『皇慶二年十月，中書省臣奏科舉事。……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尚律賦省題，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乃下詔曰……』
- ㉒ 見長澤規矩也：家藏曲本目錄（書誌學第八卷第三號）
- 附記 此稿內閣讀曲一部分，曾別題內閣文庫讀曲記，刊於朔風第二，三兩期，故集中未收此篇。（民國卅一年七月）
- 書誌學第十二卷第三號・五號・六號及第十三卷第一號（昭和十三年五月・六月・七月・八月）

內閣文庫讀曲續記

日本內閣文庫所藏中國小說戲曲珍本之富，世所罕觀，小說部分，前由友人孫子書先生調查，撰爲書目提要行世。戲曲部分，余亦曾於二十七年之冬，承蒙特許入內觀覽，獲觀國內久佚或罕觀之詞林一枝等十二種（外前田侯尊經閣文庫藏萬曲明春一種。）撰爲內閣文庫讀曲記一稿，刊於朔風。然當日余在內閣觀書，爲時一日有半，祇十餘小時，匆匆目覽手抄，未遑細觀，有僅錄其目，倉卒未檢其內容者。前稿所記，不過略誌各書版本格式，內容特點，聊以紹介於世而已。顧詞林一枝等五種選集，所收未見著錄戲文，實有各種，亟關重要，頗思再作進一步之調查也。翌年夏間，復蒙兩文庫當局特許重覽各書一次，對於詞林一枝等五種選集所收希見諸傳奇，因得悉數著錄，覺可補王氏曲錄，姚氏今樂考證者甚多，暇時試爲鈎稽，續成此稿，聊以補逸，武斷之處，殆所不免，尙望方家，有以正之。至於滾調特色，此次亦已發見，別撰釋滾調一文，載於東

方學報(京都第十二册四分)，恕不多贅焉。

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四卷

簡稱：詞林一枝，明黃文華選輯，萬曆元年(公元一五七三)葉志元刊本，內分三欄，上下兩欄，均爲戲曲，中欄爲散曲小曲。卷一上欄計選：獅吼記一(數字表齣數，下同)，胭脂記一，藏珠記二，紅拂記一，灌園記二。下欄計選：三桂記一，羅帕記二。玉簪記三，奇逢記一。卷二上欄計：曇花記一，三元記一，題紅記一，五桂記一，教子記一。下欄計：古城記二，金貂記一，三關記一，荆釵記一，破審記一。卷三上欄計：長城記一，昇仙記一，投筆記二，洛陽記一。下欄計：琵琶記五，西廂記二。卷四欄上計：弮弓記一，斷髮記一，易鞋記一，殺狗記一，四節記一。下欄計：金印記二，白兔記一，粧盒記一，千金記一，賣水記一，和戎記一。計三十六種，就中未見著錄，或希觀傳奇者，茲分述如下，惟各書所選戲曲共有互見者，今彙誌其齣名於初見條內，他書重見者，僅記其劇名而已。

胭脂記 明無名氏撰，有萬曆金陵文林閣刻本兩卷，首題：新刻全像胭脂記

，國內藏者頗罕，國外惟日本京都神田喜一郎氏藏之。詞林一枝收觀燈赴約一齣，其他四集未見，惟萬曆刊本徽池雅調卷二上欄亦收此齣，又萬曆刊本樂府菁華卷五上欄別收遞東傳情一齣，他若順治刊本萬錦清音月集，收郭華買脂，觀燈赴約二齣，乃弋陽調矣。

藏珠記 此劇從未見各家著錄，詞林一枝收夫婦私會，妬妾爭寵二齣，八能奏錦收申澶夫婦私會二齣，今考惟萬曆刊本堯天樂下卷上欄亦收私會二齣，此劇今存蓋僅此矣。

五桂記 演燕山寶氏五子故事，詞林一枝收加官進祿二齣，八能奏錦收萬俟傳搶場告考一齣，萬曲長春所選最多，計寶儀加官進祿，一家五喜臨門，四花精遊花園，寶儀素娥問答四齣，以外明人選集惟樂府菁華卷二上欄選公子思憶二齣而已。按明王穉登撰全德記有萬曆刊本故吳瞿庵舊藏演燕山寶禹鈞千金全德事，五桂記疑別是一本，據題名及所選齣目觀之，似是着重於五子之題材者。

三元記 此乃商輅三元記，疑卽出於明初戲文商輅三元記(見徐渭南詞敘錄本朝)